3 0112 105365602

汪精衛先生的文集

上海中山書店印行

第三編　政治

汪精衛文集卷三

論革命之趨勢

嗚呼，使革命之動機一發而不可遏，一進而不可退者，其惟丙午萍醴之役乎！蓋自庚子以來，革命之說日熾於神州，有志者倉皇奔走於外爲鼓吹，於內爲秘密之組織，所惟日孜孜者，革命之進行而已。重以素虜稔惡，民不聊生，益有朝不及夕之慮；一旦聞革命軍之旗鼓建於東南，人人攘臂，雖臥病者猶蹶然而起，况其他乎？昕夕所沈思默往憂心如沸者，一則以孤軍無援思亟起以助之也；二則以人既盡其責任，而己之安坐爲可恥也。洎聞軍敗，所接於耳目者，有若黨人之喋血，虜騎之無狀，漢奸之殘忍無忌憚，革命之潮益以激起；踰年而革命軍起於安慶，起於浙，起於廣東廣西，起於雲南，至昨年之冬，而安慶又有軍隊反正之事；前者仆，後者繼，雖其間若斷若續，起不同時，事不果成，然而民情大可見。革命之勢，進而不止，亦大可見也。虜政府震懼而求抵拒之策，於是强

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知專用壓力，必不足以抑民氣，而徒以激民怒也，則變其面目，譸張爲幻，欲以搖惑漢人之心志，直接間接，務求所以息革命之風潮。凡革命軍有一度之激進，則彼之政策亦必有一度之修飾，此爲邇年習見之事，而無可掩者也。

所謂以强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者，立憲是已。往者虜中持陰柔政策者，必主立憲，而持强悍政策者則必非立憲。洎乎近日，則强悍者陰柔者皆趨於立憲之鵠而無所歧。若是者何也？則以立憲者，非惟陰柔政策之實施，實亦强悍政策之妙用也。夫其藉立憲之美名，以悅人耳目，柔人心志，寬假一二不足重輕之事權，而浮華奔競之徒，悉受其籠絡，此陰柔派之所自詡者也。至於以憲法定君主之大權，專制之淫威，有憲法條文爲之擁護，無所施而不可。凡種種可以束縛人民之自由，剝奪人民之財產，而曩者懼衆怒難犯，有所憚而不敢爲者，至此皆可藉維持安寧秩序增進臣民幸福之理由，而次第勒爲成法。嗚呼，專制之威，其極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止耳！藉立憲以行專制，乃并使人不敢怒也。又何怪强悍派亦樂觀憲政之成，而唯唯無異辭也耶？立憲之爲術幻而爲用廣如此，挾以爲抵抗革命之具。惟陰柔爲能消磨革命之意氣，惟强悍爲能壓抑革命之勢力。

葉赫那拉載恬行之於前，載灃溥儀行之於後，可謂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者也。

世之論者，於此往往爲疑問曰：彼滿洲者，其果能以君權定憲法，保其專制，而永使漢人爲所征服歟？抑以作僞之故，挑國民之怨，轉以促革命之進行歟？爲漢人者，其果受其籠絡，而隳革命之志歟？抑悉其陰謀，轉乘此以蓄革命之潛勢力歟？

吾以爲欲答此問，不可不先知革命黨之性質。革命黨者，民黨也，同爲平民，其地位同，感覺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於平民之中，合肯負責任之人，以爲一團體，遂從而名之曰黨云爾。是故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發生者也。欲去革命黨，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義，欲去革命之主義，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使平民疾苦，日深一日，則革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彼滿洲之立憲，無論爲强悍，爲陰柔，要之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也，是卽無異普及革命之主義也，是卽無異展拓革命黨之實力也！噫，滿洲欲以立憲阻革命之進行，寧知適以助革命之進行乎？

是故欲驗革命之趨勢，驗諸民生之疾苦而可知矣。中國今日平民之怨氣，直充塞於天地之

間，於此而猶有望革命之不進行者，寧非天下之忍人？於此而猶有慮革命之不進行者，寧非天下之愚人？憂時之士，見滿洲公然提倡立憲，而人亦竟有從而附和者，則咨嗟歎息，以爲民之蚩蚩易中酖毒，何自暴棄如此？雖然，曾亦思附和立憲之人，其所處者何如之地位乎？一言以蔽之，是皆平民之蠹而已。彼專以蠹民爲生，非剝平民之膚，則無以爲衣；非吮平民之血，則無以爲食；鷄鳴而起孳孳以爲之者，惟蠹民是務，其於立憲，亦視爲蠹民之新術而已。是故自提倡立憲者而言，若滿洲人爲自固其地位計，無足責也。若官吏其中有輸誠於仇敵者，有但知奉行意旨，無好惡於其間者，亦無足責也。惟夫附和立憲之人，既非滿洲人，復非官吏，身固在平民之列，而彼之生活，在於爲民之蠹，則適與人民利害相反。例如紳士者，既無官守，分亦平民，然其威福與官吏無殊，而魚肉平民，或有甚於官吏。一旦立憲，則由干預地方訟事之劣紳，進而爲地方自治會之議員矣。又如學生，其初固以平民之志爲志者，智識既進，功名之念，奪其所守，而科舉既廢，無可躁進，一旦立憲，則由舉子進而爲政客，與人遠，與官近矣。此曹心事如此，然則發狂曲踴，銳首疾進，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又何足怪？試觀今日出沒於京津上海之間，日以組織政黨發行機關報號於衆，喔喔作雌鷄之聲者，

非此曹也耶？聚狐狸豺狼以爲一羣，終日於憲政編查館中，迎合民賊之意旨，制定種種擁護强權戕賊人道之法律者，非此曹也耶？夤緣於各省諮議局之選舉，冀得一當，以便其魚肉鄉民之私者，非此曹也耶？此曹之鴞聲，使人耳爲之繭，此曹之媚態，使人目爲之眩，故聞見所及，幾若今日朝野皆囂囂然以立憲爲一問題者；按其實，則立憲之動機，非發於國民，而發於在朝之民賊，與在野之民蠹，豈惟與平民痛癢不相關，直利害相反也。是故立憲之聲愈亟，而平民之疾苦愈甚，徒使最少數之爲民害者，得悍然以遂其私，聞此最少數者之謳歌，而忘最大多數者之呻吟輾轉，則可謂昧於時勢之所趨者矣！

或者以謂民爲邦本，理則然矣。然最大多數之平民，乏於智識，恆居於受動之地位，賴有智識者爲以倡率；自有僉人，利用愚民之術，以立憲爲之簧鼓，則平民亦將眩轉而靡所適從。爲此言者，抑亦不思之甚矣！夫痛苦及於人身，不必有智識者而後覺也。凡爲人類，莫不有感情，是故人窮未嘗不呼天也，疾苦未嘗不思父母也。苛政猛於虎，人民之生命爲所戕賊，人民之財產爲所剝奪，一舉手，一投足，皆可罹於刑網，憂傷憔悴，生之危不如死之樂；其不平之氣，豈待有提撕之者而後覺

耶？歷代叔季之世，暴動起於民間，蜂湧蔓延，無何而天下土崩瓦解之形已成，彼輟耕太息於隴上，崛起於草澤間者，豈人皆有湯武之智？亦以切膚之痛，所不能堪，則奮而起耳。近日歐洲因民生問題，總同盟罷工之風潮，磅礴無際，爲其分子者，皆工人也。彼工人者，豈其有甚深且遠之學識？亦以人類不能安於牛馬之生活，故迫而出此。由是可知强權之所被，能使人自然生抵抗之力，反動之起，實以民情怨憤爲之原料，所賴乎鼓吹與運動者，其能事在於發動之組織與進行之幹略而已。怨毒之所積，其爆烈之力至强，當之者靡不糜碎。彼殘民以逞，而顧騰姦言以自文者，猶口爲甘言，而手剸刃於其人之胸，有愈以增受者之怨憤而已矣。謂予不信，請舉虜自宣布立憲以來，所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爲當世陳之！

夫虜之舉措，殆可謂無一而不爲民害。何則？强權者，惡之藪也，其所挾持者，爲殘民之具，則其所措施，安所往而不爲厲？惡木必無嘉蔭，濁源必無清流，欲悉數其惡，擢髮未可盡也。無已，姑就其大者顯者以言之。迴溯虜未宣布立憲以前，人民所最痛心疾首而不能忍者，厥有二事，一曰由於內治之專橫，而人民之生命財產，受其殘害也。二曰由於外交之劣敗，而土地人民爲所斷送也。夫

亡國之痛，已使人不能一日安其居；況益之以民生之疾苦，如是其甚，怨毒之氣，入於人者深；革命之思潮，遂澎湃而不可禦。猾虜於此，思用狙公賦芧之術以愚之，乃以立憲之說進，以爲前此之失政，坐未立憲故耳。一旦立憲，內治由以改良，外交由以振起，富强之本，其在於此。其以言餂國民，如是其巧也。然而自預備立憲以來，由內治所及於人民之疾苦，與由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乃如水之益深如火之益烈，嗚呼，『立憲立憲，民賊假爾而行惡，』誠哉是言也，次述於下：

第一　由內治所及於人民之疾苦

舉其大者有二，一曰戕賊人民之生命，二曰剝奪人民之財產。

（甲）戕賊人民之生命。　嗚呼，古今天下民命之賤，未有者中國人之甚者也。自滿洲入寇以來，所至屠城，殺人如麻，流血被野，以嗜殺人之故，遂據中國。凶德沮仍，中國之人，死于刑者，死于兵者，死于饑窮而無告者，不可以數計。人命賤於鷄犬，莫不曰專制之淫威，實使之然矣。然則苟有意於立憲，則當以尊重人命爲第一事，天下未有畀民權而不重民命者，生命且不保，其他權利又安足言？天下之人，以爲虜雖至無賴，而於此猶不能不有以粉飾觀聽也。先以刑律言之：曩所謂大清律例

者，襲二千年專制之遺法益之以貴滿而賤漢，滿人漢人，雖同所犯之罪，而不同所適用之刑律，其專制不平等久為人所同憤矣。自預備立憲，而有修訂刑律之議，號於天下，曰將博采歐美日本之刑法學理，參以中國之習慣，以制定新刑律。其詞非不美也，特派大臣，廣招顧問，一若鄭重其事者然。嗟夫，就地正法之制未除，顧以新刑律之美名，炫飾天下之耳目，何其心之毒而顏之厚也？夫滿洲自有就地正法之制，而所謂律例，已失其用。律凡立决之囚，必先由州縣以讞上之府，由府上之按察司，由按察司上之巡撫，由巡撫上之刑部，經君主親裁，然後處决；雖司法不獨立，此瑣瑣者徒為具文，然其手續猶繁重也。自有就地正法之令，而地方官皆得操殺人之權；處决之後，始以報聞，手續既簡，得以喜怒為生殺。凡鞫一囚，逼之以淫刑，入之以死罪，而讞已定矣。酷吏操此權，則以人命為草菅，屠伯之風，盛行於郡縣，庸吏擋此權，雖不嗜殺，而功令所在，則亦視人命為兒戲。武健嚴酷，殘民以逞，至於如是，求之各國，未有其類例也。今號稱改正刑律，而此制如故，則無論刑律條文若何美備，裁判制度若何完全，要皆歸於死文徒法，民命之賤，無稍殊於疇昔。舉近事一則以為例：則如廣東惠州府知州陳兆棠，莅任一月，所殺踰千人，水師提督李準，嘗於猪頭山一日戮四百人，

其所殺者，率被以強盜之名，所謂就地正法者也。要之，殺人者與殺於人者，孰爲強盜，此寧待問；然而此甯嗜殺人之兇徒，必爲虜廷所貴，使得益張其威福。故爲地方官者，人人不期而爲陳兆棠，爲武弁者，人人不期而爲李準，縱千萬之虎狼，磨牙吮血，甘人如糜。嗚呼！非洲食人之野番，沙勝越以人頭爲玩物之勝子，尙未足媲其凶殘，猶欲夢立憲政體之面具以欺天下，日日以修訂刑律問題，譁騰於朝市，是猶入人之室，殺人之父母兄弟，而顧與其人談孝悌也。而爲漢人者，目擊其父母兄弟之被殺，一聞與之言孝悌，則亦欣欣而聽之，喁喁而望焉；謂非人妖，其可得乎？嘗怪今人讀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諸記者，卽甚馴靜，亦未嘗不作憤懣之色，而於虜每歲殺人之數，則不爲約略以計之。今卽以死於就地正法者而論，一年之中，各府州縣所屠殺者，何可勝數？特所流之血，斷續零碎，則人亦不驚其慘，久且習而忘之耳。虜見民之易與，則益肆其惡，有不堪其虐，激而爲變者，輒臨以重兵，使無噍類。例如前歲欽廉民變之事，天下所知也。溯其起因，蓋地方官吏盛行雜捐以苦民；欽廉地瘠民窮，不勝其擾，窮無所之，不得已舉紳耆數十人乞哀於官，冀稍得蠲減。官惡其瀆也，則盡囚此數十人，以爲恫喝；鄉民不忍，糾衆入城，徑釋囚，載與俱歸，而地方官吏遽飛檄請兵，兵至則大

肆焚掠。那添那彭那麗諸墟，在欽州中，以豐阜聞，指為匪巢，以礮隊燬之，廬舍一空；老弱婦穉死於礮彈之下者，尸相屬也。聞諸自難地來者言，婦穉畏礮，而不知所避，輒羣匿於屋隅，故礮彈所及，全羣俱虀，血肉飛空，地為之赤。嗚呼，世有讀嘉定屠城記而墮淚者乎？設有人編欽州洗村記，當知虜之凶暴，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也。欽廉之民，以是之故，怨毒愈深，以死與抗，不為之屈。其後革命黨入而助之，易鄉民與官兵之對壘，為革命軍與虜兵之對壘，防城一戰而後，虜見革命軍紀律嚴，為民所親，自以結怨於民者深，相形之下，樹敵滋多，乃始稍稍其斂凶殘之行，而瘡痍已滿地矣。此即豫備立憲時代之事實也。今且於憲法大綱，定君主統率海陸軍之大權，陸軍部為全國設置三十六鎮之計畫，籌辦海軍處亦擬先製小艦，備於內海及長江為遊弋之用，即中國之財以練兵，即以殺中國之人，四萬萬之漢人，實為彼鼎俎中物，中國之前途，直膿血充溢之境而已。悲夫！中國之民，死於刑者，為數不可紀，而死於兵者，則清鄉洗村，伏尸相望，死亡之數，尤無可報告；亡國之民，命如螻蟻，寧不可傷？雖然，死于刑，死于兵，猶死之可見者也。至於戕賊生命以無形者，則莫如刑訊，清律重刑訊，所用刑具，有笞杖枷鎖手杻脚鐐夾棍拶指壓膝問板等，已極人世之殘忍矣。而官吏取供，

官刑之外，更用私刑；所造刑具，尤凶毒無人理；民之死于斬絞者，不若死于監獄者之衆；死于監獄者，不若死于刑訊者之衆。自修訂刑律，而刑訊之制已布告廢除。然求之實際，則各省之用刑訊如故也。蓋一紙廢除刑訊之空文，虜不過以爲粉飾耳目之用，初無實行之意；而爲官吏者，對於政府，從其令不如從其意；彼既逆揣虜廷意旨所在，則悍然爲之而無所憚。以邇所聞，各省之用刑訊，非惟無減于前，且日加甚。如浙江審訊大通學堂教員，嚴刑逼供，受刑者膝骨排裂，周身露肌，掩血十餘處。武昌獄囚謀越獄，未遂事覺，被搒掠，楚毒備至。洎處決時，奄奄一息，身無完膚，如新剝皮之雞。四川訊囚，以香火爇燒其體，名曰大八團花，更烙鐵炙之。廣東訊囚，先加榜掠，至血肉狼藉，乃附膠於紙，遍賠傷處，使跪伏日中，曝之令乾，血肉與紙膠既凝結爲一，復提訊之。凡有弗承，輒力剝其紙，肌肉膿血，隨以俱脫，呼聲徹天，名曰剝竹皮。凡此種種，皆廢除刑訊之後所叢出之新法也。皆豫備立憲之時，所以惠其民者也。民之呻吟宛轉死於刑訊之下者，或雖未即死，而卒以痛深創鉅，致隕其生者，其死狀之慘，視屠殺者猶將倍蓰，而其數則不止於倍蓰也。煢煢以生，忽忽以死，誰其恤之？此猶曰不幸而觸刑網者耳，天災流行，饑饉薦臻，民之死於無告者，其數尤夥。如江北巨災，集賑款

五百萬，虜帥端方侵蝕三百萬。又慮饑民爲變，遣軍隊彈壓之，示以稍反側，卽立盡，於是饑民皆枕藉就死，無敢有蠢動者。陝甘旱荒，至人相食，虜帥升允漠然不顧，十室九空，積尸成疫，乘凶年以致吾民於死，尤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矣。如上所述，使吾民死于濫殺，死于刑訊者，虜之積極行爲也。死于饑疫者，虜之消極行爲也。此於專制時代，固數見不鮮。旣曰豫備立憲矣，而其爲民害乃尤甚于專制之時，非所謂每況愈下者耶？

(乙)剝奪人民之財產。　吾黨漢民有言，各國之憲法，其本旨在於限制君權；滿洲之憲法，其本旨在於鞏固君權；以此說明滿洲立憲之現狀，可謂要言不煩矣。乃觀於近日立憲黨人要求開國會之現狀，亦有至足笑咤者。各國人民之要求開國會也，以不納租稅爲挾持之方法，而彼輩之乞求開國會也，以獻納財產爲引誘之方法；此眞求之已往之憲法史，未有其例者也。夫『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格言，彼輩固亦知習爲口頭禪矣；尋繹此格言之本旨，則以租稅出於人民，故必當由人民議定之。代議士者，人民之代表也，以代議士議定人民之租稅，則能得民意；故必以出代議士爲納租稅之條件。苟政府欲行其專制，而推翻代議之政體者，則人民得以不納租稅爲對待。如

是，則政府無以供給其需要，必不能一朝居，欲擁護代議政體，使植而不仆者，端恃乎此，設有政府既推翻代議政體，而猶强徵租稅於人民，則人民必起而與抗，此憲法史上所常見者也。舉最著之例言之，則如英國查理斯第一世時，張君權以抑國會，人民不勝其忿。及其與佛蘭西戰，要求軍費於國會，遂致國會與政府之間起非常之衝突；國會提出權利請願，其中重要之條件，如不經國會之承諾，不得徵收租稅，不得濫逮捕監察人民，不得妄爲財產之徵發等，要求國王承諾。此權利請願，然後國會承諾軍費之供給。王迫於戰事，不得已而從之。未幾，復萌專制之故態，違背權利請願，不待國會之承諾，遽課租稅於人民。國會惡其違約，起而反抗，王屢解散國會，禁錮民黨之領袖，於是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以來，亙十一年，不召集國會，誅求租稅。有反對者，則逮捕之，處以酷刑。及其再召集國會也，國會斷然拒絕軍費之支出，彈劾大臣，攻擊王之失政；王怒而威以兵力，民黨亦以武力爲抵抗，由是內亂遂作。前後七年，至克林威爾率民黨之兵，以敗王師，遂於一千六百四十六年置王於獄。一千四百四十九年處王以死刑。英國國民之實行『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如此。使立憲黨人而知此義，則其要求開國會，當以不納租稅爲挾持之具，而旣導人民以出此，

則當知政府必將以强權相脅，不可不儲武力以爲之備；如是則有所恃而無恐。設其果以壓力至，則人民直起而反抗，或竟由此以舉政治革命之實，未可知也。然此何足以望之立憲黨人？彼方卑躬屈節，務爲恭順，其對於人民，非惟不敢導於反抗也，且將導以屈從；其對於政府，非惟不敢犯要挾之嫌疑也，且將貢其側媚之故態。於是變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而曰國會開則財用足。觀其請願書之大旨，以謂方今國用奇絀，司農仰屋，推原其故，由人民無關懷國事者，故其輸將不力；一旦開國會，人民既得參政之權，必樂盡納稅之義務，凡政府有所需要而責人民以供給者，不必政府自爲搜括也。使國會議定而執行之，則民自樂從。如是，朝廷何憂財用之不足？噫如其所言，則不出代議士人民之納租稅如故也；不過有代議士之後，則代議士得代表人民，對於政府而承認供給之責任耳！國會乎！國會乎！直一增稅機關而已。古代之君主，行其專制，往往直接對於人民以肆其聚斂，故人民之怨毒，萃於君主之身，若桀紂是已。洎於近世專制政治，日以進化，君主之爲聚斂，不直接對於人民，而假手於官吏；由官吏聚斂所得，以歸於君主，其得之也以間接；故人民之怨毒，萃於官吏，而不萃於君主之身。若弘曆之『宰肥鴨』是已。其所操術，已視古爲勝。然官吏者，其身

分爲君主之鷹犬，怨毒所在，君主猶未得高枕而臥也。今則聚斂之事，不責之官吏，而責之國會。國會者其名則人民之代表，無爲君主鷹犬之嫌疑；而其發生由於政府之孕育，其權力由於政府之賦與，其生活則匍匐於君主大權之下。國會之所欲，不能强君主以必從，君主之所欲，則能强國會以必從，如是，國會終亦爲君主之鷹犬而已。逆料中國之前途，而知國會之開其於民生必無幸也。凡國會生息於專制威權之下者，非爲君主之傀儡，即供君主之魚肉，最下則爲君主之鷹犬。例如土耳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國會，所謂爲君主之傀儡者也。以各省總督爲上議院議員，以阿附皇室之小人爲下議院議員，徒擁虛名，而君主之專制如故。反之如俄羅斯一千九百零四年之國會，即所謂供君主之魚肉者也。議會欲行其政見，不肯阿附政府之意旨，遂與政府爲激烈之衝突，其終也，議會解散，議員不免於刑戮，而君主之專制亦如故。是故使議會而荏弱也，土耳其之國會，可爲鑒矣。使議會而激烈也，俄羅斯之國會，可爲鑒矣。持是以測清國議會之將來，以今之立憲黨人其興高采烈如此，必不願如土議會之沈默也；其卑猥恭順如彼，必不敢爲俄議會之强硬也，然則其所欲出者，無過一途，曰爲君主之鷹犬而已。越南議會之會同員豪傑員，其模範矣。蓋他日之

舉措徵諸今日之請願而可知，彼豈不知『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爲要求者所當有事，顧偏爲『國會開則財用足』之言；是由於偵知虜廷之隱意，而以是爲迎合也，是卽鷹犬之智也。虜方患財用之不足，而又窮於羅掘之術，饞吻大闢，倉猝無以濟其貪；知國會可爲聚斂之機關，則適中其所欲，故國會之開期以九年。而此九年以內，日汲汲於攫財權以歸之中央，淸查各省之歲入，必欲盡實其嗛而後已。而地方稅則頒布於第四年，國家稅則頒布於第五年。有惡其繁苛，欲爲抗議者，則將以阻撓豫備立憲，立關其口。洎乎國會旣開，蜷伏於君主大權之下，凡基於君主大權所定之歲出，國會無置議之權，而君主大權，至廣無垠，其可得爲國會所容喙者，直君主所視爲鷄肋者耳。然則對於政府所責令供給者，舍畫諾外，無餘事矣。人民有欲爲抗議者、又將以代表承諾，立關其口，多此增稅機關，於君主專制固甚便，其如民生疾苦益以加甚？何虜之貪饕，宜其樂於出此。彼敎猱升木者，吾不知其何心也！今姑無暇論其用心之奚似，但就其所持富强之說以衡之，彼以所持，無過曰用民力以振國度而已。夫論政治者所見恆不一致，其以民生艱難爲重者，則恆愛惜民力，不敢輕用。其以國力發展爲重者，則欲國民各致其力以爲積極的行動。二說固各有短長，然亦有共

通之點焉，則不濫用民力是已。此不念民生艱難獨者，無有異辭；即謀國力之發展者，其用民力，亦期於有所償，未敢有濫用之者也。濫用民力，則民將日即於憔悴，而國亦以敝。今虜之殘民，猶得曰未造其極乎？雜稅盛行，棼如亂絲，其取之也無度，其用之也無節，一歲所入，供民賊之欲者十之六七，中飽者十之三四，以之利民者，十不得一焉。民之脂膏，逝如流水，肉盡骨見，而虜之狂噬死咋，猶無已時，以致四海困窮，所在變起。而立憲黨人猶患無以饜其豺狼之欲，爲以畫策，以助其虐，彼何仇於同類，乃忍於爲是？顧飾其詞曰：將以求富强，其誰欺，欺天乎？循是以往，九年之內，攫財之術日以精，民生之困日以甚，不待開國會而民已無以聊其生矣。而增稅機關成立之後，其蠹蝕吾民，甯待論耶？

右之所述，人民之民命財產被蹂躪於豫備立憲時期內者，其爲害之烈，乃倍蓰於專制。其餘種種自由爲所鈐制者，更難悉數。要而言之，君主者，人民之敵也。君主之大權重，則人民之自由，不得不輕，此固互爲消長者。在昔專制之治，主於放任，凡所付之不見不聞者，人民可得而自由。洎乎立憲，揭人民之自由著於法律命令，美其名曰保護，保護之爲言干涉也。惟其立憲之目的，在於鞏

固君權，故非干涉人民之自由，不能達其目的。邇年以來，如頒布報律集會律等，干涉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必使跬步荆棘，跼蹐若轅下駒，然後獨夫得以高枕而謂莫予毒；其爲厲於民，烏知其極！此則豫備立憲以來，其於內治，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事實昭昭，予人以共見者也。

第二　由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

自虜廷以媚外爲外交之主義，遂不惜舉中國之土地人民，以贈與於各國。瓜分屬國不已，進而瓜分海軍港，更進而設定勢力範圍於各省。外侮之烈，勢如山崩地坼。中國之人，懍懍然有陸沈之懼。其在國內者，見割地賣民之事，不絕於目，抑抑不聊其生。其在國外者，日受外人踐踏，朝不保暮，所感於外者，刺激之力至銳，則心理亦隨以變遷，於是發憤爲雄之志，始以萌孽；有欲恢復已失之主權，以致中國於獨立者，此一說也。有望虜懼而修政，同德一心以禦外侮者，此又一說也。前說吾人無異辭，至於後說，於侮我者知拒之，而於亡我者顧不之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然原其所以迫而出此者，豈不以外侮煎迫，至於無可避，故不擇人而呼救；其識雖闇，其情抑大可憐！蓋人民爲外勢所凌藉，創深痛鉅，固已極人世之奇辱矣。前此之禍，虜實招之，而望其一旦

恐懼修省，爲亡羊補牢之計，此立憲之說所以起也。今卑無高論，卽就立憲言之，曩者虜以專制爲治，一切政事，人民不得與聞，而由失政而生之禍害，則悉責人民以引受；此非獨外交爲然，而外交特其著者。開戰之權，虜實主之，而丁壯暴骨原野，老弱疲於轉輸，以死於溝壑之中者，中國之人民也。媾和之權，虜實主之，而負擔數萬萬之賠款，脂膏以竭，筋力以盡，終不免於槁餓者，中國之人民也。結割地之條約，而吾民被轉賣於人；先人之墳墓，留以貽子孫之田廬，悉隨之以永辭其祖國；結不對等之條約，而吾民無所往而不受外人之蹴踏；結賣路賣礦之條約，而吾民之利權爲所斷送；辛苦憔悴，無以爲生。比年以來，使神州淪於悲風苦雨之境，人民旁皇而無所依者，孰非由虜之外交行動所致？至於今日，積重難返，猶迴瀾之未易挽，燎原之火之未易以撲滅也。虜知民怨已深，民心已去，乃爲君民同治之言以相餂。夫旣曰君民同治矣，則外交之權亦當與民共之；虜苟回顧前此所躬自釀之之毒害所貽於人民之痛苦，雖至無恥，猶必自愧獨攬外交之大權也。且人民所爲俯首下心，以附和立憲之議者，固亦曰期於同心禦侮而已。然則於憲法上許人民代表以參與外交之權，殆爲萬不容已之事，且求之君主立憲各國之憲法，固有其先例矣。普國君權，於歐洲君主

立憲各國中號爲獨重，而其憲法第四十八條云，『通商條約或加負擔於國家或科義務於人民之條約，以議會協贊生其效力，』虜之憲法，卽不能倣效他國，獨不能倣效君權獨重之普國乎？普國憲法猶有此條之規定，虜而容之，則前此所躬自釀之之毒害，所貽於人民之痛苦，此時初無所愧悔，然則此後之仍其前轍，抑可知也！虜以割地事人聞於天下久矣；觀於荷蘭憲法五十七條云，『割棄領土或交換領土之條約及關於法律之條約，無國會之同意，國王不得批准。』虜前此以專斷之故，而割棄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衞廣州灣九龍之領土，今於憲法不規定此條，其何以謝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衞廣州灣九龍之人民也？是欲使未割棄之領土胥爲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衞廣州灣九龍之續也。今觀於虜所定憲法大綱，則以宣戰講和訂立條約爲君主之大權，從而申明之曰，『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噫，此與專制時代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豈惟無所異而已，其爲毒將甚於專制。何也？專制時代，虜獨攬外交之權，而不容人民之干預。人民對之，猶或有怒其專斷，惡其無道，因忿激而起反動者。今後則依於憲法，以行其大權，視爲分所當爲，無稍不衷於典則，而人民對之，無復可以非議。其善於防民之口，以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

之禁偶語，巧紲相去不啻霄壤也。蓋嘗論之專制之世，上與下皆無法之可守，故人民之於君主，惟能以道德相尙有德則足以服人，無道則指爲殘賊。立憲之世則不然，君主與人民之權利義務皆定於法。於是人民之於君主，無賢不肖之問題，但有違法與否之問題。是故欲知君主之能爲惡與否，亦視其於憲法之範圍內自由行動之程度如何而已。（至於君主恃有實權，而以憲法爲具文者，則爲憲法不能實行之說。今之所欲言者，則爲虜即實行其憲法，其爲害於民，已無紀極，更無須慮其不能實行也。）使憲法而出於限制君權之目的，則能使君主不能爲惡。夫君主依於憲法，雖欲爲惡而不能，以視專制之世，徒望君主以不爲惡者，固爲勝之。然使憲法而出於鞏固君權之目的，則君主之爲惡，視專制之時將益肆。蓋彼不必軼出於憲法之外，然後可以爲惡也。依於憲法，而其爲惡之自由固已充分矣。彼雖稔惡至於無以復加，而於憲法之條文，未嘗違背，人民既不復得以道德相繩，又不能指爲違法；是彼憲法者直爲君主拓藏身之地，而爲之屏蔽，以避人民之指目者也。即以外交之事論，曩時人讀虜諭，見其中有云『外交之事，朝廷自有主持，豈容下民干預』，鮮有不忿然作色者，而憲法大綱所謂『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決』者，則於歡祝立憲聲中，而泰然宣布。夫是二語者，民賊之口吻，無毫厘之差，而受之者好惡之情懸絕如是。然則虜

之必假立憲之名，以行專制之實者，豈無故耶？循是以推，今後虜雖與某國締結割讓某地之條約，而天下之人，亦無敢有議其不法者。然則虜之立憲，其於人民為有利乎？抑無利乎？嗟夫，由外交所被於人民之疾苦，比年以來，固飽嘗其況味矣。其在昔日，為專制積威所劫，瞠視虜之棄民割地，而莫敢與校。蚩蚩者方僥倖於立憲，以為可徐蘇其積困。而立憲之實際顧若是。試為約略以計豫備立憲時期內之外交，有若美禁華工，虜漠視不為之所，鬨人民以不用美貨為報復，則命官吏以嚴行干涉。又若浙要借款問題，惡國人多言聒耳，且命姜桂題率兵南下，以為恫喝。至於最近清日交涉懸案之解決，與論騷然，虜固付之不聞不見，而人民亦莫如之何。其摧殘民氣之手段如故，其喪權取辱之面目亦如故也。雖其間如粵漢鐵路問題等，外人以中國民氣之盛，而折衷於正義，可為人民對外觀念之進步。然民氣者，必藉民權而後可以持久。虜方張君權以抑民權，若惟恐其萌孽，而摧折之務盡；民權既不可得，則民氣雖作，亦終歸於衰歇耳。由國際之現象以觀，昔之所患在於人方協以謀我，而我不知所以自救。今之所患，知自救矣，顧有掣其肘而使不得動者。是故吾民苟一日慴伏於虜下，則不得不更慴伏於外人之下，陵夷之極，或至間接以為外人之奴隸，斯則所不

忍言者矣。

虜之外交手段，其被毒害於國內之人民者如此，至其所以對海外之人民者，直可一言以蔽之。前以爲奸民，今則以爲奇貨也。原人民所以流寓於國外者，或以國亡之際，不忍見中原之邱墟，衣冠之塗炭，遂大去其父母之邦也。或以與臺灣鄭氏相從海外，戮力於光復之業，遂爲虜所仇視。鄭氏既覆，不得歸其故鄉，遂四散於海外也。或以困於苛政，生計艱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窮而餬其口於四方也。凡此莫非虜之窮凶極惡有以致之；而猶以爲未饜，又假他人之手以爲薙獮。凡華僑以無所保護，而受人殘虐者，虜以得聞爲快。由是僑於暹羅者，至不得不乞各國之保護；僑於安南及荷領羣島者，備受法人荷人之虐遇。西貢之旁有小島焉，其名曰昆侖，有數百人編管其中，囚服而蓬首，皆廣州灣之民也。當虜畀廣州灣以贈法，鄉民不勝其忿，法兵來，則集衆持械，死與撑拒。法人憚其致死，檄虜帥發兵剿之。鄉民方悉力以禦法，見虜帥以兵至，不知所爲，敗而潰走。懷狐死正邱首之感，相率逃歸於父母之邦，虜命官吏悉掩執之以付法人，法人盡流之於此海島，禁錮終其身。有憐而慰問之者，嗚咽之聲，人類所不忍聞也。此則安南之華僑所能知者也。

八打威有紅河焉，至今人猶指而目之，即虜乾隆時荷人縱兵殺華僑數萬之處也。事後，荷政府懼啓釁，遣使詣虜廷謝罪，虜報之曰『海外奸民朝廷向不過問』。於是荷人益肆其屠殺。華僑震恐，有斷髮易服，矯爲土人，以避偵邏者。久而種變，竟忘其籍貫姓氏，與土人同，不復能辨爲漢種。若此者，其數不尠。此則爪哇之華僑所能知者也。虜之甘置華僑於死地，殆與在內地之肆虐同其殘忍。乃至近日而忽爲保護華僑之說，粉飾其獰惡之顏面以嚮人；虜不自怍，他人亦將爲之顏汗。而其爲民怨府，乃尤甚於疇昔，何也？疇昔膜視僑民，觀其宛轉於他人鼎俎之中以爲快，用心雖毒，猶爲質直不欺者；今也不然，初不自省其豺虎之行，不齒於人，猥以爲稍假辭色，則人人引爲矜寵，而立消其平日之深仇大恨，此眞與當日屠城已遍，而使人謝封刀之恩者，如出一致。稍有血性者受之，未有不怫然怒者；而況其忽假辭色之故，由於中情饕餮，不勝其朘餞之欲，乃不得已以聲音笑貌爲之餌；以狼之貪，爲狐之媚，昔之可憤，猶不如今之可賤也。然而僑民遠在海外，爲虜之權力所不能及，既不能爲之禍，亦不能爲之福。故於虜之飾爲深情厚貌而至，喜則狎之，怒則拒之，漠然若無所關係，而虜之術，亦終不得售。豫備立憲時期內，所以慰海外之民者，固如此矣。嗟夫，僑民者，恃祖

國為存立，祖國之安危，僑民安危之所繫也，祖國之榮辱，僑民榮辱之所在也；而祖國既為虜所據，於是僑民之生涯，遂漂泊而無依。往者虜斥為奸民，不復過問，而僑民能於海外，自營其生者，雖曰恃其勤勞節儉忍耐之德，亦由其時歐人於美澳南非諸洲及南洋羣島，新闢殖民之地，墾闢之事，既不能望之土人，而白種人亦但知乘堅齒肥，為長駕遠馭之策，而不能勞體力以為工作，於是勤勞節儉忍耐之華工，乃至為人所信賴；胼手胝足，以勞働為生活。特以與歐人在殖民地之事業相較，則歐人以侵略著，華人以勞動著；歐人以握政治權為着手，華人以治生產為着手。歐人之於實業，為吸收權利者；華人之於實業，為生利者；則華人之價值與其位置，亦可見矣。然而飛鳥盡則良弓藏，狡兔死則走狗烹，華人既不能攬政治軍事之權，又無祖國為之庇翼，則榮辱去留，惟在於人，可招之使來，即可麾之使去。是故美澳南非諸洲，皆相繼限華人之足。美則禁止華工，而華人之入境者，皆受其苛待矣。澳則有白澳洲之說矣。南非洲則華人之商店，亦限於一定之區域，使居住遷轉不得自由，以憔悴其商業矣。海外之地雖廣，其得為華人託足之所者，惟南洋羣島彈丸黑子之地耳。而美澳南非之事可鑒也，假令墾闢之事寖備，謀生之途寖隘，白種人之至者寖衆，則羣居耦

處，而種競以起。其始猶種族間不快之感而已，其繼則迫而爲生計之競爭，人情孰不袒其種族，華人之必爲逐客，可預決也。哀哉吾民！蟄居內地，則無以爲生；窮而遯於外，又無所往而不受人之擯斥。邇者馬來半島以錫價頓落，華人之爲礦工者多失其業，歸國者踵相接；昔以不安於故鄉之困窮而出亡於外，今以在外之困窮，且甚於故鄉，乃不得已而復歸焉。進退維谷，其狼狽之情可見，而虜之官吏，熟視不爲之所，則亦惟有轉於溝壑而已。鋌而走險，以爲盜賊。則官吏磨刀霍霍以相待，徒以血肉供其葅醢。虜之直接間接致吾民於死者，大率如是。以海外之人民與在內地者相較，其毒苦甯有遜耶？

如上所述，虜自宣言立憲以來，由內治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可以概見。括而言之，虜之政策，强悍陰柔，相濟爲用。强悍政策，惟暴是尙；陰柔政策，惟詐是尙。暴所以虐民，詐所以欺民；非暴無以濟其欲，非詐無以飾其惡。暴使民畏，詐使民愚。然而虜之行詐，或有識者始能知之；虜之爲暴，則凡身受者所能知之也。身受其暴，痛苦浹於骨髓，虜之行詐，初不能減其痛苦。故虜於平民，無所用其詐，惟於平民之中，收其爲民望者，使附於己，然後其詐始售。而號稱爲民之望者，身處於平民之

中，而意常存於虜之側，其初亦憚虜之暴戾無恩意，則陽附於平民；迨虜以詐來，彼卽以詐應，相倚以詐，協而欺民。夫所以協而欺其民者，其目的固在於協而虐其民也，於是昔爲民望者今爲民蠹矣。故吾嘗謂今日之立憲，與昔日之開博學鴻詞科絕相類。當明之初亡也，遺臣逸老，所在多有，麥秀黍離之感，披髮左衽之戚，發爲謳吟，天下聞而悲之。虜患其心不己屬也，則開博學鴻詞科以爲網羅，貞介之士固不爲動；然當時不少託逸民爲名高者，彼於宗國初無思慕之誠，徒抱身世飄零之感，而託辭於俛仰興亡，以鳴其哀怨。夫自傷飄零，則其不能忘情於富貴可知；而又自負才望，不欲與庸庸者同其進退，則矯爲風節，以取重於當世。其實取重於當世，猶非其本懷，彼蓋欲以取重於當世者，取重於虜廷，其動人之術，不以側媚，而以風節，其媚人乃尤摯。及虜以博學鴻詞科相待，則如磁石引針，膠附而不可分矣。雖然，彼昔日能得當世之同情者，亦以與民同休戚故耳。一旦自遠於平民，而蛇行近虜，一人雖笑，天下之號咷自若也。虜以爲收爲民望者，置之樊籠之中，則人人將壹其心志，曾不知其初固爲民望，自爲虜用，則轉爲民蠹。彼既自棄於民，民亦因而棄之，而虜得之以濟其惡，民生疾苦，日以加甚。此所以反動之事，二百六十年來起而不絕也。今之立憲，託名雖

殊，操術則同，惴惴於人心之思漢，而欲以是搖其心志，同也。自知凶殘之行，不容於人類，思以美名掩覆之，同也。昔以博學鴻詞科爲號召，而天下之賤儒奔集焉，今以立憲爲號召，而天下之政客奔集焉。昔之賤儒知人心未忘故國，則矯爲逸民之節，以收人望；今之政客見民權思潮一激千丈，則亦假愛國之說以悅國民觀聽。至其深心，陽殖民望，陰諷虜引以爲此，則古今人何遽不相及？此輩在一般人民中，爲多言而躁。當其躍躍進取，竟與懷眞理之熱誠者，同其奮發，而其不憚汚下，纖首銳鑽，則又過之。故能於民衆之中，如錐處囊，脫穎而出；虜以爲擷而取之，則蚩蚩者莫爲之導，將如瞽之無相也。於是設憲政編查館於北京，設諮議局於各省，舉所謂政客，納之彀中；豐其芻秣，嚴其銜勒，使昔之爲我患者，今轉而爲我用。意謂天下之人將口箝而心死。噫，此亦可謂繩其祖武者矣！以視乃祖之開博學鴻詞科，賊智正復不讓。雖然，以效當可覩耶？夫虜之汲汲於收民望者，欲得民心也，不知欲得民心，必先去民生之疾苦而後可。欲去民生之疾苦，又必先去其暴虐而後可。然而虜賊民以自養者也，不賊民無以自養，則其勢不能不爲暴；既不能不爲暴，則民生之疾苦，如之何其能去也？不能去民生之疾苦，則凡爲民望者，方致死於虜，以救其民，豈虜所能羅致？然則其所能

羅致者，必陽殖民望，陰爲虜用之小人可知也。夫此羣小人者，日蒙面具，以溷跡民黨，其爲民黨之辱已甚。今悍然以其眞面目揭示於天下，所謂橘踰淮而爲枳，爵入水而爲蛤，正足爲平民深幸，而虜顧欲藉此羣小人之謳歌，以掩天下呻吟之聲，寧非至愚？試觀虜自豫備立憲以來，羣小人拜颺於朝，酣歌於市，對人必矯爲感激涕零之狀，發爲文章；又不憚苟賤，務爲犬馬戀主之辭。乳臭之溥儀，含哺而啼，則驚爲仁孝；攀鞍而嬉，又頌其神武；而於陰險狠鷙之載灃，其心術與手段之殘酷予天下以共見者，猶復頌爲賢明，歌舞不絕。此昔日稍有氣骨之奴才所不肯爲者，亦公然爲之而無所怍。其以死力爲擁護，可謂至矣！然而回顧平民，則於所謂豫備立憲之詔書與仁孝神武賢明之君德，固熟視而無睹；所能知者，刑罰重而生命危，稅斂繁而生計盡，胡兒貴而漢兒賤，外人橫而華人懦；凡此皆痛苦及於其身，不待深思而後覺。四百兆人所受既同，則所感亦同。怨戾愁慘之氣，凝而爲一，以集於虜，威力且不能刼，何有於行詐。噫，作僞心勞日拙，非虜之謂耶？

吾人於此得二義焉：一則以民生疾苦之故，而愈不得不致力於革命也。夫吾人所以致力於革命者，其目的在自立，非第欲免疾苦而已。人不自立，而仰賴他人之恩覆，已足以長惰而忘恥，況

夫其所仰賴者，乃爲鈐制我束縛我之仇讎，則與受其恩，寧受其虐也。蓋我不幸而受其束縛鈐制，力雖偶屈，心則未降，此未死之心，卽恢復自由之種子；若因其噢咻，拊循而感之，則是心爲之屈，而自由終無恢復之日也。主人之遇其奴婢也，什九暴戾，然亦有撫以恩意者；無論施者爲恩爲暴，而受者之爲奴婢則同。人而至於以人爲奴，則其身已爲自由之敵，卽使遇奴有恩，亦無能稍寬其戾，而爲之奴者，但知恥爲奴而已。施之以暴，固宜知恥，施之以恩，尤宜知恥。今之憚滿洲專制而欲易以立憲者，猶奴婢之乞恩於主人。苟賤已甚，吾黨恥之。而以自立爲目的，則爲自立之敵者，在所必除，初不問其爲恩爲暴。今茲顧以民生疾苦爲言者，固亦未渝此旨，第以爲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感情。人未有坐視同類之陵夷，而漠然不動其心者，正以社會之內，執業萬殊，人各因於所處，而殊其休戚；所處愈卑者其戚亦愈甚。一國之內，負責之重，莫平民若，所處之卑，亦莫平民若，平民猶地也，盡人所不能離，亦盡人得而蹴踏之矣。然使有人心者，苟設身處地，以平民之休戚爲休戚，則平民所受之疾苦，若躬自受之，度未有不愴然而起者也。嗟夫！人往往因於執業之殊，而移其情，卽有志民生者，或亦不能免；使能常以平民之疾苦爲念，則雖耳目所不及，自能長繫於其心而不能去。念

民生之疾苦，未嘗須臾離，則革命之志，亦不須臾離矣。二則民生疾苦如是其甚，革命之勢，必進行而不已也。夫壓力愈重，則抵抗之力愈强；此人類心理所同然。且政治學者常言中國人有民主之特質，蓋其人民對於君主，但有政治的觀念，無宗教的觀念，以爲君主無道，則人民起而革命，爲理之自然。故無論如何之暴君，祇能摧殘民命於一時，而一時之摧殘，適爲後日反動之果。其潛勢力蓄之愈久，則當其爆發也，愈磅礴而不可遏；雖有時爲政府之暴力所抑，表面上若歸於沈寂，而潛勢力之蔓延如故也。此無他，革命之原因不去，則革命之勢力，無所往而不存在。二百六十餘年來，人民反抗之事實，不絕於書。雖情勢各有不同，而其所以發生之原因，則無不同。依此原因，蟬聯而下，其必有瓜熟蒂落之一日，可決言也。尤有進者，前此人民惟知弗忍於疾苦，而不知所以免此疾苦之方法，激而反抗。即令遂其志，亦毋過以暴易暴而已。今則不然，因於革命主義之普及，所以免此疾苦之方法，既已知之詳且盡矣。夫惟知疾苦之可以免，則於目前之疾苦，愈跼蹐而不能安，而其激進也，以後有所追，前有所期，乃孟晉而不能已，其進步之驟，决非前此之比也。夫革命之不可以已如彼，而其進行之大勢又如此，則自奮於一般人民之中，而負革命之責任者，其於人民之疾

苦，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儒濡忍徘徊，使人民之疾苦遲遲而不得脫，斯則言革命者之責也。

豈惟言革命者而已，卽今之立憲黨人，其初亦平民之一分子，於平民所受之疾苦，甯不知之？知之而猶以立憲相唱和，是誠不知其何心也？若謂有所愛於虜，而必爲之盡忠，則立憲黨人聞之，亦當聽然而笑。此等人平日不憚以蝙蝠名士自居，充然無廉恥之色，謂其能爲虜守蹇蹇之節，彼所弗承也。旣自棄於漢，而又非傾心於虜，則其所以言立憲之故，毋過曰爲一已利祿計。誠如是，則罪與虜等，惟有使之與虜同盡而已。雖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立憲黨人中或有百之一二，以立憲爲有利於人民，因而甘之如飴者。然使一爲省察立憲豫備以來，所及於人民之疾苦，當必翻然而悔；知向者之爲虜所愚，而無以對於人民也。知向者之爲虜所愚，而無以對於人民，而思有以補其過；則其所處之地位，固有足以助革命之進行者。請爲言之於左：

夫其人之初心，以立憲爲有利於人民，則其初心必不願得鞏固君權之憲法明矣。蓋以專制爲有害於人民，然後惡而去之。今以鞏固君權爲憲法之本旨，則其爲人民之害，將有甚於專制；然

初心所不願，而今竟屈而從之者何也？意者於憲法大綱發布之時，未嘗不色然而駭。旋以理欲交戰，利民之心，終不敵其利己之心，故靦顏以爲附和歟？誠如是也，則一旦復其初心之際，不可不自矢以此身爲人民利益之犧牲。如是昔所屈而從之者，今必决然而爲反抗。天下自命爲政黨者，豈其於政府之所爲，惟順從之爲務，而不敢以一言爲反抗？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耳。使能出於反抗，虜未必卽惡其不順，指爲革命黨，取而加以刑戮也。卽使加以刑戮，而以其身爲目的之犧牲，以無負其初心爲樂，不已多乎？使立憲黨人而能有樂於此，則反抗之方法，不可勝用也。夫僞立憲常激成大革命之風潮，歷史所明示矣。推原其故，正以其時立憲黨人，意專於爲民，而不屑阿附政府之權勢，其用心之所存，在將護民權，使其發達之機得以暢遂，而無所阻閡。設政府以爲不便而欲摧遏之者，寧舍其命，不爲讓步也。由是與一般人民，呼吸相通；而政府爲保其假面目之故，不得不有所容忍。雖有時誘之以利，刼之以勢，然目的已定，百折而不易其趨向，無所屈撓，無所遷就。其對於所抱之目的，而盡鞠躬盡瘁之誠如此，故能使其目的炳然著於天下，而得天下人之同意。洎乎民氣日以疏達，民力日以養成，進而貫徹其所主張，欲於國法上以民權爲基礎，至是而政府無可容

恐，不得不揭其面具而悍然以强權相脅矣。然而强權之所及，不能使人民抑而爲之下，反使人民憤疾之氣，抵抗之力，驟高其度，如爆藥鬱積，猝受壓力，訇然一發，所向崩拆，而大革命於是乎起。嗚呼，中國人之憲黨於立者，宜觀於此矣。虜布鞏固君權之憲法大綱，而立憲黨人不以爲非，此卽其自絕於國民之證也。果其中有初心不昧，而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則當利用其所處之地位，於有形無形中，激起革命之風潮。其爲此初非甚難也，但使不由妾婦之道，斯已足矣。例如虜以立憲豫備爲口實，而發布束縛人民自由之法令，立憲黨人必當相率叩頭流血而力爭之；爭之而聽，則人民得少寬其束縛，其爲事實之活動當較易；爭之而不聽，而此法令之爲民害，已騰於人口，使人民益自覺其束縛之苦，而亟思所以自脫。凡此皆有助於革命之進步者也。惟如是必不免失驩於虜，顧虜與平民利害相反，無容蝙蝠名士之餘地，設爲虜所不容，有下堂而求去耳。且今日猶非下堂求去之時乎？夙聞立憲黨人之言曰：『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不使國會由憲法而生。』是則鞏固君權之憲法，固非其初意。然吾有一言以曉之曰，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必不使國會由政府而生而後可。若國會由政府而生，而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其可得乎？其可得乎？今者憲法由政府而生，

國會由憲法而生，已爲定案，是則立憲黨人對於政府心灰望絕之時也。若謂政治上之希望已絕，而私利上之希望未絕，故遲徊而不能決，是則於個人禍福，尚未勘破，而欲其勘破生死，抑更難矣。宜其爲虜所覊縻，久久而不脫。不然者，一念及人民之疾苦，未有不奮然投袂而起者也。

吾之論於是終。以上所言，鑒於人民之疾苦，以爲吾黨之士勗於立憲黨人之稍有人心者，猶不能無望焉。雖然，虜亦人類也，不可無一言以詔之。爾欲免革命之禍者，宜率其族人歸於長白山下；不然，而還中國之主權於中國之人，以歸化之民自處，當亦國人之所許也。

革命之決心

吾黨之士，關於革命之決心，爲文以論之者屢矣。顧吾以爲既欲以此爲吾人之決心，則其言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約也。因約言於左：

革命之決心之所由起，其在於吾人惻隱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韓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於此矣。惻隱之心，至純潔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此之謂仁，爲惻隱之心所迫，雖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此之謂勇。仁與勇盡人所同具也，至於乍見之而後動心，介於其側而後往而全之者，非謂耳目所不及，即可恝然置之也。以無所感，故無所動耳。是以能充其惻隱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慮及之焉。思慮之所及，舉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一一繫諸其心，若耳聞而目覩，是則其怵惕惻隱之心，無時而不存，而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而救之之志，亦無時而不存；皇皇而憂之，昧昧而思之，焦然無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顛，蓋出於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釋其憂思也。然雖如是，其遂足以釋其憂思乎？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其數無窮，則吾躬之憂患，亦與爲無窮；君子敢於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要皆爲此惻隱之

心所追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決心於革命，孰非由惻隱之心所發者？人必不忍其同類之死亡屈辱，而歷史之所紀，父老之所傳，亡國之慘，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惻隱者也。人心醉而末由醒之，濁而末由清之，目擊蚩蚩之民，辛苦憔悴，爲人踐踏，乃無異於牛馬草芥，顧身受者不能自脫，坐視者莫知所救，此撫現在而生惻隱者也。由既往以至現在，其每況愈下，已如此矣。由現在以推將來，將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歟？抑窮則變，變則通，剝極而復歟？此思將來而生惻隱者也。德之不建，民之無援，使人陷於沈憂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鬱積，以成革命之決心。是故其決心至單純也，至堅凝也，心之所向，無堅不摧，有一日之閒暇，則旁皇如無所歸；有頃刻之逸樂，則踧踖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憂煩，而致甯靜者，惟勞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無他，惻隱之心，能使人宅於憂患，而於安樂去之若將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無他道焉，充實其惻隱之心而已。苟其心懸懸於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則身處富貴，適使其踧踖不寧之心爲之滋甚。至

於貧賤，則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於貧賤，吾一人又何擇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儒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蓋仁者必有勇，於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雖萬死而不辭。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為之；至剛毅之節操，惟至寬裕之度量者能有之；由惻隱之心而生之勇氣，能使威武為之屈，詎有屈於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惻隱之心者，則貞固之節入水火而不渝，必不於生死去就之際，有所遲回，以玷其生平也！

雖然，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屈於威武者，惟小人之所為耳。卓犖之士，克自振拔，常不為其所羈。吾今乃於富貴貧賤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為名譽。無賢無愚，咸耽於是，雖以仲尼猶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則幾等於口頭禪矣。夫名者實之賓，名非有累於人也；然而於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以名之不已屬，因而灰敗者有之矣，甚則因而變節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爭名之故，君子之相忮，甚於小人之相殘，壞植敗羣，於今為烈，名之為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於未擴充其惻隱之心而已。誠使惻隱之心而能擴充，則好名之念，未有不為之剗滅者。余小子不敏，嘗服膺於王陽明之言，每

讀其答聶文蔚書，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聶子之言曰：『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爲不少。』其信道之篤，已可謂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陽明之意，則以爲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不信，蓋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於吾身，所以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已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執拗而爲之。良由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爲至誠也。使人能以此心爲心，則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無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己無與也。天下非之，終必蘄其志之得行，於己亦無與也。悠悠之毀譽，寧有所輕重於毫末耶？

夫富貴貧賤，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雖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從者也。至於名譽，其得之之樂，有甚於富貴，失之之苦，有甚於貧賤，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則又過於威武。前三者爲常人所不能免，後者則雖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擴充其惻隱之心

者，則此四者不撥而自去，而其心乃純一而不雜矣。夫純潔者必有勇，所謂無欲則剛也。惻隱之心迫於內，則仁以爲己任，雖殺身而不辭，斯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也。義理之勇，其可見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人情莫不樂生而惡死，以生之有可戀也。若夫爲惻隱之心所迫，則接於目充於耳者，皆顚連無告者之憂傷憔悴之色，與其呻吟之聲，既不忍於旁觀，又不能拯之出於水火，吾何爲生於此世乎？則彌覺生之可厭，而未見其可戀也。夫以生爲可厭，則其不畏死無難矣。然人情莫不戀其所親，吾人於此，豈獨無所感乎！顧天下人之愛其親，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親，而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親乎？吾於家庭之際，至難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際之難同於我，或什百千萬於我者，則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愛親之心，拼而合於愛同胞之心，而死志決矣。自以力之微，無以致其愛於同胞，又無以致其愛於親也。以一死絕其愛焉，而於其將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親也。於此知愛親之心，與愛同胞之心，實爲一物，而無間於公私，即純然惻隱之心是也。

二曰不憚煩。志於革命者，以死爲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責，故未死者之責任，不

可以不盡也。常人樂生而惡死，哲人反之，則惡生而樂死。其所以惡生而樂死者，以憚煩故耳。世之昏濁甚矣，陽明有言，『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嫉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人情之險巇若此，孤潔之士，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絕人逃世，同其身於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以自殺。其次則險譎之士，操老子之術，以柔制剛，以靜制動，顚倒一世之人，而巧於自全。又其次則爲鄉愿，同流合汚，閹然以媚於世。夫老氏之徒與鄉愿，皆習知人之情僞，以巧立於不敗之地，其爲自私自利無足論；至於絕人逃世者，迹則高矣。然推其用心，由於憚煩，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見所由生，在於未充其惻隱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惻隱之心者，則必不爲一己計，而爲衆人計。目擊天下之紛紛藉藉，禍亂相尋，人所避之惟恐

不及者，挺然以一身當其際，而無所卻。卽令所接者無所往而非傾險之人，所處者無所往而非陰鬱之境，而其至誠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間。憂患雖深，不改其度，事變之來，不失其守，陽明所謂言語正到快意時，截然能忍默，意氣正到發揚時，翕然能收斂，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蓋觀於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應萬變而不窮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爲飯，盛之以釜，爇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卽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爲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煎，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爲薪乎？抑以身爲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啼饑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爲薪，或以身爲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饗之。

民族的國民（其一）

嗚呼，滿洲入寇中國二百餘年，與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近者同化問題，日益發生，此眞我民族禍福所關，不容默爾。故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凡文字必嚴著述之辨，著者自發其思，成一家言，故有所徵引，必詳所出。述者本諸舊聞，連綴成辭，大概分譯述講述二種，未嘗自居己作，故所徵引，可略所出，亦以難於毛舉也。於此不辨，而崇剿說，則是以士君子而爲盜賊之行，故附識於此。）次論滿族之果能與吾同化否，以告我民族。

民族云者，人種學上之用語也，其定義甚繁。今舉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氣類之繼續的人類團體也。茲析其義於左：

（一）同氣類之人類團體也。茲所云氣類，其條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減其例。）二同語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習慣，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減其例。）六同精神體質。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

（二）繼續的人類團體也。民族之結合，必非偶然，其歷史上有相沿之共通關係，因而成不可破之共同團體，故能爲永久的結合；偶然之聚散，非民族也。

國民云者，法學上之用語也，自事實論以言，則國民者構成國家之分子也。蓋國家者團體也，而國民爲其團體之單位，故曰國家之構成分子。自法理論言，則國民者有國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箇人的方面觀之，則獨立自由，無所服從。自其對於國家的方面觀之，則以一部對於全部，而有權利義務，此國民之眞諦也。此惟立憲國之國民惟然。專制國則其國民奴隸而已，以其無國法上之人格也。

準是，則民族者自族類的方面言，國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有一共通之問題焉，則『同一之民族，果必爲同一之國民否？同一之國民，果必爲同一之民族否？』是也。

解決此問題有二大例：

（一）以一民族爲一國民。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覺，既相親比以謀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爲政治上之生活。故富於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國家之主義。此之主義，名民族主義，蓋民族的國家，其特質有二：一曰平等，自有人類，卽有戰爭，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牛馬畜之，不齒人類。古之希臘，所征服者，悉以爲奴隸，是其例也。若一民族，則所比肩者皆

兄弟也，是爲天然之平等。二曰自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必束縛壓抑之，不聊其生而死其心，以求必逞。若一民族，則艱難締造，同瘁心力，故自由之分配必均。以是之故，民族主義爲人性所固有。卽或民族中更變亂，爲强所弱，四分五裂，不能自存，而民族主義淬而愈厲，困苦百折，卒達其目的而後已。舉例以言，羅馬帝國瓦解後，民族主義代世界主義而興。英吉利之亨利八世及大僧正威爾些之事業，法蘭西之路易十一世之事業，大僧正里些流之事業，及亨利四世之事業，皆貫徹此主義者也。十九世紀之初，日耳曼民族分屬聯邦，無統一之觀念，遭法蘭西蹂躪，憬然思變，實行民族主義，卒合二十五聯邦而成德意志帝國。意大利民族自帝國破滅後，邦分離析，受軛制於奥大利，惟能實行民族主義，卒合十一邦而成意大利帝國，此其犖犖大者也。其他諸國受此思潮，理想丕變，此主義遂磅礴全歐，其結果也進步而爲民族帝國主義。

(二)民族不同同爲國民。　其類至繁，先大別爲二種：

(甲)以不同一之民族不加以變化而爲同一之國民者。　其中復有二小別(一)諸民族之語言習慣，各仍其舊，惟求政治上之一統，如瑞士是。此必諸民族勢力同等然後可行，否則一有跳

梁，全體立散矣。(二)征服民族對於被征服民族，既以威力抑勒之，使不得脫國權之範圍，又予以劣等生活，俾不得與己族伍。如古者埃及之於猶太，今者俄之於芬蘭波蘭是也。然使被征服民族而有能力，必能奮而獨立，以張民族主義，如比利時之離荷蘭，希臘之離土耳其是。

(乙)合不同一之民族使同化為一民族以為一國民者。 今欲問此為民族之善現象乎？抑惡現象乎？社會學者，嘗言凡民族必嚴種界，使常清而不雜者，其種將日弱而馴致於不足自存。廣進異種者，其社會將日即於盛强，而種界因之日泯。希臘邑社之制，即以嚴種界而衰微。羅馬肇立，亦以嚴種界而幾淪亡，其顯例也。是故民族之同化也，極遷變翕闢之一致，而其所由之軌，有可尋者。歸納得同化公例凡四：

第一例，以勢力同等之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

第二例，多數征服者吸收少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三例，少數征服者以非常勢力，吸收多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四例，少數征服者為多數被征服者所同化。

以上四例，通於今古。至於同化之方法，不外使生共通之關係。社會的生活之共通，政治社會的生活之共通，或由於誘引，或由於強迫，皆足納之於同化之域者也。

上之所述，皆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所標之公例也，以下將涉於鄙論。

吾今為一言以告我民族曰：凡關於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諸公例。公例者演繹歸納以獲原理，立之標準，以告往知來者也。為變雖繁，必由其軌者也。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

嗚呼，吾言及此，而不能不有憾於嚴幾道也。夫幾道，明哲之士也。其所譯社會通詮有云：『宗法社會，始以羼族為厲禁。若今日之社會，則以廣土衆民為鵠，而種界則視為無足致嚴。』此其言誠當也。然幾道案語言外之意，則有至可詫者。觀其言曰，『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故其言治也，亦以種不以國。（中略）是以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合。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中略）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矣。』幾道此言。遂若民族主義為不必重，而滿為不必排者，此可云信公例矣，而未可云能審我民族公例上之位置也。以上同化四公例言之，其第一例，重勢力同等。是故彼之合同，平等之合同也，自

由之合同也。盎格魯撒遜民族峨特民族條特列民族，羣居美洲，以其同生活之既久，遂成爲亞美利加民族，是其例也。蓋其合同也，諸民族實皆居主人之地位，以相交互，故能相安而無尤。其他三例，則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關係也。此其合同，非出於雙方之自由意思甚明。夫兩者相持，勢力優者，權必獨伸，而政治上之勢力軍事上之勢力，其最者也。是之勢力，必握於征服者之手，由是挾其雷霆萬鈞之力，所當必碎。被征服者，乃不得不戢戢然歸化之。是其一立於征服者之地位，一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釐然分明也。更端言之，則一立於主人之地位，一立於奴隸之地位也。夫民誰其堪奴隸者？果其能力萎弱，則不聊其生而漸歸於盡；而非然者，則將百折不撓，以求遂民族主義之目的。而方其未遂也，叩心飲泣，靦然以爲人奴。而彼之征服者狎之既久，則食其毛，踐其土，薰其文化，樂而忘其故，自形式觀之，固同化矣；自精神觀之，則不共天日之仇讐，而强相安於衽席之上也。於是而指摘被征服者曰汝其與之同化，汝胡不安？汝胡不安？嗚呼！是眞欲其長處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已！嗚呼，是曰知公例而不知公例上之位置！

今欲知吾民族公於同化之例上之位置，則謂言自黃帝以來，以至有明之末，民族變化之歷

史。然欲語其詳，有專史在，今述其概略而已：

黃帝時代與苗族競，九黎之君曰蚩尤，苗族之至强者也，黃帝破而滅之，遷其類之善者於鄒屠之鄉，其不善者以木械之，命之曰民，己之族則曰百姓。三代以來，百姓與民之別泯矣，是爲彼折而同化於我。觀夫春秋有荆越山戎諸戎北狄長狄鮮虞諸族，或猾諸夏，以主齊盟，然至於秦，則凡此名詞，僅留於歷史上而已，是亦折而同化於我。漢初患匈奴，逮乎孝武，以兵攘之，命張騫通西域，命唐蒙通西南夷，其卒閩粵滇黔皆折而同化於我。降乎典午，吾族不武，五胡亂華。前趙，則匈奴也，成，則巴氐也，後趙，則羯也，前燕，後燕，南燕，西秦，南涼，皆鮮卑也，前秦，後涼，皆氐也，後秦，羌也，北涼，大夏，亦匈奴也，以次夷滅，天下中分南北。北朝始於拓跋氏，其後高氏宇文氏復中分。自晉至隋，我民族之陵遲極矣。諸虜得志，多效漢俗，幾如第四例所云少數征服者爲多數被征服者所同化。然劉裕創之於前，隋文護之於後，諸族中更屠殺，其孑遺者悉折而同化於我。我民族雖暫屈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終復居征服者之地位。唐初，突厥肆虐，太宗滅之，其後回紇吐蕃雖屢爲梗，無大患也。五季沙陀契丹，相繼猖獗。至於有宋，我民族復寧焉。宋末阨於女眞，亡於蒙古，元胡之辱我民族也

尤酷，謂契丹爲漢人，謂我民族爲南人，階級至卑，此大垢也。有明奮興，北虜竄遯，歸其巢穴，未同化於我，而我民族光復故物，復居於征服者之地位。是則四千年來我民族實如第二例所云，多數民族吸收少數民族而使之同化；我民族初本單純，後乃繁雜，然實以吾族處主人之位，殊方異類，悉被卵翼，相安既久，遂同化爲一，而成四萬萬之大民族。

嗚呼，今竟何如？自明亡以來，我民族已失第二例之位置，而至於今，則將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滿洲與我，族類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滿人亦不覥然自附，觀其開國方略云：『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之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生一男，及長，命以愛新覺羅爲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云云。』是則滿族與我，眞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無他之問題，可以發生。彼其長白山下，甯古塔邊，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孳乳蕃庶，乃奮其牙角，奔踔噬咋，先取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繼兼有朝鮮，又繼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用兵次第，亦因之爲先後。語本魏源聖武記 然金之與彼，實同族類，開國方略，會詳言之。天女之說，其神話

耳。彼其東胡賤族，（西方謂之通古斯種）方以類聚故訴合至易。遼及蒙古，視之有間矣。至於朝鮮，則尤疎遠，然彼未嘗涎之，特以近在肘腋，刼以威力使勿生變耳。「天命」以來，所處心積慮以圖之者，厥惟中國，終乃乘明之亡，疾驅入關，遂盜九鼎。自是而後，與我民族相接益密。夫以滿族與我民族相比較，以云土地，彼所據者長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則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擁者蕞爾之毳裘，而我則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則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彼既薦食不仰給於我，且無以爲生，使其絕對的不同化於我，必不足以營衞明矣。使其絕對的同化於我，則一二世後，將如螟蛉失其故形而別有所天，是自殲其族也。彼中梟酋，處此問題，苦心焦慮，匪伊朝夕，卒乃得其所以自保而制人者，爲術有二：一曰勿爲我民族所同化，二曰欲使我民族與之同化。如是則彼族可以長處主人之位，以宰制萬類，其計彌工，其心彌毒。順康雍乾以來，妙用此術，未嘗少變。今鉤考歷史，剌取其眞證實據，類列於左，以供參考：

（一）欲不爲我民族所同化。　夫兩民族相遇，其性格相近而優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速，其性格相異而優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遲，其優劣之差遠者，其同化作用速，此通例也。語本日本小野

（塚博士政治學）滿族與我文野相殊，不能以道里計，蓋適合乎第三例者。當同化進行時，滔滔然莫之能禦，勢將舉其語言文字居處飲食而一同於我，此固當日之所不能免者也。彼大酋思障其流，首嚴通婚之禁，（多爾袞入關下令滿漢得通婚姻，其後撤回此令通婚者罪不赦見蔣良騏東華錄。）夫滿之與我，不同血族，復絕婚姻，故二百年來精神體質未嘗少淆。彼族所恃以自存者在此。不然，以五百萬之民族與四萬萬之民族相伴合，在我民族固蒙其惡質，而不及百年彼族將無一存者，可決言也。彼既自閑其族系，乃復保守其所固有者，以自別於我，利用其所擅長者以凌制我，其手段可別爲二種：

（甲）保守其習慣。　習慣爲民族之一要素，習慣存則民族之精神存。其顯然表見者，常有以自異於他民族，滿人而知葆此，其計之巧者也。雖然，若語滿人之習慣，必將有狂笑絕氣者，微特吾人不知所云，即彼族亦赧言之。舉其一二例：生而以石壓首作圓扁形，彼懸諸太廟之太祖太宗圖形於紫光閣之世臣，皆作此狀。即最誇能保守滿洲舊族之弘曆，亦言之若有餘羞者也。此其習慣之一。崇奉堂子，凡有戰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無知之者。其祭獻之禮絕詭秘，或曰其大酋自裸以

為犧牲，然無信據也。此其習慣之二。自作文字，先以蒙古字合滿語，聯綴成句，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其拙劣僿野，不足以載道甚明。（如譯壬戌為黑狗之類）此其習慣之三。夫其習慣之不足言如此，而彼兢兢然保持之者，非以為美也，以之自別於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觀念也。此其心事，彼固明言之。王先謙東華錄，內載『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諭：閱太宗實錄內載崇德元年，讀金世祖本紀，諭衆云：熙宗合喇及完顏亮，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惟恐子孫仍效漢俗，豫為禁約，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慣騎射，以備武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正為萬世子孫計也云云。（以上太宗語乾隆引之）我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守，循而弗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僕，行圍較獵，時以學習國語，練習騎射，操練技勇，諄切訓誨，此欲率由舊章，以傳奕禩，永縣福祚。』嗚呼，此語情見乎辭矣！其為萬世子孫計，眞不可謂不周矣。彼既累世相傳，堅守此旨，故於滿洲舊俗，雖至微細，必監督之。乾隆八年，歎滿洲舊俗日即廢弛，責宗室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舊俗。十五年六月癸未諭：『前因宗室等，及滿洲部院大臣，俱各偷安坐轎，竟不騎馬，曾降諭禁

止，此欲令伊等勤習武藝，不至有失滿洲舊規。今聞有坐車者，與坐轎何異？嗣後祇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坐轎，其餘概令騎馬。』二十年五月諭：『滿洲本性朴實，不務虛名。近日熏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并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者，尤屬惡習。不知其所學者未造漢人之堂奧，反爲漢人所竊笑。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戒。嗣後八旗，總以清語騎射爲務，即翰林等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其謹小愼微，思患豫防，至於如此。然其中尙有宜注意之點，彼一則曰『學習國語，』再則曰『以清語騎射爲務。』夫以滿洲人操滿洲語，此眞天然之事，何待强迫督率之爲？則以彼虜自入關以來，悉操北京語，久已忘其固有之語言故也。彼知語言文字爲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試滿洲文，然醜劣寡用，微特漢人唾棄之，即滿人亦不以爲意，特爲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至於騎射，則關係重要，後將論之。其他習慣，亦多關於强悍之俗。彼之主張保守，非無故也。夫北魏孝文帝自惡虜俗，刻意模範漢人風化，遷都洛陽，粉飾漢制，其結果，胡虜悉同化於我民族，迨乎隋唐，畛畦悉泯，無他，忘故我之觀念，而與他族相混於無形也。滿人之保守其習慣也，是欲永保其固有之民族以翹乎我民族之上，不可忽也。

（乙）發皇其所長。　滿俗無所長，其所長惟騎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咋而來，故日謀實有而精進之；觀上所述諸論可證也。而彼惟利用所長，故得鈐制我民族，使無生氣。因之於吾歷史上留萬年之大紀念曰：『滿洲自入寇以來，凡兵權悉萃於彼族，而我民族無與焉』。嗚呼，吾不能不歎滿人設計之工也！夫以兵權悉操於彼族之手，則生殺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數之民族制多數民族而有餘。彼於一方則利我民族之文弱，務求柔其骨而薾其神者，既以科舉愚之矣，又開博學鴻詞科，求天下圖書儲之四庫，使儒臣從事校勘，使之益近於文柔，至於武事，則不復齒之。乾隆之於漢臣，口吻尤刻。於陳宏謀之轉糧不力也，則曰彼係漢人，不必責以有勇知方。於陳世倌之言兵事也，則曰彼漢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見東華錄）其侮弄如此。於一方則重滿人之兵權，凡國家之軍政組織，全部屬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蓋兩民族相遇，一尙文柔，一尙强武，此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無待言者，而强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爲如是則不獨有以自異於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馴伏我民族而有餘也。故其兵制，則重駐防，重禁旅，而不重綠營。魏源聖武記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兵六萬，并蒙古漢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

扈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甯古塔東者。其漢軍亦無遠在山海關以內者。若夫駐防之兵，則卽八旗佐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定額，散處遼河東西諸城，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馳驅甲胄。故天命十一年，攻甯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蹂燕薊，近摧甯錦，旁撻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而入關以後，以之內衞京師，外馭九服四夷。』觀此，其兵制可略見矣。是以入關以來，凡有戰役，皆以禁旅駐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綠營之强也，實且利綠營之弱，卽間有一二征伐，資綠營之力者，然終不以爲正師也。惟康熙三藩之役，有小例外。蓋其時爲滿族與我民族交戰，彼滿人者既深忌我，復深畏我，懼其悉趨於三藩，而并力以敵己也，故謀有以離間而利用之。爲手諭以詔綠營諸將曰：從古漢人叛亂，祇用漢兵勦平，豈有滿兵助戰？於是一時趙良棟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諸民族爭刈同種，以媚異族，而三藩遂戡。此其間出之政策也。至於典兵之臣，則幾滿族所專有，其初皆以親王爲統帥，睿禮鄭豫肅勤等是也。康熙時尙仍此制，三藩之役則安康簡等也。西北用兵，亦屢以皇子將之。至雍正而後，始不盡然。漢人之司軍柄者，惟年羹堯岳鍾琪二人。然年旋被戮，岳亦謗書盈篋，以其手縶曾靜以興大獄，始幸而苟全。其他如康熙準噶爾之役，則費揚古也。雍正西

南夷之役，則鄂爾泰也。乾隆準部之役，則班第永常兆惠等也。回彊之役，則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則傅恆也。小金川之役，則阿桂也。緬甸之役，則傅恆也。廓爾喀之役，則福康安也。嘉慶川湖陝之役，則額勒登保德楞泰也。此犖犖之大役，皆以滿人掌兵，而漢人則不欲其與聞軍事，即為偏裨，亦欲限制之。雍正六年，滿珠等奏京營武弁等員參將以下不宜用漢人為之，得旨『朕滿漢一體，從無岐視（中略）滿洲人數本少，今止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已足，若參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不敷，勢必員缺。』（見蔣氏東華錄）夫於『滿漢一體』之下，忽著此語，一何可笑？至此亦可云情見乎辭矣！總之專制國以政府有非常之兵力為第一要義，使為異族政府，則更所急。察滿洲軍事的組織，乃欲以一民族為一軍隊，營衛京師而駐防各省，長駕遠馭，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至於其不予我民族以兵權，則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所應有之手段，英之於印度，法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彼之不願與我民族同化者在此，彼之遂能不與我民族同化者亦在此。

（二）欲迫我民族為所同化。　彼之不欲為我民族所同化，既如上述。然不同民族而同為國民，慮我民族之不安其生，而將有變也，則求所以同化我者，其目的在使我民族剷除民族思想，而

爲馴伏之奴隸。彼又慮欲達此目的，非用威逼之手段不可，故不以柔道行之，而惟以蠻力行之，其手段可分二種：

（甲）關於物質上者。　其最重要者，莫如薙髮易服一事，而薙髮尤切膚之痛也。夫民族之表見於外者，爲特有之徽識。圖騰社會，（此從嚴譯社會通詮日本譯爲徽章社會）視此最重。至於今世，亦莫能廢。民族之徽識，常與民族之精神相維繫，望之而民族觀念油然而生。彼滿族之與我民族徽識大殊，使各仍其俗歟？則民族觀念，永無能合也。使其悉效我民族之所爲歟？是使人滅絕滿洲民族之觀念也。使其强我民族悉效彼之所爲歟？是使人滅絕我民族之觀念也。故彼旁皇久之，卒厲行此政策。蔣氏東華錄順治五年諭禮部：『向來薙髮之制，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籌之至熟，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之人乎？自今佈告以後，京城外內直隸各省，限旬日內盡行薙完；若巧避惜髮，藉詞爭辯，決不寬貸。該地方官若有爲此事瀆上奏章，欲將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嗚呼，此一紙之薙髮令，彼實掬其野心以示天下者也。悍然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之人。』質直自白，無遁辭焉。猶復飾言明制，彼甯不知此非有明一代之制，而我民族相沿之制耶？不過欲

我民族變形鹿豕，喪盡種族觀念，戢戢然歸化之而已。然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自薙髮令宣告後，吳楚江浙，接踵起義，伏尸百億，流血萬里，以殉其節。遺臣逸老，爭祝髮爲僧，或着道士服。而王夫之氏且竄身猺峒，終其身不復出。此猶曰忠節之士也。一般國民屈於毒燄，不得自由，然風氣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說。女子之不易服，猶曰非其所嚴禁。至於殯殮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於不瞑，而有以見先人於地下，其節彌苦，其情尤慘矣。此猶曰普通之人心也，汚賤如陳同夏，猶知昌言於朝，謂蓄髮正衣冠，然後天下太平。毒戾如吳三桂，猶知以薙髮易服爲恥，號召天下，以謀一洗之。此輩狗彘不若，而贊同輿論猶若此，此猶曰爲時尚邇也。洪楊崛起，兵力所及，漢官威儀，一復其舊，東南羣省，翕然應之，幾覆滿祚。嗚呼，怨氣所聚，鬱而必洩，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終無倖存之理也。彼雖處心積慮，以謀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乙)關於精神上者。　我民族有自尊之性質，自以神明之胄，不當與夷狄齒，故對於他民族無平等之觀念。至於用夏變夷，尤非所堪。此種思想，爲滿人所大不利。彼以犬羊賤種，入據九鼎，假使我民族日懷猾夏之痛，死灰必燃，終爲彼患。蓋社會心理，常爲事實之母；果其民族精神團結不

解，則雖怵於威力，爲形式上之服從，一旦暴發，若潰江河，決非彼所能禦也。彼故日謀所以使我民族死心盡氣者，日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飾之以淫辭，行之以威力。莊廷鑨之獄，戴南山之獄，查嗣庭之獄，陸生柟之獄，曾靜呂留良之獄，錢名世之獄，胡中藻之獄，皆以一二私人，痛心種淪，時發微歎，遂被蹤跡，而及於難。直接使一二人受其痛苦，而間接使我民族箝口結舌，胥相忘於公義。由是視異類兄弟，戴仇讎爲父母，剝喪廉恥，世爲人奴。嗚呼，賤胡操術若是工耶！今舉當時詔書，其心事之最明白顯露者如下：雍正七年九月癸未諭有云：「我朝既仰承天命，爲中外生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爲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又云：「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文之，非以其爲夷狄而外之也。」其所根據者，爲以君臣之大義，破種族之思想，以爲既成君臣，不當復問種族也。而當時有排滿思想者，亦實不免以政治上之革命，與種族上之革命混和同觀。故後所持之說，轉若鏗然有聲。至今日則知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踣一

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剋一種族，謂之滅種。彼滿洲者，對於明朝，則爲易姓。而對於中國，對於我民族，則實爲亡國滅種之寇讎，誓當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與有！噫嚱五洲之族類繁矣，苟其不問種姓，惟强是從，前則生番野猺黑蠻紅夷皆將可爲吾君，而奚止汝滿奴者？彼其利用儒術，撫拾一二專君親上之語，欲以摧陷廓清華夷之大防，以蘄我民族死心歸化，罔敢有越志，故雖一字之微，亦所不忽。觀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諭：『朕覽本朝刊刻書籍，凡遇夷狄胡虜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之類，揣其意蓋爲本朝忌諱而避之。不知此固悖理犯義不敬之甚。此後臨文作字，刊簽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見東華錄雍正八年夫蕞爾民族，屢逞淫威，防觸忌諱，百方避之。彼以爲此之避我，乃遠我也，不使我遠而反我親，然後相安馴致相忘，故其監謗之法，細微至此。嗚呼，斧鑕所及，不止形體，而深入於心術，不其酷哉！賊智相傳，其子私曆乃復跨竈，取我四千年歷史而點竄之。凡夷夏之閑，悉被掃抹。夫歷史爲民族精神所寄，我民族於此有深自表見者，司馬光之作通鑑也，晉亡之後，繼以宋齊梁陳，未嘗使索虜纂統也。王世貞之作綱鑑也，宋帝昺飄零海上，猶不著其失位。明祖義師一起，即以紀元，所以惡

元之纂我也。凡此皆民族精義所存，彼纂御批通鑑輯覽，概刪改之，且齦齦致辨焉。凡此皆謬託學術，以行其鬼蜮之技，狐蠱之智，欲我民族帖然歸化，自安順民而已。然民族大義，中更劘礱，益發光瑩，今日吾民族思想更進一步，不復如前者之自尊而卑人，而知以保種競存為無上義。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終無倖存之理也，彼雖處心積慮以謀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準是以言，彼之不欲同化於我也若此，而強我民族歸化於彼而卒無效也又若彼，是以三百年滿漢之界，昭然分明。他日我民族崛起奮飛，舉彼賤胡，悉莫能逃吾斧鑕，芟薙所餘，僅存遺孽。以公理論，固宜以人類視之；而以政策論，則狼性難馴，野心叵測，宜使受特別之法律，若國籍法之於外人之歸化者可也。如此則彼有能力，自當同化於我，否則與美洲之紅夷同歸於盡而已。如此則我民族，自被征服者之地位，一躍而立於征服者之地位，復民族同化公例上第二例之位置。

然則吾前言我民族之在今日，將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者何也？則以滿人自咸同以來，其狀況已大異曩昔故，以云保有習慣，則賤胡忘本，已自失其故吾。迄今日屬內滿人能為滿洲語言文字者，已無多人，他可知矣。以云專擅武事，則八旗窳朽，自嘉慶川湖陝之役，已情見勢絀。道光鴉片

煙之役，林則徐守兩廣邊防屹然，其僨事者皆滿洲渠帥也。英法聯軍之役，僧格林沁率滿蒙精騎，以爲洋鎗隊之的，其軍遂殲，而天津條約以成。洪楊之役，賽尚阿輩工於潰敗，文官則直曾胡之傀儡耳。人才既衰，軍到尤腐壞不可方物，胡林翼疏論兵事，謂凡與賊遇，宜使兵勇臨前敵，而吉林精騎尾其後，如勝，可使逐利，卽敗亦不至多所損失。見胡文忠遺集 其輕侮之若此。是故湘淮諸軍勢力瀰滿天下，而捻回諸役，皆以漢人專征。逮乎今日，各省練兵以防家賊，不復恃禁旅駐防。雖近者練兵處側重滿人，已有顯象，要之其不能回復已失之勢力可決也。是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於我者，已無復存。而庚子之役，俄軍藉口以占奉天，彼曹失其首邱，有孤立之懼，屈意交驩於我，下滿漢通婚之詔，以冀同化，凡此皆與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者也。雖然，使著是則是少數征服者同化於多數被征服者，同化公例之第四者耳，何至如第三例所云耶？卽應之曰：滿酋之在今日，又別有新術在。大抵民族不同而同爲國民者，其所爭者莫大於政治上之勢力；政治上之勢力優，則其民族之勢力亦獨優。滿洲自入關以來，一切程度，悉劣於我萬倍，而能久榮者，以獨占政治上之勢力故也。今者欲鞏固其民族，仍不外乎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由是而有立憲之說。夫立憲，一般志士所

鼓吹者也，一般國民所希望者也。使吾遽狀其醜惡，則必有怫然不欲聞者。吾今先想像一至美盡善之憲法，而語其效果曰，此之憲法於民族上之運動，有二效果：一曰使滿漢平等，曩者雖同爲國民，而權利義務各不平等，今則自由之分配已均。二曰使滿漢相睦，曩者陰實相仇，怨莫能釋，今則同棲息於一國法之下，可以耦俱無猜，如是當亦一般志士一般國民所喜出望外而心滿意足者也。雖然，吾敢下一斷語曰：從此滿族遂永立於征服者之地位，我民族遂永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之第三例，乃爲我民族特設之位置也。請不復語深遠，爲設淺近之喻以明之：今有大盜入主人家，據其室廬，縶其人口，而盡奪其所有，既乃自居戶主，釋所縶俘，稍予恩賜，使同德壹衷，以奉事己，如是則故主人者，遂欣然願事之乎？抑引不共天日之仇讎乎？我民族之願奉滿洲政府以立憲也，胡不思此？況乎憲法者，國民之公意也，決非政府所能代定。蓋憲法之本旨，在伸張國民之權利，以監督政府之行爲。彼政府烏有立法以自縛者？卽在立憲君主國，其憲法或由政府所規定，然實際仍受國民之指揮。今國民已有指揮政府之權力乎？而敢靦然言立憲乎？況今之政府，異族之政府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懼其族之孤，而虞吾之逼，乃爲是以牢籠我，乃遽信之乎？希臘之受

制於土耳其也，知求獨立而已，不知求土耳其政府之立憲也。比利時之受制於荷蘭也，知求獨立而已，不知求荷蘭政府之立憲也。匈牙利之受制於奧大利也，知求獨立而已，而奧大利卒與之立憲為雙立君主國，匈雖絀於力，暫屈從之，然至於今日猶謀反動。蓋民族不同，而因征服之關係同為國民者，征服者則恆居於優勢之地位，而牽制被征服者，俾不得脫其羈絆；而被征服者即甚無恥，亦未有乞丐其沾溉者。非惟勢所不能為，亦義所不當為也。則知滿洲政府之立憲說，乃使我民族誠心歸化之一妙用，而勿墮其術中也。

深觀乎國民之所以歡迎立憲說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則國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皆幼稚而交相錯也。夫國民主義，從政治上之觀念而發生；民族主義，從種族上之觀念而發生。二者固相密接，而決非同物。設如今之政府為同族之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對之祇有唯一之國民主義，踣厥政體，而目的達矣。然今之政府，為異族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制，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乃國民夢不之覺，日言排滿，一聞滿政府欲立憲，則驩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剋滅種族思想也。豈知其

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償，而徒以種族供人魚肉耶？嗚呼，種此禍者誰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爲梁啓超之妖言惑衆也！

康有爲之辯革命書，一生抱負，在滿漢不分，君民同體，以爲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種族之別，則尤無須乎爾。此其巨謬極戾，餘杭章君炳麟已辭而闢之，公理顯然，無待贅矣！然康之所說，其根據全在雍正關於曾靜呂留良之獄所著之大義覺迷錄，不爲揭而出之，恐天下猶有不知其心而誤信其言者。茲刺取大義覺迷錄中，康氏原書抄襲之語比較互列於下，大義覺迷錄有云：『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康氏原書亦云，『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入主中國，古今稱之。』又云『所謂滿漢，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此其抄襲者一。大義覺迷錄有云，『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康氏原書有云：『孔子春秋之義，中國而爲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國之。』其抄襲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傳爲僞傳今爲辯護滿洲計。則并引其語矣。大義覺迷錄有云，『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同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

之地也，在今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並蒙古極邊諸海，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尙有華夷之分論乎？』康氏原著亦云，『中國昔經晉時氐羌鮮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孫徧布中土，多以千億。又大江以南，五溪蠻及駱越閩廣，皆中夏之人與諸蠻相雜，今無可辨。』又云『國朝之開滿洲蒙古回疆青海藏衞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漢唐而軼宋明。』其抄襲三。嗚呼，彼其心豈不以爲此我世立憲皇帝之聖著，爲小臣者所宜稱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僅云：『我朝既爲中外臣民之主，不當以華夷而有殊視』而已，未嘗自認與吾同種族也。康氏原書，乃引史記稱匈奴爲禹後，遂倡言曰：『滿洲種族出於夏禹。』嗚呼，非有腦病，誰爲斯言！夫匈奴即與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無社會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於滿洲，則更與匈奴不同族類。匈奴爲北狄，而彼爲東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詳言之。大抵華人蒙古人滿洲人皆無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爲竟以無端之牽合，而造出滿洲之種族出於夏禹一語，非有腦病，誰能爲此言？至於稱頌滿政府聖德，謂爲『唐虞至明之所無，天地萬國所未

有，」此雖在滿洲人猶將愧駭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筆之於書以告天下。嗚呼，彼眞人妖，願我民族共祓除之，毋爲戾氣所染！梁啓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國魂也，中有句云：「張之洞非漢人耶？吾恨之若仇讎也。今上非滿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頭腦可想。本此思想以爲伯倫知理之學說，（見壬寅新民叢報三十七三十八號）於民族主義，極力排斥。其第一疑問，謂「漢人果已有新立國之資格否？」夫梁氏之意，豈不以我民族歷史上未嘗有民權之習慣，故必無實行之之能力乎？其所譯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辭卽在此也。然歷史者進步的也，改良的也，國民於一方保歷史之舊慣習，於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兩相衝突，必相調和，故其進也以漸而不以驟，烏有專恃歷史以爲國基者。至於所云，『愛國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滿爲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國爲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爲過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眞我所謂種族思想與政治思想混而爲一者也。則請語之曰：以排滿爲達民族主義之目的，以立國爲達國民主義之目的，此兩目的誓以死達，無所謂以此爲目的，而以彼爲手段也。其第二問曰：「排滿者，以其爲滿人而排之乎？抑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乎？」則請語之曰：以其爲滿人而排之，由民族主義故；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由國民主義故；兩者俱達者

也。夫使爲國民者，對於政府，但有政治觀念，而無種族觀念，而有異種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爲君，此眞賤種之所爲也。滿洲未入關以前，與我國不同種，不同，猶今日之鄰國也。乘亂入寇二百餘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而猶不以爲非，則聯軍入京，比戶皆樹順民旗，亦將推爲達時勢之君子乎？其第三問曰：『必離滿族然後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則請語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於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幷包兼容，則必非我民族所當出也。彼之言曰：『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此其言有類夢囈，夫國內他族同化於我久矣，尙何本部屬部之與有？今當執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旣夷，蒙古隨而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謂滿人已化成於漢民俗』，而不悟滿之對我其陰謀詭計爲何如，容可謂之知言乎？故吾之言排滿也，非『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也。勸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也。梁氏而無以難也，則請塞爾口，無取乎取民族主義而詆毀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義，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讀波倫哈克之國家論，即

顫聲長號曰，「共和共和吾與汝長別矣，嘻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法國講語之曰，子毋恐，子欲知國法學，宜先知家數。日本有賀長雄氏言英國憲法學者，採求王權割讓之事實，法國憲法學者，講究國家新造之理論，德國憲法學者用力於成文憲法之解釋，皆非偶然，誠通論也。故德國學者什九排斥共和政體，而美國學者巴爾斯且斥曰，歐洲公法學者，無知國家與政府之別者。梁氏見之又當震驚如何？學不知家數，而但震於一二人私說，以自驚自怪，徒自苦耳！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一民族爲一國民！

嗚呼，吾願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民族的國民（其二）

吾前著論民族的國民，其所言者，種族之方面爲多，於政治之方面，未及詳也。今茲就於政治方面，而欲一言：

考之吾國之歷史，六千年來之政治，可名曰君權專制政治；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名曰貴族政治。

請先言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貴族政治，世界各國必歷之階級也。觀乎歐洲，貴族政治，綿亙千年，至十七八世紀以來，摧陷震盪，靡有孑遺。其國法上皆以國民平等爲原則。其中雖猶有留貴族之位置者，然特歷史上未剷除之餘孽耳。反觀吾國，三代以前，猶有貴族之性質，至戰國則已破之。炎宋既踣，元胡篡統，而貴族政治遂興，以蒙古人爲第一級，以契丹人爲第二級，而我民族乃居第三級。嗚呼，此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辱也。三代以上之貴族政治，於同民族中分階級，若元胡時代之貴族政治，則因民族不同；而戰勝民族，鄙夷戰敗民族，斥爲賤種，不與爲伍，此其慘戾，甯有人道？有明奮興，盪此惡垢，復吾舊觀。而何意僅三百餘年，我民族再降列賤種，與元代若同一轍耶？夫貴族政治，不平等之政治也。自來學者有辯護專制政治者，而決無辯護貴族政治者，蓋人類當一切平等，乃於其中橫生階級，貴者不得降躋，賤者不得仰跂，權利義務，相去懸絕，此其逆天理悖人道而不容有於人間世；凡有血氣，疇不同認？故國法學者論次國家於貴族國體，多鄙不欲道，以爲是已絕迹於十九世紀之天壤也。乃不謂二十世紀中，四萬萬之民族，二百萬方里之領土，巍然爲東亞一大國者，其政治猶爲貴族之政治。

嗚呼，吾今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若鯁在喉，慘不欲吐，然有脅我箝我，使我不能不言者。則以世之論者，有曰清之待我，視元爲寬。噫，是狗彘不食之言也！夫欲斷吾國之爲貴族政治與否，祇當論其有無，不能辨其程度。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與元代爲比例，而決不能與漢唐宋明爲比例；然則吾國民以何理由而敢靦然曰，今非貴族政治。且卽以程度之深淺而論，清之肆虐，遜於元胡者，非其政之果寬，乃其力之未逮也。惟時與勢，固有陰驅潛率，使彼不得不交驩於我者，而其政治則固純然貴族之政治，而不能誣者也。嗚呼，我國民而安於貴族政治乎？則吾甯蹈東海而死，不敢爲一言。如其否也，則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滿洲之入寇也，首嚴旗人漢人之別，而旗人之中，以滿洲人爲第一級，以蒙古人爲第二級，以漢軍爲第三級，於是則我民族乃在第四級，此名義上則然也。至其實際，則蒙古職爲外藩，非其所親，漢軍本爲降卒，非其所貴，其所嚴者，厥惟滿漢。試覽大清會典，其中舉凡禮樂兵刑典章文物、滿人漢人之地位，莫不釐然各殊焉。其賤視漢人，列爲最下級者，觀乾隆三十一年之詔，可恍然矣。詔云：『向來八旗有流徒罪名，均以枷責發落；嗣因旗人有染漢習，竟有不顧顏面，甘爲敗類者，曾降旨令將旗人流徙案件，滿洲則案其情罪輕

重，分別問遣折抵。漢軍則均斥爲民，照所犯定例發遣。（中略）至包衣漢軍，則皆係內務府世僕，向無貶斥出旗爲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下略）見皇朝通典卷四 嘻，我民族尙自詡神明之胄耶？試觀人之待我者何如！其在滿洲人，雖犯重罪，終不與我等夷也。其在漢軍，則犯罪之後，貶斥爲民，始與吾曹爲耦矣。是其視我民族，直與臺皂隸之不若！蓋兩族相戰，其敗北者，悉爲俘虜，命曰罪囚，是固當是固不能責其不恕。第願我民族自思之耳，彼滿人者，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而我黃帝之苗裔，乃爲奴虜供役使耶？嗟夫嗟夫！吾儕亡國賤種耳，奚嘵嘵爲！滿洲之辨貴賤明等級也既若此，故首淸種界。順治二年，嚴漢人雜處旗下之禁；三年，嚴漢人濫投旗下之禁，又嚴民人犯罪投旗之禁，嚴旗人收容漢人投充爲奴之禁。皆見皇朝通典卷八十 蓋如是則貴者自貴，賤者自賤，等級劃然，永不少淆。其所謂『雜處』『濫投』者範圍尤廣，作用尤大。世界各國，凡欲舉行貴族政治之實者，罔不由此道也。今欲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則將舉滿族漢族其權利義務之不相同者，類次而論之，强分二項：一公權之不平等，二私權之不平等。公權云者，以搆成國家機關之資格而獲之權利也。私權云者，以箇人之資格而護之權利也。人民於一方爲搆成國家之分子，於他方有自由獨立之人格。其

權利義務，悉規定於國法，以公理言，宜皆平等，無參歧也。然中遭同種相戕，或異種相競，優勝劣敗之結果，而疆界分。一切生活，異其程度，而於公權，尤側重焉。蓋非是則終於相鬩，而優勝之地位，不可永保。彼滿族者，旣薦食上國，其大願在以其本族全握政權；然以蕞爾蠢裘，而欲星羅棋布於禹域，固有限之使不能者，於是遂不能不分其權於漢人。而又慮其啓戒心也，故權之不可分者，則全握之。權之不能不分者，則務占優勢。且於其間行鈐制之術焉，行偵覵之術焉。故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幾無一非貴族政治，其機關之組織與搆成機關之分子，顯有軒輊，使之然也。至於私權，其重要遜於公權遠甚，第以己爲貴族，宜享高等生活，而劣等生活，則以予戰敗民族而已。今將先述公權之不平等：

一公權之不平等復別爲二種：

（甲）政權之不平等。　政權爲國家之大元素，在民族的國家政治之權，常分配於國民。若異族羼處，則互相傾軋，必不能無所偏頗，其結果恆戰勝民族常占優勢，而程度之深淺，則隨其所演而異。使戰勝民族，其政治組織，廣大完備，足以含孕被征服者而有餘，則對於被征服者，直如主人

之家，新購奴婢，使之戢戢服家範而已，無取乎使之與聞家事也。若英之待印度，法之待安南，俄之待芬蘭猶太，日本之待臺灣，是也。蓋其文化遠超乎所征服者，而無取乎效法。其顓愚者，則可決其不能窺我堂奧也，其聰睿者，則恐其實逼處此也。故參政之權，決無可以予之之理。若夫戰勝民族，顓豪草昧，其固有之文化，不足以涵濡被征服者，則不能不師資被征服者之文化以自治而治人。蓋不如是，則其政治組織，必無緜完美。豈惟不能長駕遠馭，且已之所蟠踞，亦將不能安也。故遂不能不師其習，因師其習，遂不能不用其人。然則其肯以參政之權分諸他族者，非其本願，度德量力，不能不若是也。然使遽與平等，則將失戰勝民族特別之位置，而不能銜勒被征服者使就我範圍，故其結果，政權所在不能不畸輕畸重，而貴族政治以成。觀夫晉末五胡僭竊，其國政一師漢制，其參政者胡漢人雜用，其先例矣。然五胡之臣服於中國也已久，其後乘間竊發，所割據者中國之片土，所役治者中國之臣民，其政治組織折衷于我，勢使然也。至若金元，則皆各以本族建成國家，而後幷吞中國，其固有之政治組織既具，特幷吞之後，窮於治術，不能不用漢人治漢土。為治漢土之故，而不能不用漢人。為用漢人之故，而不能不駕馭漢人。於是遂以本族居最上級，握最大權。故金

元時代，實爲以貴族政治行於中國，蓋爲壓制亡國賤種計，不得不如是也。今舉元史以爲例：鐵木眞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域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忽必烈卽位，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旣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所謂漢人，契丹人也；所謂南人，宋人也。以此爲蒙古人之貳，則可由草昧以導之於文明，而以蒙古人爲之長，則足以鈐制而監督之，無憂其反側；此元代之政權不平等也。滿清之崛起也，與五胡殊，而適與金元爲正比例，而其爲政治組織，則有大同小異。此有二原因焉：一曰文化之度視之爲劣，二曰駕馭之術視之爲精。元之爲治，官府之文書，專用蒙古文字，不用漢文，蓋其文字尙足以達意也。若滿州文，竊效蒙古而劣陋倍蓰之，不能以登於公牘，非不欲也，勢不可也。卽此一端，其文化已遠劣於

蒙古，故倚賴漢人，不能不視蒙古為尤篤。皇太極之護洪承疇也，待以殊禮，諸虜咸慍。皇太極曰：吾欲取中原，然如瞽者之不識途，今得承疇，猶水母之有蝦也，此其實情矣。故其未入關以前，所恃以為政治組織者，范文程也。既入關之初，所恃以為政治組織者，金之俊也。漢人之得政權，非偶然矣。迨諸虜漸習漢事，乃謀馭駕之術，釐定官制，首分滿缺漢缺，滿漢並用缺。滿缺專以處滿蒙人者也，漢缺專以處漢人者也。至漢軍，國初定制，皆用漢缺，惟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雍正中，盡汰其額，併入漢缺中。乾隆時，漢軍有破格用滿缺者，後以為例。（見嘯亭雜錄卷七）其所以為此區分者何也？以彼為貴族，當享政治上之優先權故也。且彼以少數人而欲臨馭大多數人，尤不能不用此術。況諸缺之中，有宜專用滿人者，有宜與漢人分權者，其他無此關係者，則滿漢並用。是故滿洲人數，得漢族八十分之一，而其官缺，則占三分之二。政權之不平等，未有過此者也。今先論其與漢人分權者，京官，則大學士尚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內閣學士，則滿缺六，漢缺四；侍讀學士，滿缺六，漢缺二；侍讀，滿缺十二，漢缺二；中書，滿缺九十四，漢缺三十六。部則郎中員外主事，滿缺四百名，漢缺一百六十二名。他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等，滿漢缺數，皆不相等。（詳見大清會典）若

是者何也？蓋京官執天下之政樞，宰制各省，以其權重，故以滿人處優勢：以其政繁，故不能不用許衡劉秉忠之流，以資贊助。然魁柄所在，終為滿人，若漢人不過供趨走被役使而已。由崇德以至順治，范文程金之俊輩雖得志，然皆依託滿王大臣以為城社。康熙時，握權者鼇拜明珠索額圖等，若李光地輩，一弄臣耳。雍正時，握權者鄂爾泰，張廷玉一弄臣耳。乾隆時，握權者阿桂傅恆和坤，若陳世倌汪由敦輩，一弄臣耳。嘉慶以降，權雖漸移，然所移者，主眷而已，官制如故也。二百六十年來漢人政治上之生活，憔悴困窘，豈偶然耶？次論其專用滿人者，則關於軍事外交之要職是也。軍事後將論之，今專言外交。大抵政府苟欲馴柔其民，莫善於遏絕其外交思想，而異族政府，則尤所急，懼其聯與國之歡，而脅以謀我，一也。慮其以交通之故，而相形見絀，二也。是故國初之制，理藩院用蒙古尚書一人，漢院判，滿蒙郎中員外主事，漢知事。至康熙中，而盡裁漢缺。見嘯亭雜錄則以漢人與蒙古人漸相親故也。滿之初得志也，忌漢人，兼忌蒙古；既用全力以撲滅之矣，復變其宗教以柔其志。而尤慮漢人與之相習，同為亡國之民，相與感觸憤慨，非彼之利也。故理藩院之裁漢缺也，即由滿人所建議，肺腑如見矣。餘若回疆之辦事大臣，西藏之駐藏大臣，皆以滿人為之。康熙時，與俄羅斯盟

聘，其使爲索額圖，亦滿人也。咸同以後，與歐美交際，乃滿漢雜用，而總理衙門，猶必以親王領班，以握全權。蓋其時兵權適由滿人之手而移之漢人，同時而外交權亦然。滿奴之狼狽失計，雖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次論其滿漢並用者，督撫其最重者也。順康之間，皆以滿人爲之，漢人寥若晨星。滿漢並用，虛有其名而已，道咸以降，其比例亦猶兵權之漸移也。至親民之官，其制有至不平等者，滿人可爲漢族之親民官，而漢人不能爲滿族之親民官。各省駐防旗民，別設理事府以聽民事，不受轄於府縣也。理事廳同知爲滿缺，而府縣缺則滿漢並用。嘻，彼設駐防，以制家賊。其必不肯使之受制於家賊，誠當也。不知吾民覩此怪現象，其亦有惡感情否？尤甚者，滿酋狠子野心，嘗欲盡裁天下府縣之漢缺，而專任滿人，以死吾民。弘曆嘗與劉統勳謀，謂州縣漢缺，皆宜盡廢，而以筆帖式外放。統勳未敢猝答，次日進言曰，州縣親民之官也，宜以民自爲之。事乃寢。（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未詳其所本也）夫弘曆之獨居深念，而忽爲此謀也，以親民之官，與民有直接之關係，欲豢其民，宜先從此着手也。而其計之不果也，懼以扞格而激變，非有所愛於民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羯胡無賴，一至于此！嗚呼，覩上所述滿清一代之官制，其駕馭之衆，遠過元胡。貴族政治，較之遠且長，曷足怪耶！

（乙）兵權之不平等。　滿洲自入關以來，兵權悉萃於彼族，前論已詳之矣。然尚有宜注意者，滿之於我，兵權之不平等，以視政權，蓋爲尤甚。何則？政治必淵源於文化，彼不能不與我共之者也。兵權則彼族所自矜擅長而務獨攬之者。吐棄所餘，有若雞肋，始以之處綠營。故其軍事組織，未嘗有所恃於綠營，且謀所以制其死命焉。其毒謀狡計，舍前論所述外，尚有至不平等者！八旗將弁，可任綠營之缺，而綠營將弁，必不能補八旗之缺。此在國初，尚分涇渭。滿洲人員，不必簡放綠營將佐。見皇朝通典卷二十一　其後乃汰斯制。康熙八年，兵部奏各省提鎭，所關甚重。以後提鎭缺出，應將八旗佐領先行補用。見同上　雖至不足輕重之綠營，猶蹂躪之若此。我民族尚得謂有兵事的生活耶？咸同之際，湘軍淮軍號爲恢復兵缺，然此乃我民族所當深自悲自悔而不當以之自豪者。蓋二百六十年來犖犖諸大戰役，舍康熙三藩嘉慶川湖陝之役外，皆與異種相戰。如與蒙古戰，康熙之親征準噶爾雍正兩征厄魯特乾隆蕩平準部皆是　與回回戰，乾隆回疆之戰道光重定回疆之役皆是　與苗猺戰，雍正西南夷改土爲流之役乾隆大金川小金川及湖貴征苗諸役嘉慶湖貴征苗之役道光湖粵平猺之役是　與緬甸安南戰，皆在乾隆時　皆以武功震鑠國外，此歷史上之光榮也。而諸役皆滿人專任之。至於洪楊之役，則爲同種相戰。其始也，我民族崛起以謀恢復，彼滿族力不能勝，則指麾我民族，使自相戕；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皆我民族自相殺而已，於滿人無與也。悲夫！悲夫！吾嘗謂咸同之役，視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爲尤慘。何則？彼爲異族入寇，吾族不武，爲其所弱，有憤恥而已。至於湘淮諸軍與太平天國戰，則自相戕殺，尤可哀痛。其結果固滿人之地位，而予四鄰以間隙，神州陸沈，實由於此。乃觀近人有著中國秘史者，於湘淮諸軍之得志，沾沾自喜，以爲此乃我民族恢復兵缺之機運，噫嘻，何來此鴞聲耶？

（丙）爵賞刑威之不平等。 爵賞由政事軍事之建樹而來，政權兵權既不平等矣，則爵賞亦烏得而平等？嘯亭雜錄卷六云：『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敍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敍一雲騎尉，較之八旗功牌相去天壤矣。』觀彼滿人之自言，厚自欣幸之餘，對於漢人，猶含愧意，情見乎辭矣。尤甚者，嘉慶川湖陝之役，專恃鄉兵以集事。然功成之後，棄置不復道，稍怨望反側，即草薙禽獮之。無他，方事之殷，則依以爲重，事定，慮其逼處，則去之耳。湘軍解散之後，而哥老會熾，其原因亦猶是也。此爵賞之不平等也。至於刑律之不平等，則尤令人髮指。夫清律之不進

化，源於遼律唐律明律，非其專咎也。然清律中，凡酷刑苛律，皆專爲我民族而設。而五刑之中，其不適用於滿人者凡四：無他，以我爲賤族，當待以殊刑。而彼族雖身犯不韙，猶不與我同其制裁，以示等威也。試觀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五刑，一曰笞刑，二曰杖刑，三曰徒刑，（註云，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四曰流刑，五曰死刑。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發遣，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總徒准徒亦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近邊者七十五日，邊遠沿海邊外者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噫嚱，一部大清律例，僅死刑爲滿漢所同適用，而復多設條例，於滿人特爲寬假；其他四刑，則皆於滿人無與者也。同犯一罪，漢人充軍於極邊煙瘴者，滿人枷號九十日而已。然則滿人何所憚而不蹂躪漢人？漢人何所恃而敢對抗滿人？彼不過失旬日之自由，而此則亡身破家以殉之。觀夫各省駐防，仇視我族，備加凌折，而莫敢與較，二百六十年如一日，何怪其然也？尤可恨者，乾隆以前，旗人犯盜劫案者，刑部於題奏時，夾籤聲明，情有可原者，輒減免之。至於乾隆，則故斬而不與。然其所據之理由則曰：『民人犯法，可云愚氓無知。若我滿洲，身居貴顯，素風淳樸，忽覩此等下流敗類，實爲愧憤難釋，不可不痛加懲創以息

澆風。』見東華錄 其賤視我民族若此。悲夫，刑罰之不平等，其原因全生於貴族政治，此眞清律之特色。而我民族自有刑法史以來，未蒙之奇辱也！

二私權之不平等。 私人之生括，無與國事，此與民族勢力消長之大源，無關係者。然彼滿人既行貴族政治矣，則自必爲其本族謀特別之位置，於是私權遂有種種之不平等。其最大者，爲強佔土地所有權。皇朝通典卷二云：『國初以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百姓帶地投充之田，設立莊屯，自王以下及官員兵丁，皆授以上田，俾世爲恆產，嗣後生齒日繁，凡盛京古北口外新闢之壤咸隸焉。其官莊有三：一宗室莊田，一八旗官兵莊田，一駐防官兵莊田。』夫所謂『無主荒田』，蓋藉口於乱後離散，不可稽考。然稽諸稗史，則強奪力佔之慘象，蓋不忍言。滿奴入關以後，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雖在民人，尚有被逼脅投充爲奴者，況乎莊田？謂曰無主，誠無主矣。人且爲奴，田安有主？試稽戶部簿籍，官莊之在近京各州縣者，凡數百萬頃，此皆吸人之血，敲人之骨，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以之自肥其族者也。至於各省駐防莊田，則尤類肆刼。卷三云：『直隸江蘇浙江陝西山西河南所設駐防官兵，均量給莊地。』『順治四年給江寧西安駐防旗員園地，江甯人六十畝至百八十畝不

等，西安人二百十有五畝至二百四十畝不等。』『六年外省駐防官員初任未經撥給園地者，撥給；應給地六十畝以下，戶部撥給；六十畝以上者，奏請撥給。』此其爲虐，且肆於各行省。譬若大盜入主人家，飽掠贓物，則分諸儕偶，所謂富貴毋相忘者也。然滿奴不肖，拙於營生，曾不數年，典賣殆盡，於是又剝掠漢人所有以肥之。東華錄乾隆五年詔：『我朝定鼎之初，將近京地畝，圈給旗人，在當日爲八旗生計，有不得不然之勢。其時旗人所得地畝，原足以資養贍。嗣因生齒日繁，恆產漸少，又或因事急需，將地畝漸次典與民家爲業，閱年久遠，輾轉相授，已成民產。今須將從前典出旗地，陸續贖回。』『於是定民典旗地，減價取贖之令。凡地不論契載年限，以十年爲率。在十年之內者，照原價。十年以外，減價十分之一，每十年以次遞減。至五十年外者，半價取贖。』夫以國帑爲旗人贖地，此國帑何自來？仍取諸吾民而已。且典賣之初，出於雙方之契約，今則挾國力以臨之，强其必從。又定爲減價取贖，以重苦吾民，瘠漢以肥滿，莫此爲甚。凡此皆所以裕八旗之生計也。然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況彼本獸種耶？百年以來，養生無術，日以憔悴，有由然矣。至其禁旗人不得爲商業，本出於貴農賤商之意，以爲貴族不當親賤業也。且彼之深意，固尙有在。彼欲其族專從事於

政事上軍事上之生活，而不以他業分其心理，故科舉亦非所重，不獨商業爲然矣。要而論之，彼於旗人之私權，獨優予之，以爲所以肥之也。不悟其流極因坐食而致貧乏，至今日尚爲一難解決之問題，美疢之喻，其信然乎！

如上所述，滿清之貴族政治，可見一斑矣。今欲破此貴族政治，別無他道，唯恃民族主義而已。夫民族主義，由種族觀念而生者也。設有他族來盜吾國，而殘吾種，則必達驅除之目的而後已，即使其屈意交驩，博施仁政，亦決不恕。必如是然後不爲孑義煦仁所浸淫，而搖惑失志。是故我民族在今日，當困心橫慮，以求民族主義之能達。民族主義充達之日，即貴族政治顛覆之日。蓋民族主義之目的，不僅在於顛覆貴族政治。然本實既撥，枝葉必盡，我民族而能實行此主義乎？可以決胡運之終窮也。

若夫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則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鑠者。雖二百六十年來，專制政治，益以進化，此由演而愈進，非滿人之專咎也。故建民族主義，可以顛覆貴族政治，而決不能顛覆君權專制政治。使我民族而僅知民族主義也，即目的既達，而君權專制政治，曾不足損其毫末，亦

猶明之取元而代之，於種族界生變動，而未於政治界生變動也。蓋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實承六千年君權專制政治之舊，而於其中，更加以貴族政治。譬如因人之平地，而建樓臺於其上，以峻崇其階級。民族主義，平此階級者也。若夫基址，則非民族主義所能動搖，是故欲顚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當建民族主義；欲顚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當建國民主義。國民者何？搆成國家之分子也，以自由平等博愛相結合，本此精神，以爲國法。法者，國民之總意也；政府者，國法所委任者也。故曰法治國，故曰立憲政體。由之而政治根本，與專制大異。自國家機關觀之，專制則以一機關用事，而無他之機關與之分權；立憲則其機關爲統一的分科，立於分功之地位，而非立於越組之地位者也，立於關係之地位，而非立於鈐制之地位者也。自個人權利觀之，專制必不認人民之自由，故國家對於個人，衹有權利，而無義務；個人對於國家，衹有義務，而無權利。若立憲，則國家與個人皆有其權利，有其義務者也。此其相去，何啻逕庭？而立憲政體，有君權立憲民權立憲二種。語君權立憲之由來，大抵其政體本爲君權專制，迨國民主義日發達，政府人民互相反抗，而求相調和乃立憲法。是故立憲君權國之憲法，其中根據事實而不合法理之汚點，皆國民所未嘗以血

潮而去之者也。我民族而持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以向於吾國之前途也，則其結果，必為民權立憲政體，可預決也。

雖然，有至難解之問題焉，民權非能驟然發生者也，其發生也有由來，而其進也以漸。觀乎歐洲，古代為國家專制時代，（古代非無主張民權者，然與近世民權學說，不可謂同。日本法學博士筧克彥所著法學發達史云：「古代個人主義之發達，雖有遙勝於近世之初期中期者，然其個人主義，非能如近世之伴自覺之人格之觀念，此其根本的之相異。」此語最精。）降乎中世，則為寺院專制時代。迨近世，因古文復興宗教改革之結果，而個人之自由發達，趨於積極。至十八世紀，而奏革命之功。至十九世紀，而食民權之果，其間遞演遞進，皆有階級途徑之可尋。今吾中國以六千年之慣習，而欲其於旦暮之間，遽翻前轍，而別開一新紀元，毋乃求治太急而不慮其躐等而蹶乎？雖然，為斯論者，慮則甚遠，而見有未至也。夫國民所恃以為國者有二：一曰歷史，二曰愛情。因歷史而生愛情，復以愛情而造歷史。蓋國民固有歷史之遺傳性，然必其所際遇，與古人同，然後樂於因循。若其遭值者，世局人心，均開前古所未有，而外緣之感觸，有以濬發其愛情，則因比較心而生取舍心，因取舍心而生模倣心，其變至繁，其進必烈。中國與西洋相交際，視日本為先，而其革新，後於日本，坐地廣人衆，未易普及耳。循是以往，危亡

則已，否則必變，無可疑也。是惟當濬國民之愛情，以新國民之歷史；求所以濬其愛情者，自心理以言，則爲教育；自事實以言，則爲革命。顧教育爲衆所咸韙，而革命則有遲疑不敢頷者；以謂革命之際，國民心理自由觸發，不成則爲恐怖時代，即成矣，而其結果，奚啻不如所蘄，且有與所蘄相違者，求共和而復歸專制，何樂而爲此耶？此其言誠當於理勢，下流者有見於此，則姑求一日之富貴；有志者有見於此，則旁皇憂慮，而無復之，民氣之不振，此說爲之也。顧以余所聞諸孫逸仙先生者，則足以破此疑問，請以轉語我民族。（先生今去東京文成不獲往質有誤會否不敢知也）先生之言曰，革命以民權爲目的，而其結果不逮所蘄者，非必本願，勢使然也。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二者常相抵觸者也。使其抑兵權歟？則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權歟？則正軍政府所優爲者，宰制一切，無所掣肘，於軍事甚便，而民權爲所掩抑，不可復伸。天下大定，欲軍政府解兵權以讓民權，不可能之事也。是故華盛頓與拿破崙，易地則皆然。美之獨立，華盛頓被命專征，而民政府輒持短長，不能行其志。其後民政府爲英軍所掃蕩，華盛頓乃得發舒。及乎功成，一軍皆思擁戴，華盛頓持不可。蓋民政之國，必不容有帝制，非惟心所不欲，而亦勢所不許也。拿破崙生大革命之後，寧不知民權之大義，然不

掌兵權，不能兼政權，不兼政權，不能伸民權，彼既藉兵權之力，取政府之權力，以爲已有矣，則其不能解之於民者，騎虎之勢也。而當其將卽位也，下令國中民主與帝制惟所擇，主張帝制者十八而九。是故使華盛頓處法蘭西，則不能不爲拿破崙；使拿破崙處美利堅，則不能不爲華盛頓；君權政權之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二人所能爲也。中國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之流，一邱之貉，不尋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專制，後之革命者，雖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結果將不免仍蹈前轍，此宜早爲計者也。察君權民權之轉捩，其樞機所在，爲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而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定此關係，厥爲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復兼政權。譬如既定一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利義務，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犖犖大者悉規定之。軍政府發命令組織地方行政官廳，遣吏治之，而人民組織地方議會，其議會非遽若今共和國之議會也。第監視軍政府之果循約法與否，是其重職。他日既定乙縣，則甲縣與之相聯，而共守約法。復定丙縣，則甲

乙縣又與丙縣相聯，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國民而背約法，則軍政府可以强制。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咸相聯合，不負當履行之義務，而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强，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成功，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後，軍政府卽欲專擅，其道無繇。而發難以來，國民瘁力於地方自治，其繕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爲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磐石之安，無漂搖之慮矣。先生之言，大略如是。嗟夫，自今以往，無眞正之革命軍則已，苟其有之，其必由斯道，以達國民主義之目的。我國民當沈毅用壯，以向於將來，毋自餒也！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顚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國民主義，以顚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

與南洋同志書

漢民按：此書寄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同時介以一書云，弟爲此事，與兄爭執者屢。兄之所言，

固有至理，兄望我至切，我非木石，寗能無動？惟竊思果弟一人以一死爲快者，則誠無以對兄；而今所爲決不如是。自信前仆後繼，事方興未艾也。如是，則弟亦可告無罪於吾黨矣。此時距出發之期不遠，遺書之事，弟恥爲之，故前此不復注意於此。今者小人離間，競集矢於中山，弟不能爲中山分謗，已可愧矣；反被人傳言弟與中山有隙，分道而馳，——商報公然宣布——則遺書之事，雖爲可恥，亦不得不冒爲之。今草寄南洋同志公函一封，乞兄代存，俟事發後爲之郵寄中與日報登載，以塞宵人之口。

南洋同志公鑒：弟自昨歲小除夕離星嘉坡以來，遂與諸同志不復相見，至於今將一年矣。此一年中爲此事之故，來往奔走，僕僕不定其居。屢接諸同志來書，殷殷存問，所尤不忘者，庇能及仰光同志，曾電召弟往，而弟皆未嘗一報；每念及之，輒悚然不安。顧弟所以不敢報書者，以既承諸同志存問，不能不述近狀以告。將以實相告耶？則事尙未發，不能預言；將飾詞以相告耶？則是欺也，以是之故，竟躊躇而不報。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故預爲此書，託友人漢民代存，俟弟事發後，卽爲代寄，以補前此疏忽之過，望勿以遲延爲罪，幸甚幸甚！

抑爲朋友者，於臨別之際，必有贈言，况將死之時耶？惟弟所欲言者，平日已宣於民報及中與報，而民報第二十六期所載革命之決心一文，則將生平所爲文字，約而言之，請卽以此爲弟將死之言可也。惟弟於將死之時，猶有所歉然於中者，則以今春弟將爲此事，平生師友，知而責之，以爲死之易，不如生之難，以當艱屯，其所諄諄責備者，弟心識之矣。顧以革命之事，條理萬端，人當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擇其一而致力焉。既致力于是，則當專心致志，死而後已，然後無負于初心也。弟既致力於是矣，而年來與諸同事往來于目的地，相約前仆後繼，期於必制狂虜之死命。故雖聞師友之督責，亦一往而不留，亦以耿耿此心，可對於師友也。然死者長已矣，至于生者，因將來革命之風潮日高，而其所負之責任亦日重，其勞瘁苦况，必有十倍於今日者。弟不敏，先諸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此誠所深自愧恧者。望諸同志於死者，勿寬其責備，而於生者則務爲團結以厚集其力。惟相信而後能相愛，惟相愛而後能相助。毋惑于讒言，毋被離間於羣小，毋以形迹偶疏而睽其感情，毋以行事過祕而疑其心術；蓋有此四者，往往使團結力爲之疎懈，凡諸黨派所不能免，而秘密性質之革命黨則尤不能免。至如近日某某等佈散流言，離間同志，是其一例，願諸同志愼之

也。嗟乎！革命之責任，必純潔而有勇者，乃能負之以趨，非諸同志之望而誰望？願諸同志同心協力，固現在之基礎，努將來之進行，則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東升矣。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言盡于此，伏維自愛！

與漢民書

北京炸彈事件發見，吾友汪精衛與黃復嘉遂落彼虜之手。二人爲革命黨之良友，即滿虜之深仇，既得之而不敢遽戕害之者，以彼當僞稱預備立憲之時期，將以緣飾內外人之耳目。且知黨人絕無懼死之志，前仆後繼，勢所必然，彼虜爲已中慴，乃勉强以寬大之狀，欲冷澹黨人之怒，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據中外各報皆云，精衛供詞洋洋數千言，而虜乃不敢發表一字，蓋懼其所言之足以勸天下人也。保皇黨人無恥，無賴，乃竄入警醒攝政及國會不開等語，鬼蜮之徒，良不足較；而其他各報亦多妄事推測，幾於無一能知吾友決心之所在。嗚呼，吾不能脫吾友於虎狼之吻，吾豈可更使吾友受誣不白，賚志以歿耶？吾負有爲吾友辨正之義務，而猶慮所言不盡吾友之

本懷，幸吾友手書數通，猶保存於余手，讀之可以具見吾友之志。不肖如我，不煩更贊一詞。斯世有欲知吾友此次行動之本意者，請讀其書。抑吾友之志，即同事黃君等之志也。悠悠之口，當漸沮而自息矣。漢民附誌。

精衛己酉年三月十九日手書

昨得三月十一日來書，謂暗殺之事足阻革命之前途，弟讀竟不覺太息久之。平日相與論事，弟之所見，恆不如兄之精審，惟今度弟自信所見較真。蓋兄驟聞我事而下評論，而弟則自丁未以來，蓄此念於胸中，以至今日，千迴萬轉，而終不移其決心。昔人有言，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譬諸螺旋之釘，弟之所思，已循至螺旋盡處，凡兄此書所言，與某某書所言，皆弟所經過者。今舉而評之如下：

（一）謂此事徒促虜軍隊警察之進步，此言頗嫌其過於簡單。數年以前，虜極昏迷，我亦幼稚，兩無進步之可言。就今日及以後虜與我相對之狀態而思之，可舉六端：一曰因我進步虜亦進步；二曰因虜進步我亦進步；三曰因我不進步，虜亦不進步：四曰因虜不進步；我亦不進步；五曰虜進步而我不進步；六曰我進步而虜不進步，就此六者觀之，因革命黨之行暗殺，而加意於陸軍警察之進

步，此固意中事，所謂因我進步虜亦進步也。然則我不進步，虜亦不進步矣乎？徵之事實，則殊不然。數年以來，虜軍隊警察之進步，有目共睹。近者陸軍部日催各省依限於一年以內練成陸軍二鎮。然則虜不因我不進步而亦不進步明矣。是故希望我進步，而虜不進步者，祇可徒附之冀幸；而慮及因我進步虜亦進步者，亦當知此爲不可逃之事實；尤當知因我進步而虜亦進步，猶愈於我進步而虜不進步也。是故爲今日計，虜既因我之進步而亦進步，我亦當因虜之進步而亦進步，高材捷足者先以得之而已。夫爲吾黨謀進步，其事有爲虜所不及知者，（例如祕密運動）有爲人所共見者。（例如既起兵及暗殺事。）爲虜所不及知，則我進步而虜不進步；此所最宜法力謀之者也。無如革命黨之行事，不能以運動爲已足。縱有千百之革命黨，（此指眞革命黨）運動於海外，而於內地全無聲響，不見有直接激烈之行動，則人幾幾忘中國之有革命黨矣。故運動與直接激烈之行動相須而行，廢一不可。而直接激烈之行動既予人以共見，卽無術以使虜之不從此加意於提防。然不能因避虜之加意提防，而遂停止其直接激烈之行動。是所謂因我進步，虜亦進步，猶愈於虜進步而我不進步也。

（二）謂此事徒使虜加意粉塡僞立憲之舉動，兄論此事，極爲透切。弟前亦與念及此。惟兄書結論云，『故爲中國計，爲多數人計，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卽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亦斷不可起。蓋此皆使吾敵之魔力反漲，國民愈生迷夢者也。』然則吾黨將持消極主義以沒世乎？吾有以知兄必不謂然。兄之意以爲勉求起一有充分之武力能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也，此卽弟前書所謂『成軍』也。兄之目的，全與弟同。惟如何而得達此目的乎？其不離運動與直接激烈之行動兩者，明也。旣不離直接激烈之行動，則兄之反對此舉，又何爲者？且兄亦嘗於別一方面思之乎？全露馬脚之立憲大綱，尙未足醒國人立憲之迷夢，而粉塡之舉動日日未已。（此兄所已言者。）卽以吾粵論，官界紳界商界學界，皆孜孜然以六月初一及九月初一，選舉諮議局紳爲唯一之大典。彼僞立憲之劇，固日演於舞台以炫人之觀聽，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不惟爲滿賊所竊笑，且令國人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以爲前者猛進不已之革黨，今亦捲甲收兵，聲響都寂，是非心折於虜廷之銳意立憲何以如此？是益足以堅其信仰立憲之志耳。今後吾黨若無直接激烈之行動，其結果必出於此。如俄羅斯，如土耳其，立憲之詔宣佈之初，一時人心爲之稍靖；迨眞

相既露，羣始大譁。此時衆怒必較前爲烈，然而政府已於曩者人心稍靖之時，肆力豫備種種壓制之魔力。魔力既盛，悍然撕去假面目而不顧，而人民莫如之何，惟有水愈深，火愈熱，無可自脫，輾轉就死而已。今者彼虜民賊，卽用此手段，吾輩於其初言豫備立憲，已洞燭及之。故民報中與報上之論文出於兄與弟二人之手者，對於此事，不啻垂涕泣爲國人道也。則奈何可於滿賊演立憲劇之時，使吾黨盡戢其直接激烈之行動，以殖滿人之信用，而導國民以入於迷夢也耶？是故因滿賊之密藏馬脚而不爲直接激烈之行動者，其言雖亦有見，然念及吾黨戢其直接激烈之行動，則人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而倍增其信仰。其爲害于人心者爲尤大也。固知革命黨之勢若漸斂，則滿賊無所忌憚，怠於粉飾，其假面目爲漸揭露；然尤當知彼必養足眞魔力，然後撕去假面具也。假面具終有揭露之時，能于其末揭露之前，而先灼見之，且擊破之以告人者，惟有革命黨。今于戴面具之時欲一揭破之，使國民知不肯受欺者固大有人在，則直接激烈之行動必不可已也。(三)謂此事傷吾黨之元氣。此論據薄弱，零星散碎之革命軍足傷吾黨之元氣，弟詳論之矣。至於暗殺，不過犧牲三數熱血同志之性命而已，何傷元氣之有？若並此數人之性命而亦吝之，則何必組織

革命乎？譬如煮飯，當爇之以薪，薪盡而飯熟；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乎？若謂人才難得，當積以求之，不當零星散去。須知所以求人才，欲其爲用也。得而不用，何求之爲？若謂今非可死之時，弟非可遽死之人，則未知何時始爲可死之時，而吾黨孰爲可死之人也？以吾之意，吾黨除自殺外，凡爲黨事而致死者，皆可云死得其正。兄無以愛我之故，矯爲不衷之言也。

以上所言，於兄所難者，剖析殆盡，未識兄以爲何如？

後略

按吾友此事蓄念已久，然吾與孫中山君，及一二同志，屢泥其行，其意皆欲吾友爲木鐸，不遽爲血鐘也。吾友所言，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譬之炊飯，以已爲薪，曾不念其已當爲釜者，故終不能回吾友之意。關於此事，往復辯論者數，而此書最爲明白詳盡，故錄之。時距北京事件一年，閱者亦可知吾友非一時慷慨赴死者矣。

精衛酉己年十一月十五日書

前函草就，復念世人性質好崇拜死人而批評生人，此風大不可長；欲爲文以正之，使知生負

委曲繁重之任者，其難固有甚於死者也。惜匆遽之際，爲文不能詳，然亦已簡括言之，煩登諸中興報上，即作爲弟之絕筆可也。

革命之勇氣由仁心而生者也，仁心一日不滅，則勇氣一日不息，故能毅然以身爲犧牲而不辭。

欲犧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恆，二曰烈。恆乎，烈乎，斯二者欲輕其難易，權其輕重，非可以一言盡也。設譬以明之：譬之治飯，盛米以鑊，束薪燒之，鑊之爲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蝕，火不能鎔，飽受熬煎，久而不渝，此恆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担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志者也。薪之爲用，炬火熊熊，傾刻而燼。顧體質雖燬，而熱力漲發，飯以是熟，此烈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種者也。夫捨鑊與薪，飯無由成，即取其一而舍其一，飯亦無由成。欲致力於革命者，亦當深念及之。則當度德量力，擇其一而爲之，不必較其難易，權其輕重，第視己力之所能爲而已。

今欲舉革命黨人之有恆德者之一人以爲代表，則以最先進之一人當之，孫逸仙先生是也。

今欲與革命黨人之有烈德者之一人以爲代表，則亦以最先進之一人當之，史堅如先生是也。吾黨人欲於恆與烈擇其一者，其視此矣。而語其本原，則曰由仁心而生之勇氣。

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

諸君，

今日是實業部演講會第三日，亦卽是最後之三日。演題是『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第一日邵元冲先生的演講，將歐美實業發達之歷史，及大戰前後歐美各國之實業狀況，詳細說明。第二日廖仲愷先生的演講，將中國實業狀況及產業落後之原因，詳細說明。聽了邵先生的演講，可知道歐美因爲實業發達之故，在國內釀成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國外釀成掠奪殖民地的趨勢。這種趨勢，直使地球上五大洲，有三大洲半，改變了顏色。地球上五大人種，有三大人種半，陷於滅亡或奴隸的境遇。其意義可謂非常危險，非常重大。聽了廖先生的演講，可知道歐美的帝國主義，已侵入中國。要使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地圖跟着變色，人種跟著滅亡或做奴隸。其意義可謂非常重大，非常急迫。邵先生的演講，好像說明一種流行病正在世界上猖獗，廖先生的演講，好

像此一種流行病已流到中國來了。然則今日的演講，便好像說明對於這一種流行病，應該如何醫治，只是兄弟才力薄弱，恐怕不能勝演講之任。只不過略述一些愚見，來引起諸君的討論便了。

所謂救濟方法，說來本有種種，好像對於疾病，有種種藥劑。只要他能對症，能有效，便是好。不然便是壞。如今試將中國過去及現在所用方法，略加敘述，並附以批評。

帝國主義之侵入中國，第一幕悲劇，便是鴉片戰爭。那時候，英國對於中國，和對於其他各處的殖民地一樣，照例的要達到他掠奪原料消售商品種種實業上的願望。為達到這些願望，不惜以武力來壓迫中國。那時候中國雖然沒有十分明瞭他的用意，却還知道抵抗，只是抵抗的方法，太不高明。我們廣州人，總還記得那時候有一段狠可笑的故事，是『楊侯爺擺屎桶陣』。以一個身經百戰的楊芳看見英國軍隊的槍砲利害，却認為是一種妖法。便去徵發滿城裏的屎桶，擺在城上，要將汚穢之氣，來壓治他。試問這些方法，如何能有效驗呢。從那時候，一直鬧到庚子，中國依然想不出別樣抵抗的方法。只不過把擺屎桶陣，改做練拳頭舞大刀。其沒有效驗，可不是和屎桶陣一樣。如今批評起來，不能不說這些方法是至愚極蠢。然而帝國主義為達到他的願望，不惜以

武力來壓迫中國為阻止他達到願望，不惜以武力來抵抗。却還是針鋒相對。

庚子以後，中國因為抵抗的方法沒有效驗，便索性不去抵抗了。大家抱着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來歡迎帝國主義。歡迎他到中國來掠奪原料，消售商品，歡迎他來制中國實業的死命，歡迎他來制中國社會經濟國家財政的死命。一般人民，漸漸的以洋貨為時髦，以國貨為背時的東西。這種見解，漸漸的成為風氣。更有少數的敗類，依附帝國主義的勢力，為虎作倀。於是一種『買辦式』始而流行於實業界，終至流行於政治界。及至買辦式有了左右中國政治的勢力，中國之離去亡國滅種，便不遠了。他們提起了從前攏屎桶陣，練拳頭，舞大刀的人，都大笑的說是野蠻。其實他們的愛國心和人格，比起從前那些人，真真是有雲泥之隔。如果照着他們這樣的做去。殷鑒不遠，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洲及南洋羣島的棕色種人，以及印度緬甸安南，便是榜樣。

如上所說，抵抗是不可少的。如今所要研究的，祗是抵抗的方法。舊的抵抗方法，我等已知道不適用了，則不能不更求新的抵抗方法。好像我們對於一種流行病，舊的藥劑，不能治愈，則不能不更求新的藥劑。剛纔說過，這種流行病，是由世界傳到中國來的。因此我們研究新的藥劑，便不

能不求之於世界。如今世界的現狀，就一方面說，歐美是帝國主義的發源地。其他三大洲有半，是帝國主義的對像，便是所謂殖民地。所以全世界裏頭，顯然分出兩個階級。然而就他一方面說，便是歐美的國家裏頭，也顯然分出兩個階級。剛纔說過歐美各國實業雖然發達，可是土地資本都操於極少數人之手，以致釀成國內貧富不均的現象。同時因爲掠奪殖民地的緣故，這一國也來掠奪那一國也來掠奪互相掠奪的結果，變成這一國和那一國的戰爭。因之便有所謂戰勝國和戰敗國。而所謂勝敗，不過暫時的現象，不是恆久的現象。所以戰爭便無終止，惟此之故，歐美的人民，大多數的人民，都痛心疾首的，要解決這些問題。爲解決這些問題，便有了許多答案，這些答案，便是剛纔所說的藥劑，也便是剛纔所說的方法了。如今試將這些答案，略述一下。

一是社會政策。他的內容，對於社會經濟組織，如土地制度資本制度等，並沒有設法改造。只不過想做些彌縫補苴的功夫。例如調劑資本家，改良勞働者待遇等等，一些溫情的政策。這些政策，雖然有時會出風頭，只不過揚湯止沸似的，並沒有根本解決的效用。有些人還痛恨這些政策，足以淆亂根本解決的目標，以爲有不如無。這些政策，都是偏於國內貧富不均一方面的。卻是對

於國際戰爭一方面也有些類似的政策，如國際聯盟等等。這些已成爲空想，甚至已成爲笑話。

一是社會主義。他的內容，對於社會經濟組織，如土地制度資本制度等等，主張根本改造。要將私有制度改爲公有制度，以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他並且知道這樣的根本改造單行於一國以內，是不能有效的。必須普行於各國，然後可以成功。故他主張聯合各國被壓迫的階級，一致努力以求實現。這樣，各國戰爭的原因，便根本取消了，世界上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兩階級，便也根本打破了。

從前倡導社會主義的，不過根據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道德心。祇是一種理想，沒有實行的條件。所以被稱爲理想的社會主義，又被稱爲烏托邦社會主義。自從馬克思發明了唯物史觀，然後社會主義有了實行的方法和步驟。所以被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別於理想的社會主義。

科學的社會主義，後來又有許多派別。然而他的究竟目的，是沒有不同的。簡單說來，便是剛纔所說，將土地資本等等私有制度，變爲公有制度。只不過達到目的之方法有許多不同便了。例如主張以和平漸進的手段來達到目的者，謂之改良的社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等便是。主

張以革命破壞的手段來達到目的者，謂之革命的社會主義。其中更可別爲兩大派，一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亦可名爲集產主義，或國家共產主義。一是蒲魯東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亦可名爲無政府共產主義。這兩大派的理想，最顯著的分別，一個是取得政權，一個是要否認政治。一個主張由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主義的理想。一個主張由工團直接行動，以工團替代國家組織，來實現主義的理想。

以上所說，不過是一種舉例的方法。關於社會主義，流派繁衍，學說深富，斷不是這短時間的演講，可以說明的。如今所以用這一舉例的方法，無非借來說明世界上對於實業問題，已有了這些答案，可以作爲解決的方法，至於那一種方法最爲適宜，不外剛纔所說的，只要能對症能有效，便是適宜。世界的流行病，雖祇是一種，而各國家各民族感受的程度，却不必盡同。因而所採療治的方法，也就不能一律。只不過對於大原則，却都是逃不了的。說到這裏，似乎應該將各國療治的方法，略述一下，以作參攷。然而因爲時間的限制，只能把一個最舊的，和一個最新的，來做舉例。

那一個是最舊的呢，便是維新五十餘年來之日本。當歐美帝國主義的風潮，捲到東亞，日本

與中國，是陷於同一境遇的。而日本因國小民寡之故，較之中國，尤爲岌岌可危，差不多要和安南緬甸一樣的失敗了去。然而日本何以能至今存在，且有獨立進步的現象呢？當美國兵艦初到日本停泊海口的時候，在美國是藉以示威，在日本果然舉國震驚。一般人民，看見小島似的兵艦，泊在海面，都覺得莫知其然。有些志士見了這樣，又怕又恨，便提議，約一班同志，各帶斧頭鑿子，泅至兵艦旁邊，將他鑿沉。誰知作了半刻，竟和螻蟻咬鯨魚似的，分毫沒損。那時候日本志士的知識，也和楊侯爺擺屎桶陣，義和團練拳頭舞大刀差不多。却是日本志士，自此以後，對於歐美科學文明，得了深刻的印象，刺激起比較的觀念，和模仿的興味來了。維新的思想，便從此發軔。那時候，日本的天皇，是主張攘夷的。大將軍却是主張開港的，判斷起來，自然是大將軍的識力優於天皇。日本志士，既然知道維新，自然是贊助大將軍以反對天皇的。誰知不然，日本志士，沒有不擁戴天皇的，因而發起『廢藩覆幕』的運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從來要維新必先要改造政治。要改造政治，必先要革命，這是一定不可易的。日本那時候，政治上的大權，在大將軍不在天皇。所謂天皇，不過是個虛器。而大將軍的基礎，却是建築於封建制度之上。幕府與諸藩，聯成一氣，把持政權。日本志

士，看淸題目，知道革命的目標，在打破封建制度。故以『廢藩覆幕』爲革命運動的標語。所謂擁戴天皇，不過爲一種手段罷了。日本志士，因爲看淸題目，所以政治改造，便告成功。可憐的中國，自曾國藩以至張之洞一班人，都沒有這樣的眼光，一直的糊塗下去。康有爲一班人，便更走入邪路了。日本政治改造成功以後，一般志士，現出本來面目，再也不說什麼攘夷了。一面開港，一面舉國一致的努力於維新事業。將歐美新發明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盡量的輸入，盡量的模仿。幾十年間，造成今日强大的地位。不但是歐美的帝國主義，不能侵入；不平等條約，老早消滅；領事裁判權等等，老早消滅；政治外交，完全獨立；便是實業經濟，也有一日千里之進步。日本人民，至今舉行什麼開港祭，來紀念開港的好處。一樣的黃面皮人，安南緬甸等，因帝國主義之侵入，而至於滅亡。日本却因帝國主義之侵入，而刺激其發榮滋長，這祇由於知道抵抗與不知道抵抗之一念啊。日本從前用斧頭鑿子，希冀鑿沉美國兵艦，抵抗的方法，是何等笨拙。至於今日，已以艦隊與美國爭衡於太平洋上。抵抗的方法，是何等進步。我們中國，擺了屎桶陣，練了拳頭，舞了大刀，至於今日，索性連抵抗的念頭也撇掉了。茫茫世界，只讓日本替黃面人爭氣，這是怎麼說呢！

日本的維新光明的一方面，如上所述。至於黑暗的一方面又如何呢？剛纔說過，日本對於歐美盡量的模仿，自然連歐美的實業制度也模仿了去。如邵先生所說的，歐美實業狀況，一樁樁的都移殖到日本去了。國內貧富兩階級，登時便顯著出來。歐洲大戰時候，正是日本對外貿易最得意的時候。民國七年的約略統計，日本實業界，每年獲利至十三萬萬元。一般實業家暴發戶的形象，無處安放。在旅館裏住一日，數元或十數元的結賬，却賞給了幾百元幾千元的茶錢。弄得非暴發戶不敢去住旅館。這也可說是窮奢極侈了。却是米風潮便也暴發於那時候。據一個中學教員的自述，說全家妻子，已經有三個月不能拿魚來下飯了。中學教員的境遇，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極少數的人民，雖然因中日戰役，日俄戰役，日德戰役，得了不少的歡笑。然而大多數的人民，一片呻吟痛哭之聲，已從那些歡笑裏，直透了出來了。

日本國內貧富階級的軋轢，已經和歐美一樣，歐美所不能解除的痛苦，日本一樣不能解除。至於國際呢，日本從前恐怕受歐美的侵略，把自己變成殖民地。如今却已和歐美競爭，要將他人來做自己的殖民地了。滅了琉球，搶了臺灣及澎湖列島。滅了高麗，搶了滿蒙一帶種種特權。榨取

他人的脂膏和血汗，以滿足自己掠奪原料消售商品的欲望。比之歐美，更覺無微不至。所差的，歐美是取之於異種人，日本卻取之於同種人罷了。這種現象，所生出來的結果，不外被壓迫者之反抗，與掠奪者之競爭。所以日本一面很高興的做壓迫同種人的事業，一面戰戰兢兢的做日美戰爭的準備。這兩者有一不如意，便該倒運。馬克思說得好，『資本家自己掘墳墓來埋葬自己。』帝國主義者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我們看清了日本光明和黑暗兩方面，便知道日本光明的原因，在於早自覺悟，能抵抗得住歐美帝國主義之侵入。這一方面是我們所贊歎羨慕的。其黑暗的方面，在於惟知盡量的模彷歐美，亦步亦趨。歐美步趨的時候，猛跌一交。他以為這猛跌一交是必要的，也就撲冬的跌了下去。換句說話，便是不知采用社會主義。我們中國一班時髦學者，見了這樣，便以為步趨日本，是必要的。猛跌一交自然也是必要。換句話說，便是將實業發達了再算。社會主義且勿談起。這種謬誤，眞不可恕。須知日本維新在五十餘年以前，那時候，歐美貧富階級，還沒有現時這般懸絕。社會主義研究，還沒有現時這般精密，日本的猛跌一交，在情理上還可原諒。到了現時，日本已和歐美一樣，積

重難返。欲求將社會經濟組織根本改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所以日本大多數人民，已經焦頭爛額的，不知所措。我們中國維新已較日本落後了五十餘年。眼睜睜的看着全世界爲社會問題，徬徨岐路。而社會主義又淸淸楚楚的已指引了我們一條大路，我們一定還要學他人從前猛跌一交的玩意兒，跌入深坑裏或火坑裏去，那可說是毫無人心了。

以上把最舊的說過。何以說他是最舊呢？因爲這是五十餘年前的事。如今該把最新的說一下了。何以說他是最新呢？因爲這是六七年來的事。人人知道，十八世紀驚天動地的事，是法國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世界政治革命的導師。二十世紀，驚天動地的事，是俄國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世界經濟革命的導師。民國六年之冬，俄國多數黨推倒克倫斯基政府，實行他們的主義和理想。他們的領袖和黨徒，都是相信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起初的時候，似乎要卽刻實現國家共產制度。然而不久便行新經濟政策，將國家共產主義的目標，移到遠些。此中原因，有些人說，這是豫定的計畫，當然的步驟。起初是以軍事便利爲目的，後來是以推行政策的次序爲目的，並非矛盾。有些人說，這是因時制宜的手段。起初原欲卽刻實現國家共產制度的，後來感覺環境的困

難，纔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對付一切。這正是俄國領袖之善於適應。這正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如今要詳細說明這些事實，一來材料不多，二來兄弟的知識有限，三來時間不夠。只得舉一個重要的例，來說明了。我們聽了邵先生所說，已經知道十九世紀之後半期，俄國的經濟基礎，已由農業移於工業。工業的革新，次第舉行。政府之極端保護政策，更促進這般趨勢，產業之集中，幾幾乎和西歐諸國匹敵。於是勞動問題之發生，社會主義之運動，隨之而起。俄國多數黨得志之後，便要實行勞働者管理工場的計畫。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發布命令各工場受僱之工人，選舉代表，組織工場委員會，以管理工場諸般事業。不消說得，一般資本家便逃得無影無蹤了。工人得了管理工場的權利，固然高興，可是資本問題，怎樣解決呢？漸漸的資本缺乏，迫於眉睫了。一來沒有本錢來經營調度，二來沒有本錢收買原料和燃料等件，三來沒有本錢來支付工錢。這三樣一來，工場的經營，便有不得不停止之勢了。所以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五月，全俄經濟會議，便生出『工人管理工場制度』和『國有工場制度』兩派之爭議。因爲鑒於情勢，『國有工場制度』，便占了優勝。於六月二十八日，發布命令，將工場收歸國有。這就較之工人管理工場

制度，容易辦些了。只是那時候的國家和政府，也是缺乏資本的。弄來弄去，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五月，俄國國民經濟會議，便決定全國之中小工業，得由國家貸與私人辦理。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七月五日發布命令，規定貸與之程序及方法。其命令之內容，極爲重要，今述其大概。

一，高等經濟會議，以一定之期間爲限，對於個人或團體，以國有工業貸與之。

二，貸與人僱使勞動者，要依從所有關於勞動法規之標準。

三，貸與人就於其工場之製品，於法令之範圍內，得自由處分或販賣之。

四，除裁判判決之外，政府對於貸與人，不得爲事業之收回，或特許條件之變更。

自此之後，中小工業，便漸漸的移於民業。有些人說道，『俄國放棄了共產主義了。』其實照第一二三項看來，便可恍然如此設施和現時資本制度之社會，大有不同了。至於大工業，因爲需要大資本的緣故，竟將來貸與外國人。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布命令，其內容大概如下。

一，政府以一定之年限，得貸與國有工業。

二，貸與人僱使勞動者，於關於勞動法規之範圍內，得爲任意之處分。
三，貸與人於法令之範圍內，得自由處分其生產品，且輸出其幾部。
四，在特許年限中，不有沒收放下於事業之財產，以歸國有。
五，特許年限完滿之際，政府得以相當之代價收回之。
六，特許條件，無貸與人之同意，不得變更之。
七，貸與人關於生產之方法，行顯著之技術之改良進步，政府與以特別之保護。

此命令不止以工業爲限，耕地，森林，礦山等，亦在其內。在發布此命令之時，俄國政府豫定計劃，要將森林三十八處，礦山十九處，貸與外國人，有些人說道，『這不止是放棄了共產主義，簡直是歡迎外國資本主義之侵入了』。殊不知他有了第二第三兩項，外資儘管輸入，也無妨害。這正是能駕馭外資，而不爲外資所駕馭啊。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千頭萬緒。以上所述，不過舉工業一端，來做個例證。其餘各端，也就可以類推了。俄國的新經濟政策，以後還有變更沒有，此時不能豫言。但專就新經濟政策而論，俄國的決心勇氣，要將社會主義，逐步實現，已非其餘的國家所可企及

了。

以上所述，還只是就俄國國內社會經濟組織來講。至於國際，又何如呢？俄國君主專制時代，是以帝國主義加入的。及勞農政府時代，帝國主義，早已放棄，却不能不防備他國以帝國主義相加了。如今舉一兩個例來說：在工人管理工場的時候，俄國政府，還沒有決定改歸國有。却因為對德講和，派遣拉甯到德國做代表。那時候，德國政府，有些意思，希望俄國，將德國資本家在俄投資及經營之事業，於政府保護之下，依然作為民業，繼續存在。德國政府這種希望，於俄國前途，關係極為重大。如果俄國答應這種要求，不但各國一定援例照樣，便是俄國的資本家，也自然會和德國資本家結合起來，躲在德國資本家的背後，指揮操縱。新建設的社會制度，便被他破壞無餘了。拉甯探得這些息消，急忙致電俄國政府，請其從速發布工場國有命令，以杜絕德國政府此項要求。並且使德國政府於和約上承認俄國之國有工業制度。俄國政府接了拉甯來電，便毅然決定發布國有工業政策。這一場糾紛，纔得消弭於無形。及至俄國政府發布大工業貸與外國人之辦法以後，法國政府，認為機會來到，教唆波蘭資本家，利用這個機會，將俄國軍略上之主要點，設法

貸得以便擺布陰謀。幸而俄國政府偶然發覺，急忙將特許取消，纔算了事。看這一兩個例，便可知俄國防禦帝國主義之情形。至於練赤衞軍，以抵抗列强聯軍的干涉，事實顯著，更無容贅說了。

說到這裏，兄弟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照俄國現在情狀，如果有人恭維他道，『巳經實現國家共產主義，』俄國政府的領袖必然拱手的說，『不敢當，不敢當。』誰知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有人說是『已經主張共產。』幷且說是『廣州政府已決定於本年四月一日實行共產』究竟這些話是恭維呢，還是刻薄呢？中國國民黨也只好說『不敢當，不敢當』罷了。

俄國的經濟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聽了以上所講，可以明白。然而俄國這一場革命，不但於俄國有極大的影響，幷且於世界也有極大的影響。可以說是促進了先進各國的經濟革命運動，和喚起了世界上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是無可疑的。

以上所說一個最舊的例，和一個最新的例，我們可以明白。實業之救濟方法，既須明瞭目前的環境，又須明瞭將來的趨勢。明瞭目前的環境，方纔能定出步驟。明瞭將來的趨勢，方纔不至於一交跌入坑子裏。不然，縱有藥方，而既不對症，又沒效用，還是等於無藥方啊。

如此，我們便要研究中國實業的救濟，應該用何方法。廖先生已將中國實業之狀況，及產業落後之原因，詳細說明。對於產業落後之狀況而來救濟，無疑無貳的，是發達產業了。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明白中國今日共產二字，實在說不到。因爲中國今日實在是無產可共啊。然而有一問題，於此產業要怎樣纔能發達呢？換句話說，產業是靠誰去發達呢？如果照現時這樣的土地制度和資本制度，則發達產業的權柄，必操於極少數人之手。因之產業發達所得的利益，也必歸於極少數人之手。大多數人民，不但不能因產業發達，而得着利益，反因產業發達，而受着痛苦。正和歐美日本覆轍，一般無二。則中國又何貴有產業發達呢？所以企圖發達產業的時候，不但當注意生產的方面，同時還要注意分配的方面。孔子說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寡是指生產缺乏，不均是指分配不均。春秋戰國時代，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不要緊的。如今是世界交通時代，生產缺乏的結果，便會受帝國主義者所宰制。故此我們不能不患寡。但只患寡，是不夠的。歐美日本的覆轍具在，故同時不能不患不均。既然如此，便須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全國人民，在這公平的基礎之上，共同生產。他的生產力量，自然來得又普遍，又偉大。而且生產共同，享受也共同，寡的問

題，從此解決，不均的問題，也從此解決了。孔子復生，定然也點點頭兒，說是不錯的。

如此說來，我們可以明白要對於中國實業之狀況而施以救濟，惟有發達產業，要發達產業，惟有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這是不生異議的。如今要問的，是如何而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了。

要答這一問，至少要略知道本黨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的內容，不外兩樣。一是平均地權，一是節制資本。這兩樣便是『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之最適當方法。而且對於中國現狀，是極對症而又極有效的藥劑。

如今要問的，是怎樣平均地權了。要明白平均地權的意義，先要明白地權的意義。經濟學家眼光中的土地，有三種要質。（一）是面積。我們所行着的，站着的，住着的，都離不了土地，那塊土地，橫有多少，縱有多少，便叫做面積。（二）是肥富。一粒種子，種在地下，靠着地土的滋苦長成穀米，或長成樹林，所以叫做肥富。（三）是位置。一樣的土地，在交通阻塞之處，和在交通便利之處，地的價值，便有大大的分別。在工業寥落之處，和在工業繁盛之處，他的價值，也有大大的分別。所

以叫做位置。我們要知道，土地之於人類生活，有重大關係。差不多除了空氣，便算他了。人無空氣，不過五分鐘便不能生存，空氣是人人可以呼吸的，眞正算得是共產。然而這話也不免於樂觀，試想沒錢的人，住在又偪窄又汚穢的屋子裏，和有錢的人住在又高闊又通爽的屋子裏，他們所呼吸的空氣，其質的清濁，或量的豐歉，同不同呢？空氣尚且如此，何況土地。古人形容貧窮的人，說他貧無立錐，就是說他連立錐的土地面積都沒有。所立着的，都是別人的土地，住着的更不用說了。講到肥富，地主安坐而食油粘白米，佃農終歲勞動，利用肥富，種出穀子，舂成白米，供給地主自己却要靠落花生和白薯芋頭來充饑。爲什麼這樣，無非因爲土地屬於地主，故此肥富也屬於地主。單拿面積和肥富來講，已經知道土地影響於人類生活之重大，眞個是一有百有，一無百無。至於位置，比起以上兩者，更是緊要。我們知道全國土地，都是以位置之不同，而定價值之不同的。通都大邑的土地，俗語叫做寸土寸金。比起荒村僻壤的土地，價值相差，自幾十倍以至幾萬倍不等。拿一個例來說，廣州市長堤西濠口附近的土地，每一畝的價值，十八萬元。比起他處，相差何止百倍。比起廣州市以外各處，相差何止千近萬倍。上海黃浦灘的土地，價值却比廣州市長堤西濠口的，

又更貴了，同是一塊的土地，因爲旁邊開了馬路，或築了鐵路，價值登時就飛漲起來。因爲附近闢了商場，立了工廠，價值登時也飛漲起來。所以有土地的，便不愁窮。沒土地的，無論有如何本事，不能不受有土地的種種的敲詐勒索。古人說有土斯有財，眞眞是不錯的。只是論起來，那些馬路鐵路商場工廠和那地主本沒相干的。然則因爲開了馬路，築了鐵路，闢了商場，立了工廠，而使土地增加價值。這些價值也和那地主是沒相干的了。然而地主却安安穩穩的，享受那沒相干的利益。那地主是何等的僥倖，社會却是何等的寃枉呢。所以許多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不應歸私人所有，這實在是正當的道理。孫先生的平均地權，却是準於道理，而定出一種不偏不激的辦法。他的主張是，『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在一定時期以後，私人之土地所有權，不得超過法定限度。』這樣一來，一班地皮友，收買土地，安坐而收社會生產之利益，並且藉以操縱社會生產之野心，便不得不消滅了。『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定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這樣一來，原有的地主，將價報實，政府便照價征稅。將價報低，政府便照價收買。日後那塊土地，因爲交通工業的影響，增加價值。無論增加至幾十倍幾萬倍，

他所能坐享的，還是固有的價值。至於其餘的價值，既然是社會使之增加的，也還是社會來享受他。種種公益的事業，便不至經營無着了。一方面不剝削地主固有的利益，一方面維護社會生產的利益，這便是平均地權的概略。

如今要問的，是節制資本了。所謂節制資本，不是節制資本的數量，是節制資本的用途。孫先生建國方略中實業計畫，說得最爲詳細。他將實業分爲國家經營與私人企業兩種。『凡事業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之，兼以法律保護之。』這是規定私人企業的範圍。『凡事業之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這是規定國家經營的範圍。這樣一來，一方面不束縛私人之活動能力。一方面不使私有資本制度得以操縱國民之生計。這正和俄國的新經濟政策，髣髴相似。俄國將中小工業貸與私人，將大工業貸與外國人。其目的一在使私人資本得以供活動社會經濟之用，而不能爲社會經濟之害。一在駕馭外資，以開發大工業，而不爲外資所駕馭。俄國是由失敗的經驗得來的知識。孫先生却是在於俄國革命以前，運用自己的思想，豫先替中國革

命以後，想定種種計畫，他的機器借款論，便是駕馭外資之絕好方法。為中國之產業發達計，所不可不采用的。可是國人對於孫先生的實業計畫還沒有十分認識，這眞是一件缺憾的事啊。

明白了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概略，便可以知道這都是『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之最穩當最適宜的方法。若將這兩樣做到，一面可引中國到產業發達的路上去，一面可使中國不蹈歐美日本分配不均的覆轍，釀成社會革命的慘禍。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除了這樣，再沒別的方法了。

有些人說，『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中國人人得共同生產，共同享受，固然是好。只是一般實業家，聽了這話，未免失望。因為實業家辛辛苦苦，無非想享些豐亨豫大的幸福。如果地權平均，資本節制，那裏還有這些指望呢。』這些說話，未免過於誤會。如今一般社會主義者，因為看見社會貧富不齊，既覺得為富不仁者，帶着無量數罪過。又覺得一般人民都在那裏受着痛苦。所以本身提倡儉樸，來表示自已的理解，安慰自己的良心。一班沒有見識的人，看見他們這樣，便以為社會主義者，惡富好貧。他的主義實行之後，定然人人都變成乞丐模樣。殊不知社會主義者的究竟目

的，正是要人人皆富。吳稚暉先生說得好，『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是要將來人人都在街道上鋪着地氈行走，坐在游廊下，看着街上風景，一面吃飯。』試閉目想想，這是何等豐亨豫大的氣象呢。比之自己坐在一間鐵網似的房子裏，黑暗而美麗，吃着飯，聽着街上窮民啼飢號寒的聲浪，心中的苦樂，總不同罷。須知人類的欲望原有兩種。一是使用欲，一是支配欲。飢而思食，渴而思飲，寒而思衣等等，都是使用欲。日常生活，由簡樸以至於奢侈，程度雖有等等不同，都是在使用欲的範圍內。不惟不應該令他缺乏，且應該令他適當而充滿。如果不能適當而充滿，便是社會的缺乏，應該想法子來補救的。至於支配欲呢，却是超出於使用欲之上的。專想以自己的權力支配他人，這種支配欲，却是人類衝突之根源，不可以不限制的。例如古人往往說『富有四海，』或『富有天下。』試想想，合四海天下之富，以爲己有，自己那裏用得這許多。可見不由於使用之需要，而由於支配之野心了。邵先生說過，美國的汽車大王科特，每年應納政府所得稅五百萬元，他每年的收入，其數可以類推。他要這些錢作何用呢？他一個人，連他一家子，終身使用，也使用不了這些錢。然則他所以要這些錢，不是爲他的需要，不過爲博得一個大王的頭銜罷了。這和古代帝王思想的人，殺

了無數的人命，做成皇帝，然後說一句『吾今然後知皇帝之貴，』有什麽分別呢？我們明白了支配欲與人生幸福無關，其與人生幸福有關的，惟有使用欲。社會主義的實行，正所以供給人類使用欲之需要，使其得以適當而充滿。至於支配欲，却是社會主義所限制的。大約稍有良心的人，也決不至於有這些野心罷。然則實業家又何所失望於社會主義呢？況且民生主義，與所謂社會主義系統條理還有許多的不同。如剛纔所說過的，民生主義實行，我們中國人一方面能抵抗外國帝國主義，不容其侵入。一方面能使國內人民，共同生產，共同享受，使用欲各得適當而充滿。這眞是太平世界，人人得所。無論誰人，必然都歡欣鼓舞以求其實現的。

以上所述，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除了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沒有第二樣，我們總可以相信。如今所要討論的，是怎樣的來實行這些救濟方法。

我們第一要知道的，這些救濟方法，必須是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方纔能當起實行的責任。如果國家和政府不是人民的，如何能爲全民的利益着想。全民的利益，又如何能寄託於他的手裏呢？所以人民如果要握着經濟權，先要握着政治權。二十世紀之政治運動，無非藉以取得經

濟權，從而保障已取得之經濟權便了，這可說是天經地義，不消多說了。

於是我們第二要知道的，人民如何纔能取得政治權呢？辛亥之役，推倒四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和二百六十餘年之滿洲壓制，人民總可以取得政治權了。誰知却被一般北洋軍閥，一把奪了過去。於是人民不得不向北洋軍閥來收回。論起北洋軍閥，他的地位和力量，如何比得上有四千餘年歷史之專制君主，和有二百六十餘年歷史之滿洲呢？只是他的背後，却有外國帝國主義存在。人民要將他推倒，外國帝國主義却要將他扶住。人民一連將他推倒了幾次，外國帝國主義一連將他扶起了幾次。有癸丑的討袁，便有各國大借款來扶住袁世凱。有丁巳的護法，便有日本大借款來扶住北洋派。有癸亥的反直運動，便有各種巧立名目的借款來扶住曹吳。這些都是公然的事實，無論怎樣，不能掩飾的。這般軍閥，恃着有外國帝國主義，在他背後，就把什麼公理和民意，都不放在眼裏。一味的賣國殃民，無所不至。鬧了十三年，人民還沒奈何他。究竟那些外國帝國主義，以何原因，和這般軍閥，如此的要好呢？是不是這般軍閥的外交方法好呢？是不是這般軍閥的內政方法好呢？哈哈，這些話，只怕軍閥自己也不好意思承受。然則原因究竟在那裏呢？如果

不把最近百數十年來世界歷史看得清楚，再也不得明白。如今邵先生廖先生，已經清清楚楚講了出來。外國帝國主義，既然要將中國來做他的殖民地，以便掠奪原料，消售商品。假使一旦中國把政治現狀改造一番，跟着經濟現狀也改造一番。那麼中國便有抵抗外國帝國主義侵入的力量，他們意中的殖民地便憑空的翻了過去，和他做對等的强國了。你想他們願意不願意，着急不着急呢？所以他們逼住想出了一條毒計，在中國抓些軍閥，來做傀儡，利用他去對付民黨，壓迫國民。使中國革命事業中途停頓，政治問題，沒得解決，經濟問題，沒得解決。然後他們方纔可以把心放下。一面扭扭捏捏的說，『中國的內亂，使各國商務，受其影響，損失不少，』他們誠然不顧中國內亂，因為內亂是反抗軍閥的運動。他們最希望的，是連這些運動都沒有。全國人民，一味的昏昏沉沉，由他擺布，這纔是他們惟一情願呵。舉一件最近的事來說，舊年曹錕想做總統，便將金錢收買議員，來做猪仔。一時烏煙瘴氣的，惹得人人笑駡。有人說道，『曹錕這樣胡鬧，恐怕各國不能承認罷。』我們聽見，幾乎忍笑不住，說道，『越發胡鬧，各國越承認得快。』果然曹錕就職，各國便一致的承認了。有好些人，還莫名其妙。只有顧維鈞，最為伶俐。人只道，『顧維鈞做了外交總長，替曹

錕帮忙，所以各國承認得快』却不知道『顧維鈞善窺風色，知道各國承認，所以趕快帮忙。』這樣顛倒的見解，不知阻遲了中國幾多進步，眞是可歎。我們綜合了種種事實，敢決然說道，不抵抗外國帝國主義，是不能推倒軍閥的。一個軍閥推倒了去，又一個軍閥扶起來了，還如沒有推倒一樣。有人說道，『抵抗外國帝國主義，談何容易呢！』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這只看我們國民的決心和團結力至怎樣的程度便了。

以上所說，頭緒雖繁，賅括起來，不過幾句。第一步是，推倒軍閥，抵抗外國帝國主義。第二步是，建設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實行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便是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要把第一次大會以後，至第二次大會以前所經過的政治狀況作一個總報告：這個時期當中，差不多是兩年，在這短少時間，所能報告的，只是一些重要的事件。而且關

了軍事方面，尚有蔣介石同志報告；財政方面，有宋子文同志書面報告。不過說及政治，不能不連帶到軍事財政方面，不說到便不能明瞭，所以兄弟今天所說也要把關及軍事財政的，說個大略。

這兩年中政治狀況，可以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從第一次大會以後，到總理北上奮鬥，就是由十三年二月至十一月。

第二個時期是從總理北上奮鬥到總理逝世。這個時期很短，但關係卻甚大，就是由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四年三月。

第三個時期是從總理逝世一直到現在，就是由十四年三月到十五年一月。

先說第一個時期：自從第一次大會發出宣言說明中國之現狀，解釋三民主義之眞諦，幷決定了最低限度的政綱，大會閉會後自應遵照政綱去實行，但可惜那時種種障礙都還未除去。黨的最高權力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理當時要把軍事上的同志都加入在內，所以如楊希閔李烈鈞柏文蔚譚延闓都任爲中央執行委員。總理之意，是想將軍事上的同志合攏起來，實行大會的種種決議案，使大家能眞實在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不料這個意思卻絕對不能實現。楊希閔劉

震寰都在廣州有最大的軍事上的勢力，却都不願意眞心實行總理的主義。其時許崇智同志還在上海，至三月後才回廣州。譚延闓同志孤軍駐在北江，後來以出發東江，受楊希閔軍隊之壓迫，生存尚且不敢必，更何從說到發展。雖然由總理召集各將領，開過幾次軍事會議，通過了許多重要提案，到底也是陽奉陰違，絕無辦法。一次總理見得湘軍太痛苦，十分受不住了。他們當時有四句很傷心的話，是『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不得埋』但楊劉部下却盤據要津，把全省財政通通拿在手上，簡直不肯放鬆一點，給湘軍可以生存。記得一天總理在軍事會議席上有過十分沉痛的話。他說『滇桂軍各軍官，你們趕走了陳炯明，我是很感激你們的。當時我在上海沒有一點實力，原本不想回到廣州，止是想用心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後來你們都派人來到上海，要求我卽時回到廣東，自誓要實心擁護我，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因此我才決意回來，誰知你們都是戴着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我是革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國家有益，我就約同廣東的父老兄弟一齊犧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們把我的家鄉這樣蹂躪，而於國事是毫無益處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塊辦事，我不得不和

你們離開，我要回香山去了。』當時楊劉諸人聽見了這話，都說『大元帥今天何必生氣，你要我們怎樣，我們都服從你就是了。』總理因此才提出財政統一的辦法，這個議案當場一致通過了；但後來一點沒有實行，各軍依然是就自己勢力所能及的就隨意搶收分割了去，到底是毫無辦法。到九月十三日總理決定北伐，委廖仲愷同志做財政部長兼軍需總監，又兼廣東財政廳長，把財政全權交廖同志一人負荷。總理就和譚延闓同志出發到韶關。當時廖同志有一個通電是很沉痛的，電中說及廣東的財政情形；如果各軍都肯捐除私見，則拿現在的收入，借給各軍是很夠的，如果各軍仍舊是任由這些嬌兵悍將，貪官汚吏，隨意剝削人民，則必至軍隊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窮苦。這電的目的，在勸各軍交還財權。各軍也跟着發出許多响應的電，但却只是一個空言，沒有一個人肯交一個錢出來。廖先生因此親到韶關再見總理，說明在這個情形之下，叫他做財政當局，也是無用的。不特不能實行什麼財政計劃，就想籌一點餉也是沒法的。與其使他做財政當局，不過是空替大元帥多擔一個惡名，不如准他辭職，還容易使人民知道不法軍隊把持的罪過。廖同志因此就不做財政當局，專在中央黨部辦理黨務，并任陸軍軍官學校黨

代表，實心從事政治訓練的工作。這時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是這樣情形，簡直是萬事都無從辦起，與第一次大會以前是一樣的沒有分別。但自從蔣介石同志受總理命令，組織陸軍軍官學校以後，和廖同志及各同志用很大的精神，替革命事業打好了一箇隱固的基礎。此事蔣介石同志另有報告，此時不必詳說。此外還有兩件大事，也於革命事業的基礎，有極大的關係，而且和軍事是聯絡在一起的，一是外交方針，一是農工運動。農工運動，中央黨部另有報告，如今把外交方針敘述一過。

要敘述外交方針，必要補說總理聯俄一切的經過。本來總理致力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既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不能不取銷不平等條約。既要取銷不平等條約，便一定要問到這些不平等條約，究竟從什些地方來。由此推究，即知從鴉片戰爭後的南京條約，英法聯軍後的北京條約天津條約，一直到庚子聯軍後的辛丑條約，以至民國四年的日本二十一條件，都分明是帝國主義者之作祟。因此反對帝國主義，實是總理的，亦即本黨的向來目的。不過在辛亥革命未成以前，却未曾明白提出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一個口號。到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總理

就職臨時大總統宣言，才說出『吾人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同時要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這兩句話，實在卽是取銷不平等條約的眞義。不平等條約的罪過，就是要中國單盡義務而絕無權利。所以那時雖沒有明言取銷不平等條約，但單這兩句話，說起來已很惹起外人的注目了。民元二月，總理辭職，來到上海，赴過一次租界外人的歡迎會，就已經明白說過他所要求於各邦人士的，是要把租界交回我們中國。這可說是中國取銷不平等條約的第一聲。但從這日起，外人的報紙，便開始訕笑總理，決心帮助袁賊世凱去反對中國的革命黨了。外國帝國主義者，更答應袁賊的大借款，因此才有民二東南的戰爭，袁賊卽利用大借款以掃平東南幾省的革命黨。因此才有民五的洪憲帝制。因此才有民六日本再利用段祺瑞，給以參戰借款及各種借款三萬萬以維持日人之二十一條件。此時可說已是革命黨與帝國主義者短兵相接的時期無法而可以避免的了。民六俄國革命既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一致攻擊蘇俄，詆之爲過激，誣之爲地獄。但那時總理便說，俄國革命必定成功。歐戰中的同盟國協商國都一定失敗。民七總理在廣州辭去大元帥職，復回上海，因爲深恨帝國主義者之日日把蘇俄造謠，曾打一個電與蘇俄，慶祝他的成功，鼓勵他

合這一點覺得高興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對陳炯明，與本黨的組織方法宣傳方法都表示失望。他并且斷定香港帝國主義者必不容廣東政府的發展，陳炯明與總理，一定不能相容。這些話他對廖仲凱同志和兄弟都一樣說法，對別人如何說則不得而知。是時中國共產黨曾和吳佩孚有來往；馬林也曾去見吳。他說吳的才力比陳炯明高過十倍；但可惜他總不懂什麽是政治。兄弟因此聯想及以前曾有一部份同志，批評李大釗同志不該和吳佩孚來往，須知道在那時候，李還未加入本部。他拿共產黨員資格與吳來往，確是有的。他想用吳幫助共產黨，做國民革命事業，這是革命黨常有之事，有什麽可以反動。一直到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以後總理蒙難廣州，八月十五以後，亡命上海，其時中國共產黨員很替總理抱不平，才陸續來加入本黨。最先加入本黨的就是李大釗由張繼介紹來的。李當時曾對總理說明他是第三國際黨員，是不能脫去第三國際黨籍的，不知總理能否許可接納他。總理答他，這不打緊，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儘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員加入本黨的便多起來了。後來蘇俄又派越飛到中國，他到上海時會見總理；并且會聯合發表一個宣言，大家都承認中國現在最急切的是反抗帝國主

義。不久越飛因為抱病由上海到日本東京。總理命廖仲愷同志和越飛同行。彼此在熱海全住了一月。此時東方人未知道的許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詳。如俄國之現狀，俄國對東方被壓迫民族之態度，與俄國何以想和中國攜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十二年春間廖同志由東京回廣州幫助總理做聯俄的工作。當時許多同志懷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堅決去幹，其中實有原故的。因為有一個月之久和越飛互相辯論，把各種問題通通研究過了。由此總理與蘇俄的關係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夏間總理更派蔣介石同志赴俄。蔣同志到莫斯科時，列寧已經病重；但也見過托維斯基諸人，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和共產黨森嚴的紀律，遂為後日回國改組本黨和開建黨軍之一大動機。總理從此便決定與俄攜手了，共同奮鬥，程度又進一步，蘇俄也決定，想幫助東方民族革命，非幫助本黨不可，非幫助總理不可。因此才派鮑羅庭先生到來廣東，其時正當陳炯明林虎的軍隊，陷了石龍，攻到廣州近郊。用盡了滇桂粵湘鄂豫諸軍，才把他打退。鮑先生到粵後與總理商量許久，才決定改組本黨。因此才有十三年一月本黨改組之事。可惜的在第一次大會時，恰正接了列寧逝世的凶耗，總理當時甚覺悲痛，曾停會兩天誌哀；并親自出

席追悼列寧大會，演說他哀悼列甯的感想。大家須知這時各國還沒有一國承認蘇俄，雖然第二國際的首領麥唐納，正在初就英內閣總理之職；但和蘇俄還未有恢復國際的關係。而我們廣州的革命政府，却已明白爲列甯開追悼會了。其後俄國復派加拉罕到中國，商量中俄協定事情。蘇俄當時本也知道如果和廣州商量這個協定，很可以使中俄關係更加明瞭；但我們的政府尙在實力未充，卽使訂定，也效率很小。所以不能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量。只要確實的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便和甚麼人訂定，也都是於中國有益的。因此加拉罕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訂定了中俄協定。其時兄弟剛奉總理命令，到北京去和同志商量進行北方黨務，會和加拉罕談過。他直說他也曉得曹琨不能代表中國的，不過利用曹琨現在的地位，商定了中俄關係，把從前俄皇時代訂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通通取銷，先把此事作一個結束而已。中俄協定成功後，更使本黨與蘇俄的感情又深一點。但因此同時更受帝國主義者的汚蔑。他們見得本黨聯俄，無法破壞，就在上海天津香港各地的外國文報紙日日造謠，猶以爲未足，更想利用到實力來破壞，因此遂有是年十月十五日商團之變。此事原委因爲八月一日，商團團長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由粵漢路總理

許崇浩介紹，到軍政部領到一張買槍的執照。此照發出之後，不到四天，大批槍械便已由那威船運載入口。總理當時非常震怒。因爲各國賣給軍火與中國人民必須先得中國政府之許可，才可以訂立合同。如今領到執照止是四天，槍械便已入口，顯然是老早交易妥當，且已經運到，不過候等騙到執照，才火速進來。所以總理便把槍械扣起，并且從嚴查究；但因此便引起商團之罷市。英國帝國主義者竟敢公然於八月二十七日致一件類似哀的美敦的通牒，給我們的外交部，說是聽聞我們已定開礮攻打商團，如果是實事，英國的海軍司令官，也就命令艦隊開礮攻打我們的官吏。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條，實是同等的國恥，以總理之志氣，此時更憤到不可言狀了。可是同爲當日的環境太惡，也不得不要對於商團委曲求全。這也并不是同爲怕外人的勢力，實在因爲楊希閔范石生廖行超那班驕兵悍將，已經和商團勾結，不肯奉總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團，而商團因爲恃在他們有兩個後盾(一)是英帝國主義者，(二)是我們政府統治下的驕兵悍將，曉得我們一定不能打他，因此才有十月十日的慘案。商團挾恃槍械把雙十節徒手巡行的學生農民工人肆行屠殺，連死及傷，至有數十人之衆，政府至是不能更忍了。只得把自己尙能

調動的軍隊，如許崇智的粵軍，李福林的福軍，吳鐵城的警衛軍，樊鍾秀的豫軍，和黃埔軍校的學生，合攏起來，於是月十五日才把商團打倒。因為打倒得很迅速的緣故，到後來商團派人到港要求港督出兵。港督說『已經完了，來不及了。』這便是商團勾結帝國主義來推倒革命政府的一段故事。商團之所以勾結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所以利用商團做工具，固然因為總理以聯俄為外交方針，故不惜百端破壞。然農工運動之擴張，亦是做成此次反動的一個原因。本來本黨對於經濟方面之主張，早已於第一次大會宣言中，解釋明白。是年并會開過實業講演會，說明了總理的實業計劃和本黨的政綱，一面幫助農工，一面也保衛商民。不用說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兩項政策，於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什麼不利，而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正是對於經濟落後的現象為對症發藥。無如那些土豪買辦却着實冥頑不靈，認為這就是過激，這就是大逆不道。其冥頑不靈的狀態，恰如從前官僚紳士，反對民主制度認為犯上作亂一般，遂至不得不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反噬革命政府。當時革命政府外則受帝國主義之欺侮，與北洋軍閥之壓迫，叛軍之侵擾；內則受驕兵悍將之牽掣，土豪買辦之毒螫，眞眞是重重迫脅，幾乎窒息。在此時期，本黨除了忍辱負重，準

備一切革命的工作以外，實無何等表現。是爲第一個時期。

現在要說到第二個時期了。這個時期是由總理北上起，至逝世止。總理北上之目的，當時很多人以爲總理是要和軍閥合作，要和段祺瑞張作霖妥協去分政權，這是錯的。但是總理也知道國人會有這種誤會，故此到了上海之後，便邀上海全體新聞記者談話，說道『我這次北上是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待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待帝國主義的。』由這一段話看來，就可知道總理北上的目的是早已決定的了。當時總理還說道：『我負着這個責任北上，是很危險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國民衆能夠了解就是。』隨後總理並且曾到日本，要求日本民衆也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幫助我們中國革命，取銷不平等條約。所有議論，都載在『孫中山先生經過日本之言論』一書，不必詳細報告。原來總理到上海時，已受租界外人的壓迫，後來由日本到天津，法領事竟不許總理通過法租界，更不許在法租界住。北洋的軍閥，因此便說總理在外交上的感情不好，不知道總理的主張和帝國主義是針鋒相對的，當然會引起帝國主義的反動。記得當時張作霖也曾和兄弟說：『我從前以爲孫先生是個什麼難說話的人，今日才知他原

來是一個溫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國公使都不贊成孫先生的，大概是因爲孫先生聯俄呀。你可否請孫先生拋棄他聯俄的主張，在我張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國公使都要和孫先生要好的。』當時我答他說：『孫先生爲甚麼聯俄呢？因爲俄國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國也都以平等待我，孫先生便都可以和他們要好的。』張作霖至此見話不投機，便不再說了。因爲他們這時正在和外交團商量，把尊重不平等條約做承認臨時執政的條件。到十二月十四日，許世英葉公綽兩人到天津見總理，總理這時的病略好一點，就問他：『聽說臨時執政已經接受外交團尊重不平等條約的通牒，是不是呢？』許葉兩人答『是的。』總理當時便很生氣，說話也比平常洪大而急促。我勸總理不必再多說話，總理才對我說：『你和他們說去罷！』總理在這時候雖然是病，從未有發過熱，自從聽了段祺瑞接受外交通牒這一段話，着實生氣，是晚便發熱起來。固然總理所患的病是肝病，大家知道是不治之症，但覺病的加重，可以說是實在因這一氣的。後來我和許世英葉公綽兩人說：『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原不只是孫先生的主張，自巴黎和會就已經提出，後來因爲巴黎和會會長克里滿梭說這事不是巴黎和會所能解決的，可以留待將來國際聯盟去解決。所以和會才

把這案保留，以後到華府會議，我國還是提出的。這是全國國民的運動，你們單是要弄穩一個執政的地位，便連這件大事也輕輕棄掉，如何做得。』他兩人問我怎樣辦，我說：『你們執政復牒，可以說外交團的來牒，暫時可以承認，但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是全國民衆的要求，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現在執政和廣州革命政府的領袖孫先生合作，孫生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爲當務之急的，執政當然同意並且要幫助的。』如此可謂最低限度的讓步了。許葉二人都說：『好，我們就這樣告訴執政這樣辦罷，』是晚我們把此事報告總理，總理說，且看他們怎樣再算。誰知他們後來對于此事，竟沒有辦到。十二月卅一日總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當時總理是打算病好再來奮鬥的。不料段祺瑞此時，却主張召集善後會議，以替代國民會議的預備會議。總理爲委曲求全起見，于十四年一月十七日通電（就是令人注意的篠電）主張善後會議應加入職業團體代表。以爲如果達到這個目的，卽是有眞正的民衆主張在內，則我們的預備會議的主張也可以退讓。誰知段祺瑞對這一點也沒有誠意，所以總理才吩咐黨員，不許加入善後會議。到一月廿六日總理的病愈重了。其時就有一部分的不肖黨員，不遵黨的決議，加入善後會議。至於馮自由江

維藩等，又組織什麼同志俱樂部，不惜變節賣身，以達他升官發財的目的。這班人還說我們利用總理的病，以破壞孫段合作呢。以上就是總理和段祺瑞絕交的原因。總理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主張，雖然受制於帝國主義和軍閥，不能實現；然一般民衆，却已為總理的人格精神所感化，一致擁護此兩大主張。所以總理逝世之後，北京民衆有空前的追悼。五卅以來各處反抗帝國主義之高潮，及最近北京倒段之大運動，都是總理所播下的種子。總理雖然賚志以沒，然其成功已不遠了。

如今更說到第三個時期：自從總理北上以後，陳炯明以為有機可乘，又想作怪了。本來總理當出師北伐的時候，已經早把圍困惠州幷駐紮石龍的軍隊撤退，希望陳炯明也捐除成見，向福建方面進展。但陳炯明却反因此天天造謠，說某日解惠州之圍，某日克復博羅，某日克復石龍。到後來曉得總理病重，更加歡喜，一面聯絡滇桂軍做內應，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參加善後會議，勾結曾毓雋一班人，要求段祺瑞幫助他攻打廣州。因此才有去年二月間陳軍攻廣州的事情。此時譚組庵朱益之兩同志担任保障北江，許汝為蔣介石廖仲愷幾個同志出發東江。原約楊希閔劉震

竇共同担任破敵的無如楊劉袖手作壁上觀，遂不能不單獨作戰，卒把陳軍驅逐出潮汕以外。這事始末蔣介石同志當有報告，故不多說。自從東江平定以後，就發現楊希閔范石生等與林虎來往的函電，知道他們通敵的情形，這是陳銘樞旅長攻入興甯以後，在林虎司令部內找着的。此外更發覺了劉震寰親到雲南見唐繼堯，叫他派遣雲南軍隊攻打廣西直下廣東的密謀，一路由龍雲帶兵從百色入桂，一路由唐繼虞帶兵從桂林入桂，楊希閔却駐在香港與帝國主義者勾結，更和廣東的劣紳買辦勾結，叫他們打電給北京政府，推戴他做廣東督理。這般的陰謀毒計，已醞釀成熟。當時留在廣州的譚組庵朱益之兩同志覺得非常痛心，便派人到汕頭和許蔣廖諸同志商量，決定推倒楊劉的計劃。關於軍事的動作，也留待蔣介石同志報告。現在所說的只是政治上的設施，因爲我們覺得如果單是打倒了楊劉，而民國十二年來的惡化政治不能根本改造，也是無用。所以在去年六月一日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了一個嚴重的决議案，大致說明我們欲整頓中國，必先從整理廣東入手，而整頓廣東，又必先從整頓軍事入手。所以第一要軍事統一；第二要民政統一；第三要財政統一，軍需獨立第四要各軍都受本黨政治的訓練。這决議案定了之後，大本

營總參議代行大元帥職權胡漢民同志立即接受譚組安朱益之兩同志下了實行的決心，再由兄弟到汕頭見許蔣各位同志報告一切。大家都以爲這決議案無論如何要盡力使之完全實現。所以六月五日以後便開始攻擊楊劉，六月十二日楊劉打倒，我們便着手於國民政府之組織。大家有過極重要的商量，就是議決採用委員制。這個意思本來不自此時才有的。自去年一月廿六日總理入協和病院以後在北京開過一次政治委員會會議，大家的意思都是主張在總理逝世以後要實行委員制的，和在廣東政治委員的意思都是一樣。因爲總理在時，在本黨有這個總理，同時在本國有這個元首，總理逝世以後再無人可繼。而且在本黨總章第四章上面也淸淸楚楚說明是：『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爲總理』，幷不是說本黨設總理一人的。當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本黨總章草案，原設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爲總理決心改組本黨的意思，實在要把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但大會各代表都請求總理加入第四章，就是關於總理的那一章。因爲總理是有很長久的歷史的，中國的革命事業自開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領導。故本黨願意始終以總理爲唯一之領袖；總理逝世之後，本黨不復有總理了，推之以黨治國的理論，

則國家亦不復有元首了。而且就現在世界來說，也推委員制為比較好些。總理若在，大家都願意聽他的獨裁，總理不在之後，實無人能夠承繼他的，則委員制實為適應時勢的要求。可是決議以後，為什麼許久還不實行呢？就是因為其時楊劉還盤踞廣東，如果即時實行，他們一定有份列入委員，豈不是又把我們澈底改造的計畫通盤弄壞。故此直到六月中旬楊劉走後，才提出實行委員制這個問題。我們正想趁這個時候，從事種種建設，不幸於六月廿三日又有沙基的慘案發生，那天我們的民衆止是一個巡行，是響應五卅上海慘案及漢口九江各地慘案的巡行，實在毫無挑釁的意思。現在有些帝國主義者說我們首先開槍，但試想我們如果有挑釁的意思，斷不至于將巡行羣衆，都作密集隊伍，凡是稍有軍事常識的都不會有這樣做法。故此我們挑釁之說，不待辯而自明了。但是帝國主義者為何向我們挑釁呢？我們敢斷定這是帝國主義者向中國民衆的一種示威。我們打倒楊劉，不過旬日，便遇着這樣的帝國主義的示威，眞是最危急的時候了。我們那時是準備着犧牲的，就是失敗也不計及的。所以七月一日，國民政府便宣告成立，做了幾件大事。一是把國民政府的委員會組織妥當，二是把軍事委員會組織妥當，把各種地方軍的名目通

通取銷，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因為總理遺囑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就拿這國民革命四字做軍隊的名稱。我們做統一軍政的計劃，做統一財政的計劃。至於民衆方面，我們努力幫助香港罷工的工人，共同對待帝國主義，作一個極大的反抗。這些都是七月一日以後我們所做的事。可是我們一面努力，敵人却也一面給我們以很多的障礙。香港政府對於國民政府更出盡許多方法去破壞。他們以為國民政府一倒，罷工便不能持久。同時驕兵悍將也在反對軍事統一的進行。如魏邦平梁鴻楷等，就利用土軍排斥客軍的口號，以從事反動。本來在五月杪六月初的時候，蔣介石同志已率兵由汕頭經海陸豐以赴平山淡水，許汝為同志尚在汕頭，魏邦平去見他，張國楨帶楊坤如也去見他，商量兩個條件：(一)由魏担任聯絡粵籍軍官一致擁戴許同志。(二)由張担任聯絡葉舉熊略洪兆麟林虎等，一致擁戴許同志。當時許同志以為他們真正要擁護他，便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叫魏回到廣州幫助粵軍攻打楊劉；楊劉既倒，又叫莫雄帶領全旅送楊坤如回到惠州，當時守惠州的駱鳳翔，本來已經派人到大本營輸誠，許同志吩咐莫雄與楊坤如同守惠州，實是還不能相信楊坤如的，所以特叫莫雄監視着他。誰知莫自送楊到

妥當的。聽說廖仲愷之死，完全因爲主張共產。朱卓文如果是爲反對共產而打死廖仲愷的，怕什麼不敢承認，承認出來看看有沒有人替他幫忙。請你告訴特別委員會三位，此案還是鬆一點好。」吳鐵城當時聽到這話十分驚訝，不久就來見我們，把這事照直報告。我們由此知道此案關涉甚大，不止是文華堂一班人了。而二十一二等日接得報告，文華堂一班人胡毅生等，連日晚上去魏邦平家裏會議，夜深方出。二十三日李福林軍長特來見許同志說，現有一事不能不來報告。因爲胡毅生告訴我現在黨人已由粵漢鐵路開向河南，是要來打福軍的，你們須準備才好，同時幷有一個證人到來，他可以作證。說八月初間，曾在文華堂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朱卓文和林直勉坐在一處，口口聲聲說非殺廖仲愷不可。當時以爲他們是隨口亂說的，不料他們眞做出來。我們得這幾種報告，知道事已緊急，便卽於二十四日晚上，下令捕拿文華堂胡毅生林直勉一班人。當拿到林直勉後，由檢查員會問他，他總不答。我們因他是一個老黨員，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曾救總理出險，故以從優看待他。有一日檢察委員親到他房裏同他說話，一個人做事，要敢作敢當，你既做了，何必不說。他才說在檢察委員會問我，我是不說的。如今既然到房中來問我，我便說出來。他遂

親自寫了十幾張的供詞，如今還存在廖案審判委員會。供詞中直述推倒廖同志是他向來的主張；但謀殺一事，却沒有知道。他絕不想到，要推倒廖同志的結果就即是要殺廖同志。因爲廖同志是肯負責任的人，愈有人攻擊他，他愈是要幹的；受人攻擊就即行引退的，可以用空氣來推倒他。如廖同志這種人，想用空氣來推倒他是沒用的，其結果非把他殺死不止。供詞中還有一段話是說當他參預推倒廖同志的時候，有一個人說這事是一定成功的，香港方面可以有二百萬元的帮助。林直勉聽見這話，很覺得不安，以後就託病不再管這事，這算是林直勉尙有良心。香港二百萬元這句話，實和當日拿着的楊錦龍的供詞是一樣的。楊曾供出他當初本不敢參與這事。後來胡毅生說香港有二百萬元的帮助，他才決心參與的。可見此事是很確實的了。至於胡毅生被黨軍到宅逮捕時，他對兵士詭說，毅生現在胡漢民同志家中，兵士受騙，立即到胡漢民同志住宅，幾乎累着胡漢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機跑了。胡漢民同志知道有此意外之變，非常痛心。因爲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來聽他的話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於外間對於胡漢民同志種種謠言，如今已證明都是假的。以上所述，是二十五日捕拿文華堂一班人的事，所可惜的，只拿着林直勉，其餘

胡毅生林樹巍魏邦平諸人都拿不着。我們在二十五這日，還又拿了張國楨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一班作惡的軍官，幷解散了他們在省的部隊。梁鴻楷楊錦龍的罪狀，上頭已經說過，梁士鋒綽號梁士匪，和楊錦龍是一起的。這幾個人拿了之後，張國楨便來見許同志，說他對於此事，早已曉得。兩星期前魏邦平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曾在他家商議，如何推倒國民政府，幷連許同志也要推倒。當時他勸他們不可推倒許同志，以致失了主腦等語。許同志以爲張國楨現這樣說總還不是與謀的；但蔣介石同志則以爲張國楨做建國粵軍第五師師長，既然在兩星期前知道此事，如果早來報告，便不至鬧出如此大禍，於今才來報告。顯是明知梁楊梁諸人被拿，故急來卸脫。而且既然在他家會議，如何不算與謀。這等人倘不拿，那裏還有國法。於是便把張國楨拿了。兄弟對於此點與蔣同志同意。以上所述，是拿捕一班作惡軍官的事。梁鴻楷被拿之後，兄弟等隨命李軍長濟琛全赴江門將梁鴻楷所部妥爲處置。兄弟等辦理此事，頗受外間一班人的攻擊。究竟辦理得當與否，還要求大會的評定。不過也要要求大會明白，如果當時不這樣認眞辦理，則國民政府，必已爲一班反革命份子勾結帝國主義所推倒。他們的督理省長，都早已預備好的了。當時雖然因

爲這樣辦理，鎭壓了去，然廖同志已死不可復生，這實是本黨極大的犧牲。各位代表，如果贊成兄弟的提議，請起立致哀。

（當時全體代表皆起立致哀，廖夫人何香凝同志痛哭，主席譚延闓同志及報告者汪精衞同志皆泣下。）

自從八月二十五日以後，廣州的形勢更嚴重了。陳炯明的軍隊在東江方面有捲土重來之勢，重征東江已是刻不容緩。可是廣九鐵路沿路有鄭潤琦莫雄許濟等部屯駐，共有三師之衆。鄭潤琦原是魏邦平的旅長，在廣甯勾結土豪，殘殺農民，是一個反革命的粵軍師長。莫雄和楊坤如有聯絡，上頭已經說過。九月中旬，陳炯明的軍隊，已由海陸豐長驅直進，馮軼裴張和余鷹揚部已陸續退至平山淡水。在這種嚴重形勢之下，如果蔣介石同志統率黨軍出發東江，必須經過廣九路，鄭潤琦莫雄已經約定，等他經過，立即截斷他的歸路；楊坤如堅守惠州以當其前；熊略葉舉洪兆麟林虎分路併進；黨軍雖然善戰，究竟前後受敵進退無路。各位想起這條計策，狠毒不狠毒。幸而在那時候，鄭潤琦莫雄的叛迹已漸漸暴露，而許濟部下之譚曙卿陸瑞榮等同志，都是深明大

義的。他們說道，如果政府不用他們就此遣散好了，若是還用他們，他是不能和鄭潤琦莫雄這些反革命派在一起的。蔣介石同志因此便和兄弟商量，決定辦法，并在政治委員會開秘密會議，通過下令把鄭潤琦莫雄所部一律繳械。這是九月二十日的事。許汝爲同志見得所部軍隊這樣不肖，氣忿極了，便提出辭職，徑赴上海。以上所述都是事實，無論許同志在這裏與不在這裏，兄弟都是這樣說的。九月二十日以後，原本可以出兵東江了，但不幸又有熊克武通敵的事件。本來去年春間，陳銘樞旅長攻破與甯時候在林虎司令部部裏，發見了十三年冬間但懋辛寫給林虎的一封信。信裏所說，都是聯合滇桂軍反叛先總理的話。但懋辛是熊克武的死黨，又是奉熊克武的命令來廣州的，原來却擺佈出如此的陰謀，所以去年夏間，熊克武有電來說要携帶所部，就食來粵。我們聽見，已經是不放心了，不過因他也是中央執行委員，又正受趙恆惕的壓迫，不能不勉爲收容，且以爲他經了這番挫折，也許有些覺悟了。所以便指定連縣連山陽山這幾縣給他駐紮。這幾縣原是朱益之同志部下的駐地，我們請朱同志讓給他的。他以爲三縣還不夠，又將乳源給他。朱同志部則退至四會廣寧。所有這幾縣的收入，都給他做軍需，另外兄弟又和宋子文同志商量，撥

款一百萬元給他，這是九月二十日以後的事。如果他和我們誠意合作，當然不會發生別項問題的，誰知到十月一日說出了一件重大變故。陳炯明的代表張識萬這天來見朱益之同志，直說現在的事體，陳競公早知熊錦公有約定了。譚延闓死，我前時見過他，他不理我，我們如今也不理他，現在只是等益公的同意。朱益之同志當時氣極了，但還忍耐着盤問他。他見朱益之同志神色有點不同，慌忙說道，我們已準備三十萬給你呢。朱益之同志忍耐不住了，就叫衛兵把他綁起，我們從此才知道注意查檢電報，竟又發現了但懋辛由香港致熊克武的電，內說各事都已接洽妥當，六月可以來省。我們知道事機危迫，就在三日把熊克武扣留，並在他住所搜出了許多通敵的函件，已經用寫眞版發表的。熊克武扣留了以後，我們把川軍交湯子模代領。後來我們又截陳炯明打給湯子模一個電報由趙恆惕方面轉來的，內裏說的是熊錦公已給汪蔣兩人扣留，川軍應即退回湘邊，炯已商趙省長設法保護等語。於是不得不命國民革命軍第二三軍去解決川軍了。這事件實關係國民政府的安危，人人知到熊克武扣留之後，黨軍才能出發東江；但其關係尤不止此。雖然當時北江方面，還有第二三軍，熊克武卽使作反，也沒有什麼可怕，然而我們要曉得如果

川軍還在北江則第二三軍便不能不看着他。當十月十四日惠州克復之後，陳炯明的軍隊為要解他東江方面的危急，決定從南路發動，直搗廣州，以牽制我們的東征軍。於是陽江羅定雲浮新興恩平開平台山相繼失守了。這些地方，都是西江南路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重要的所在。當時所以失陷如此之易，因為蘇廷有臨時叛變而梁鴻楷舊部之梁鴻林洪敦曜兩部，亦同時叛變，徐漢臣等便乘勢衝入，鄧本殷等的聲勢，便大振起來。綜計賊衆約二萬餘人，而南路各軍指揮陳銘樞同志所部祇有第十師，雖然廣西李督辦宗仁黃會辦紹雄已派兵援助，但也不過千多人。在單水口一帶和敵人相持，眞眞是賊衆我寡。這時如果不調第二三軍星夜赴援，南路軍事便不堪問了。但如果熊部仍在，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夠離開北江。如果離開，熊部即又乘虛來搗廣州了。幸而第二三軍已於十月中旬，進兵解決川軍，又由廣西李督辦宗仁黃會辦紹雄令白崇禧由廣州進兵兜截。因為李黃早已知道熊克武的陰謀的，我們曾發現熊自湖南經廣西來廣東時沿途和唐繼堯往來許多密電。電文內容雖不能悉，但國民政府是和唐繼堯反對的，他和唐繼堯這樣密切一定是不懷好意；故決心要解決他，後來川軍果然走回湘邊，給唐生智繳械，川軍至此才算結束。

以此之故，十月廿六七等日第二三軍，才能抽調回來救援南路，使陳銘樞師長所部士氣大振。單水口告捷之後，把恩平開平台山新興雲浮羅定陽江一律恢復，以後更勢如破竹，把幾年陷於敵手的萬廉欽雷諸州縣都次第恢復。計自十月六日東征軍事開始動作，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而廣東全省除瓊崖外已是統一告成。大約不過一月瓊崖也可以攻下了。以上是說明捕拿熊克武的經過。至於熊克武應該如何處分，這應歸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兄弟並想要求大會下一個公道的裁制。

以上所述是第三時期。我們在這時期中一方面因爲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努力去反抗。一方面因謂反革命之變亂，努力去掃除，倘算奮鬥得一點成績。至於以後計劃謹概括陳述如下。

我們從此以後，對於軍政統一，民政統一，財政統一，軍需獨立，軍事訓練，這幾個決議案，可以着手去實行了。現在計劃第一步，是趕快把廣東鞏固起來，所以要除盜安民。其根本方法，一面從人民經濟方面着手開發實業，一面從人民組織方面着手把各種自衞團體做好。因爲這種組織如果不好，則或彼此發生衝突，而爲匪徒憑藉作惡，非加以澈底整頓，不能收治安之效。我們因此

已組織一個廣東全省除盜安民大會，想根據這些方法做根本救濟。至於計畫之第一步，便是我們要把主義及政綱努力推行到全國，這是不能於此時卽有報告的。

以上所述，都是第一次大會以來重要事實之經過，至於理論方面，及未能見諸實行的，恕不多說。」

國民政府慶祝雙十節之演說

今日為雙十節國慶紀念日，中華民國成立迄今十四年，而革命尚未成功，有何慶祝之可言？今日國慶日之慶祝，幷無慶祝之事，不過係紀念今後吾人用何方法整治國家及希望國家如何發達。以前國家政象，尚多黑暗時代，自去年總理北上宣言，對於國家政治指示吾人以一光明之路，迨北上奮鬥致疾逝世，其遺囑亦為指導吾人國民革命一條最光明之路。此為吾人整治國家必由之道，但吾人試按今年國慶日與去年國慶日之比，去年國慶日，反革命派密佈，商團受帝國主義者挑撥，鎗殺無數青年，今日廣州市內反革命派肅清，不良軍隊剷除，東江陳軍及魏邦平等，

勾結帝國主義希圖蠢動，而我革命軍已出兵征討，無難尅日蕩平。是吾人第一步統一廣州，第二步統一廣東之計劃次第達到目的，俟統一廣東後，合各省同志之力，以廣東爲革命策源地，出兵北伐統一中國，則國家前途，才有希望。吾人乘今日國慶開會，關於一般國民致疑於我政府之點，略爲演述，如所謂共產及聘用俄人指爲喪失統治權等說，無非係受帝國主義者之聳動，及帝國主義走狗之挑撥，若信妄言，卽爲上了帝國主義者的當，吾人致誠接受總理遺囑，繼續國民革命，恭讀總理遺囑。所謂國民革命，係謀中國之自由平等，其方法：一方喚起民衆，一方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試觀俄國待遇中國，是否如英日法美等帝國主義者國家，以經濟政治種種手段壓迫中國可比。俄國係以平等待我之國，吾人當視之爲友；英日法美等國，以酷虐壓迫手段施諸於我國，則吾人爲國家獨立計，應起而反對之。證諸事實，俄國革命後與我中國訂定中俄協約，純本平等待遇精神，絕無侵略壓抑我國之事情，若帝國主義則不僅一國侵略壓迫我國，並聯合多數帝國主義共同行惡，如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五國銀行團等事。其所以加諸中國，不論軍事上，經濟上，皆取聯合壓迫侵略手段。是則吾人聯合世界上以平

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努力奮鬥，於理無背。故俄國旣爲反帝國主義國家，吾人與之親善，以謀中國之自由平等，絕無可非議。吾人旣明白此點，應堅决進行，不當朝夕改易。憶日前徐季龍同志謁見馮玉祥，請聯俄以其助發展；馮氏恐俄對中國有所企圖，未允接受。迨蘇俄加乃大使發表宣言，撤退內蒙古俄兵，馮氏見俄國確能以平等待遇我國，卽認之爲友，表示聯歡，信任惟篤，事業乃易成功。故總理之遺囑，所以指示吾人國民革命之途，極爲光明，國民革命成功，世界革命乃能完成。望各位對於各種謠言力爲闢正，則帝國主義者無所施其謠惑，革命政府日形穩固，革命乃有成功之日！

蒞各界人民大會開會之演說

各位諸君，自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政府所接受各方人民團體之郵電，請願出兵肅淸東江者，幾無日無之。迨省港罷工後，英帝國主義者，以毒計封鎖港口，致消息隔絕，郵電不通，慣于造謠者，欲危害政府，遂散佈謠言，希圖擾亂廣州；而不法軍隊，無恥政客，失意軍人，亦復交相爲

虐，以致市內不甯，然而政府斯時不卽出兵肅清東江者，實以市內未甯，故先以全副精神，整頓內部。自廖案發生後，政府益以猛烈手段，對於反革命軍隊，極力肅清，是以八月二十五日之役，盡將軍官捕拿殲滅殆盡。當處置叛軍之際，而商界工人農人各界人等，均無驚擾，此諸君所共見者，乃肅清內亂之第一步。又如出兵東莞石龍寶安一帶，瞬息之間，已將各叛軍繳械，詎料川軍熊克武來粵，竟勾結陳炯明魏邦平，敢爲內應，而政府亦以嚴厲方法收復之。故數月以來，未能出兵東江，實以此故。現下反革命者，已掃淨無遺，兄弟敢說市內已安甯無事，而出兵東江，正在此時期，以東征軍精銳之師，向前猛進，敢信一二月內，卽可成功，而汕頭不難取於陳軍之手。汕頭既克，則陳軍益無能爲力，而英國列强昔之利用陳軍以圖壓制者，至是亦失敗。對於此次解決罷工各條件，惟有俯首就範，絕無抵抗不承認之能力矣。兄弟深望東征軍勢力，罷工團體勢力，先鞏固市內，次及於東江，東征軍勝利，卽人民勝利，罷工團體勝利。東征軍萬歲！罷工團體萬歲！

蒞各界婦女聯歡大會開會之演說

諸君，今日廣東各界婦女聯歡大會，兄弟回想聯歡二字，是有重大意義的；敢先談談，最近東江南路，均有開聯歡大會，東征軍至石龍茶山等處，該地人民，備極恐慌，奔走呼號，怕軍隊來駐，迫後向各人慰問，是否怕軍隊騷擾，强行買賣，不守紀律種種行爲。該地人民，均謂怕我軍共產，革命軍見人民與軍隊如此隔閡，所以在該地開聯歡大會，本良心說話，向人民解釋一番，說明東征軍目的，嗣後軍民安樂，可見聯歡大會有效果。又如南路各地，自民國十年已被鄧逆本殷佔領，迨前旬我軍收復陽江陽春各地，亦在該地開聯歡會，甚得該地人民歡迎。今日各界婦女在此開會，請各位宜注意各界二字，把各界二字想想，各界之中，是包括富貴農工商兵各種家族，而各人均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可算是一同病相憐的。今以數事而論，第一件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案，英法兩國把我巡行民衆亂鎗掃射，所被屠殺之人，各界均有，列强是打各界，我各界應認定敵人就是一個帝國主義，由最高機關以至下級人民，均應同心抵抗，不抵抗，就是上他當了。第二件無人不畏盜賊，邇來河道梗塞，盜賊猖獗，然盜賊何自而來，兄弟說至此，實覺傷心，因世界不好，經濟困難，貧者遂流爲盜賊，經濟困難之故，在洋貨多，而本國金銀溢出，此又是帝國主義之患。第三件回憶香港

從前頒佈新律，我國人出口祇限帶現款五圓，多則沒收，行其共產手段，與陳炯明等狼狽爲奸，無故而使東江南路，風鶴頻驚，欲動搖我革命政府，此又帝國主義者之過。吾人須認定給如此痛苦與各界感受者是誰人？就是帝國主義。但此種敵人，非良善的，欲打倒不易，蓋具有無數殖民地與資本，其害廣東，狠心辣手，如我人民不能抵抗，則不獨害及目前，抑且貽及後世。故我們非實行國民革命不可。有許多人說，女界是慈心，國民革命是殘忍毒心的，不能對女界說的，是大不然，蓋國民革命對帝國主義則殘忍，對同志則慈心，吾黨總理孫先生平居常言博愛，博愛是慈心，當其彌留時，猶頻呼和平救中國。可見和平是吾黨之目的，奮鬥是吾黨之手段，各女界是最有慈心者，既具此慈心，則對於壓迫人民之敗類，宜推倒，明白國民革命之主旨，希望各位嗣後對於宣傳品，出版物，宜留心一些，則可以利用各女界之慈心，而湔除洗滌各貪官污吏驕兵悍將之暴戾，各位向大路行走，則廣東自太平。尤希望大家要一研究痛苦是帝國主義所賜的，故要國民革命，大家同心實力去做，國民革命成功，女界好多幸福！

說明組織代表團赴京原因

今日兄弟在大會當諸君面前報告的事，就是政治委員會對外宣傳委員會，對於這幾次慘殺案，曾決議組織外交代表團，向全國宣傳慘殺事實，並由廣東發起，出發先赴上海，再赴漢口，由漢口乘京漢車赴北京。沿途喚起民衆，發起同樣之組織，然後在北京組織一個全國外交代表團。一方爲國民有力的外交，一方促成國民會議預備會；並要求段祺瑞參加修改不平等條約運動。今兄弟先將這個外交代表團的用意，向諸君詳細說明，在沙基慘殺案週月紀念會這個時候，我們曾說過帝國主義者屠殺我們，決不是偶然的，的是一貫而有步驟的。試看五月杪以還，前後不過一月，卽連續發生慘殺案凡數處。可知帝國主義者已預先準備進攻我們，但國民黨是代表國家民衆利益的，對於這幾處的屠殺，不能不有相當的對付，所以認爲有組織外交代表團的必要。但因爲交通不便，郵電被香港封鎖，所以這件事遲到八月十八日纔在政治委員會決議，但在這時候遲兩天，大家都知道國家及國民黨不幸遇着重大的損失，就是廖仲愷陳秋霖兩先生被反革

命派所暗殺，因爲發生這件悲慘的事，所以又遲了十多天，今日纔提出向大會諸君佈告。從前我和一個俄國政治家談話，他是做革命工作已經成功而又有經驗的。他向我提出一個疑問，就說『廣東是否可以拿來做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嗎？』我以爲國民黨一向都是以廣東爲革命根據地，今這位革命同志何以尙會有此疑問。據他謂，從一方面來看，廣東物力之豐富，人口之繁盛，地理之適合，與乎航運交通等，都遠過別的地方，本來大可做革命根據地。但從別一方面看，則廣東雖然物力豐盛，而最足爲國民革命阻力的也是廣東，因爲廣東連近帝國主義的虎口——香港。凡國民革命進行一次，香港的帝國主義者必圖破壞，這件事拿三四年來的事實可以證明。當着民十之際，國民黨把桂系驅離，這時廣東尙未有財政不統一，軍需不統一的現象，烟賭也大致禁絕了。殆自民十一年海員罷工，這次雖不敢謂是國民黨造成，但帝國主義者已知道我們民衆已漸漸覺悟，且以廣東爲革命根據地，於是香港政府便急激的進行破壞廣東國民革命的根據地。第一次當廣東肅淸桂系之後，正向外發展之際，孫先生親自督師北伐，香港政府乃暗助其走狗陳炯明，使擾亂廣東，纔有是年六月十五之變。其後商團造反，沙面英領又有一種類似哀的美敦

書的向我們恫嚇，謂如果你們打商團，英國戰艦當開砲向廣州轟擊，這顯然是幫助商團作反，謀推倒革命政府的鐵證。其後東江之役，又再助陳軍擾亂我境，使國民革命無從發展，乃幸得我黨軍爲本黨奮鬥精神，把東江陳逆掃平，此爲香港政府破壞我們革命第三次的失敗。東江肅清以後，革命政府正謀建設，乃又造其共產與反共產謠言，愚惑一般無意識之民衆，其實我們產尙未有，何得而共？共產二字，我們老實不敢非領，但帝國主義者明知我們不會行共產，他偏偏利用民衆的弱點，拿這共產口號來嚇一般無意識者，希冀造成反共產勢力，以傾覆革命政府；又復利用他們的工具楊希閔劉震寰等借反共產之名，在近郊叛亂，而又被我們民衆勢力和黨軍掃除，故此次楊劉失敗，卽是香港政府破壞革命根據地的失敗。而楊劉失敗，香港罷工隨起，帝國主義者以我們民衆運動是不可抵抗的，乃改變陰謀而爲實力的壓迫。遂有六月念三沙基大屠殺發現，並利用反革命派潛伏內地，製造謠言。並捐助款二百萬，煽動不肖軍隊，圖謀傾覆國民政府。乃因此次廖先生被虆，而被我們將其全部陰謀揭破。凡此種種，都是香港政府破壞我們的陰謀；俄國革命家謂廣東在帝國主義的虎口，眞是顯著的。我現在歸納來說一句，凡國民革命進步一次，帝

國主義者必打擊我們一次；但這種打擊我們是不畏的，總要看我們能夠抵抗他否；如果能抵抗，就是成功。國民革命就多一次進步！如不能抵抗就低落罷了！帝國主義者在沙基屠殺後所採的政策可分三個：第一，就是將各處慘殺案分開局部解決，以減少全國民衆的力量；第二，不向廣東交涉，而專向北京政府交涉，因爲北京政府的外交可以和他妥協，廣東就沒有妥協的地方；第三，先謀解決上海，繼而漢，靑，潯，等慘案。故一方面嗾使張作霖蕭耀南等軍閥壓迫民衆運動，以便於和北方政府妥協。這時剩了廣東孤立，然後用實力對付我們，政治委員會因爲局部解決是會失敗的。因此不能不籌鋒針相對的計畫，所以組織外交代表團就是這個意思。這外交代表團計劃，就是一方聯合全國各地民衆，促成國民會議預備會。一方合全國民衆力量，將各地慘殺案在北京總解決。並督促段祺瑞修改不平等條約運動，現政府己預定三人，其餘各界代表由政府指定，總期於最短時間出發，今日兄弟代表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於諸君之前，佈告一下。

東征之意義

今年二三月間我軍進兵東江，掃除陳炯明林虎一班殘賊，對於東江地方人民，盡力保護，本可一勞永逸，使東江從此安甯，東江人民從此得着幸福。

卻因爲楊希閔劉震寰一班驕兵悍將，受了帝國主義的指使，在廣州省城煽亂謀叛，我軍因要整頓根本重地，毅然由東江回師，我六月初旬，掃除楊希閔劉震寰等惡勢力，將根本重地打掃乾淨。

自六月以至九月，幾個月內，我軍次第將廣州內外一切反革命的分子，不論置身在黨部或政府或軍隊的一概驅除淨盡。革命政府的威信，是幾年來所未有，革命根據地的鞏固，也是幾年以來所未有。

東江一班苟延殘喘的剩餘敵人，末日到了，他們趁我軍回師廣州的間隙，做晝伏夜動的鼠子行爲，他們竊食香港帝國主義者的餕餘，他們重新在汕頭等處，欺壓工人，在海豐等處，摧殘農民，以取媚於帝國主義者，他們重新任意虐待東江人民，蹂躪東江地方。如今我軍出發東征了，他們末日到了。

東征的健兒，一齊起來，掃除東江餘孽，保護東江地方及人民。東江的人民，一齊起來，應響東征軍，掃除餘賊，永獲安甯。

對梧州市民演說詞

革命工作兩廣合力容易成功

兩廣軍隊與革命人民合作

各位同胞，兄弟此次與譚部長甘先生來梧，昨日在河邊承各界很熱烈的歡迎，非常感謝，今日又在此與各位見面，尤其感謝各位的盛意。兄弟覺得今日與各位見面，不是說些什麼套話的，是要對於兩廣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中國國民革命的將來，開誠布公的與各位商量。兄弟想起孫先生拿四十年的心血致力國民革命。自辛亥推倒滿清，成立民國，至今已十五年。在此十五年中，我們國民，並未曾得到什麼幸福，不特未得到幸福，而且受了不少的痛苦。專就兩廣來講，自民國二年至民國五六年，給了陸譚陳等從中擾亂。陳炯明帶兵來廣西的時候，廣東的人以爲他是到

廣西做革命，爲廣西人民謀福，不知他只是擴大他自己的勢力，不與人民合作，使得廣西人民受了更大的痛苦，幾年之間，都是四分五裂。這是廣西人所怨恨的，也是廣東人所失望的，而且很以爲對不起廣西的同胞。

後來劉震寰楊希閔到了廣東把持廣東的軍政，人民更加受着痛苦了。所以孫先生想把廣東做革命根據地，而廣東的人民，却未得到安樂，這是民國十三年的時候，孫先生最憂心痛恨的。當時一方面嚴密約束革命的軍士，聚成一堆，做澈底革命的工作，一方面廣西黃會辦也同孫總理商量如何收拾廣西的方法。以上是民國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以至十四年上半年的經過。後來廣東的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聯合起來，把反革命派掃除，廣西李督辦黃會辦也做了同樣的工作，到現在兩廣才能達到統一的目的。去年年底，反革命派又在廣東的南路及北江擾亂，廣西就出兵協同在廣東的革命軍去掃除鄧本殷及熊克武的叛軍。我們試問去年李督辦黃會辦何故出兵到廣東幫助國民政府掃除叛軍呢？今日兄弟等又何故來此大家見面呢？我們不是只想兩廣統一，只想霸佔兩廣的，我們是要努力國民革命，是想兩廣革命人民合作，來完成國民革

命的工作。舊時兩廣都有軍閥佔據着，國民革命就很難發展，現在兩廣的軍隊都是革命軍隊，我們就要急速的聯合起來，去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然則什麼就是軍閥呢？什麼就是革命軍隊呢？革命軍隊與軍閥的分別，不在成功與失敗，而在是否顧人民的利益。軍閥是不顧人民之利益，而霸佔地方，來謀個人的權利的。有些是大軍閥，有些是小軍閥，卽如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等等，就是大軍閥。他們想霸佔北京及各省，來實行武力統一，而且勾結帝國主義者來打革命黨。他們斷送國家的權利，給與帝國主義者，算起賬來，眞是很大。民國二年的時候，袁世凱想打東南的革命黨，就向英德法日俄五國銀行團借款二萬萬五千萬，拿了山東直隸河南江蘇等省的地丁錢糧海關鹽稅來做低押，這就是叫我們人民子子孫孫，拿錢給他做担保的。民國二年到民國五年，袁世凱就拿着各國的借款，來用兵剷除革命黨，只要勾結帝國主義者，他就有錢用，並不顧人民的怨恨，而且拿了帝國主義的錢來迫壓我們人民，帝國主義者也利用他是這樣做。到了袁世凱死了，段祺瑞又借日本三萬萬，拿東三省山東蒙古高徐濟順等鐵路及許多森林鑛山的權利做抵押，他領了三萬萬借款，就拿三萬萬借款來撲殺我們。所以民國六年到民國八年，廣東廣西湖

南等省都有戰事。民國九年曹錕吳佩孚又借外債，除英國美國之外，尙向德國借四千萬，向意國借一千萬。後來曹吳失敗，段祺瑞再來霸佔北京，只金佛郎一款，已八千萬，其餘尙計不清楚。最近張作霖更加不顧國家主權，勾引日本出兵東三省，來延長我們中國的內亂，這些都是大軍閥的罪過。至於小軍閥呢，他就霸佔一省或一個地方。說要保境安民，其實境是他自已的境，民是他的奴隸，他是謀個人的利權，不去革命，不去謀人民的幸福；且要帮助大軍閥來擾亂。從前的湖南浙江山東與及現在的雲南，都有這種小軍閥。這樣看來，我們知道軍閥有兩點給我們認識：（一）是勾結帝國主義；（二）是利己害民。所以我們就要剷除這種軍閥。

我們的革命軍隊，就是依了孫先生的兩個敎訓的：（一）是軍隊與人民合作；（二）是軍隊屬於人民的。這不是插了國民革命軍的旂，或者自命爲國民革命軍，就算是革命軍隊的；必要人民承認他是革命軍隊，才是眞正的革命軍隊。這就是看他是否與人民合作。因爲革命是爲人民而革命，是爲人民的幸福而革命的，所以要與人民合作的軍隊，才是革命軍隊。從前軍閥霸佔的地方，壓制到人民不敢去干涉國家的大事。現在人民覺悟了，要管理國家的大事了。做軍士的也不

像從前傻頭傻腦，以爲因謀衣食而出家當兵因奉長官的命令而去當兵打仗。革命軍人知道自己的良心，辛辛苦苦都是爲着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如其不是爲着人民，而去做軍人打仗，就沒有點意義。爲着人民而受苦，爲着人民而犧牲，這才値得。而且人民知道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就自然與軍隊發生親愛而軍人知道爲着人民而做軍人，就必愛護人民；這種軍隊與人民的力量合攏起來，什麼打都不破他的。所以軍隊與人民，都要有國民革命的觀念，然後可以共同奮鬥。以前的兩廣總想關着門，不理他省的事，不知只是給了軍閥的霸佔與擾亂的方便。現在兩廣統一了，但只兩廣得到和平之幸福與安樂；但是兩廣的安樂就算了嗎，我們還要進一步求全國統一，全國安樂。兩廣的統一，不是統一在少數當局者之手，是在革命軍人與革命人民之手，軍人與人民合作，就可以使地方太平；否則軍人與人民，不能團結，就易得給敵人打破，我們自己想想廣西數年來四分五裂，去年唐繼堯還到來擾亂，人民所受的痛苦，已經不少。現在不想再受這種痛苦，只有軍隊與人民合作，是唯一的好方法。軍隊受了人民的親愛，人民受軍隊的保護，大家記着國民革命這個工作，去肅清一切反革命派。兩廣的軍隊與人民合作了，第一步，就要肅淸土匪。廣西的地

方，兄弟從前雖曾到過，但沒有許多時候逗留；現在又是來了不久，各種狀況，尚未深悉，不能多說。如在廣東就到處都幾乎有了盜賊，去年打了一些大賊，現在還有許多小賊勾結鄉間的劣紳土豪，欺壓農工及平民，眞使人民受苦。廣西或者比較廣東好得多；那麼，軍隊與人民更要合作進取。第二步，開發實業及敎育的計劃。依了孫先生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使實業敎育都歸於全體人民享受，不爲少數人來把持享福。這些革命工作，兩廣合力來做，是狠容易見功的。兩廣團結好了，其他省分的人民，或者自己起來聯絡，用不着我們去聯絡他。而打倒他省內的軍閥，如果他們被軍閥壓迫不能和我軍聯絡起來反抗，我們就合我們兩廣的軍隊，兩廣的人民，一齊去打倒這反動軍閥，重造全國統一的眞正中華民國。從前軍閥奪去我們的國家，現在我們人民等向他奪回了，這才不寃枉我們人民們拾五年來辛苦一場。現在兄弟等得與李督辦黃會辦及各位同胞聚在一起，是不易得的機會，是流了很多的血出了很多的力，才得來的。我們應該趁着這個好機會，大家親愛團結，同向青天白日的路上前進，爲兩廣人民的利益爲全國人民的利益前進奮鬥。我們情願犧牲少數人的利益，而爲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去革命。

兩廣的革命軍隊，兩廣的革命人民，一致合作，從事國民革命，建立獨立自由平等的中華民國，這是兄弟一點心事，希望各位體諒！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决心

我們屢屢和國民說道，民國以來所有的變亂，沒有一次不是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成。以往事來說，二三年間五國銀行團之於袁世凱，六七年間，日本之於段祺瑞，八九年以來，英美之於曹錕吳佩孚，都是極顯著的事實。以近事來說，在孫先生北上以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國內外，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唆使陳炯明煽亂東江，繼而唆使楊希閔劉震寰跳梁省城，國民政府對於青島九江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堅持反對，及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引誘廣州一般無聊政客失意軍人，做那狙擊政府重要人物及危害政府的舉動，繼而引誘東江一班殘餘敵人，做那賣國營私殃民自肥的復興運動。這些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眞眞是越做越露骨，越使國民看得清楚。

只是逃不了一個公例，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只有趁國民未覺悟的時候，可以爲所欲爲，一經國民覺悟之後，他那些勾當便只有歸於失敗了。試看看啊，今年二三月間，陳烱明等在東江的破敗，六月間楊希閔劉震寰等在廣州的破敗，以及八九月間廣州內外反革命派的次第破敗，香港帝國主義者眼巴巴望着他的內應，已被革命派摧陷廓淸了，由此可見國民覺悟之後，決不容國民裏頭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存在。

香港帝國主義者，利用反革命派，危害廣州革命根據地的計畫，已經失敗；知到廣州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沒有入寇的餘地；於是變更計畫，對於東江一般殘餘敵人，將些金錢軍械作爲釣餌，使他擾亂東江，這一般殘餘敵人，不用說，自然便上釣了。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計畫，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使這一般殘餘敵人，能夠恢復勢力，和廣州革命政府對抗，永永做他們的看家狗，實行桀犬吠堯的勾當。第二個目的，是利用這般走狗的勢力，將汕頭的罷工團體，盡行解散，罷工勢力，盡行破壞，拔去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這兩個目的，現在已經着着進行了。

有覺悟的國民，對於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的計畫，應該怎麼樣呢？

就第一來說，今年二三月間，我們已把東江餘孽掃平了，何以還要回師廣州？是因爲楊希閔劉震寰盤據廣州的緣故。六月間我們已把楊希閔劉震寰的惡勢力掃平了，何以七八九三個月，頓兵廣州，不能將東江餘孽重新戡定？是因爲反革命派的勢力在廣州依然存在的緣故。自從八月二十日廖先生被刺以後，方纔用不妥協不姑息的手段，將廣州及西江五邑反革命派的勢力，次第掃除，再將東莞增城寶安一帶反革命派的勢力也次第掃除，革命根據地，已經打掃乾淨，從此集合革命派的勢力，猛向前進，沒有後顧之憂了，即使東江一般殘餘敵人，不來惹我們，我們也要去剿滅他，以爲人民除害，何況他自來送死。香港帝國主義者供給他們金錢軍械，只算是給他那一般走狗送終便了。革命派的同志，集合起來，掃平東江餘孽在此一舉！

就第二來說，帝國主義者，利用走狗，欺壓人民是他得意的手段，只看他在天津上海，用這種手段，解散罷工團體，破壞罷工勢力，使一般人民，受更深的欺壓，便可見他手段的利害了。他自然想依樣葫蘆的，將這種手段，在汕頭施展，他不知道革命政府和罷工團體一致的，革命政府的勝利，就是罷工團體的勝利，罷工團體的勝利，也就是革命政府的勝利，革命政府既然不容一般帝

國主義的走狗，在汕頭苟延殘喘，那麼帝國主義者又何所附麗以爲惡呢。

總而言之，有覺悟的國民是不會失敗的，因爲國民覺悟帝國主義之爲害於中國，同時也就覺悟國民革命之必要，所以日前政府黨部軍隊，省港罷工團體，以及士人農人工人商人聯合起來，要求和平要求廣東統一，這種是國民覺悟的一個絕大徵象。

到了今日有覺悟的國民，這種要求，快要實現了，國民爲實行這種要求所必要做的，是以下兩件事。

（一）統一廣東，要分幾個步驟。第一步驟，是鞏固廣州，因爲廣州是廣東全省中心點，必須將廣州統一，纔能將革命派的勢力，集中在一處。第二步驟，是肅清東江南路。革命派的勢力，既然集中在一處，便自然能夠發展出來，在這時候，廣州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担，便能均給於廣東全省人民了。別的不用說，只說軍事的負担，有東江南路的人民共同担負，廣州人民，自然便減輕了許多；東江南路人民，平時本有對於反革命派的軍事負担，這些負担是無價值的犧牲，如今換了對於革命派的軍事負担，是有價值的，何况這種負担，是與廣州等處人民共同，比從前也就減輕了許

多了。這還是消極方面來說，至於積極方面，廣東全省人民的幸福，也就於此得一基礎了。第三步驟是出兵北伐。民國十三年五六月間我們曾一次出兵北伐，已經進了江西節節勝利，却因爲廣東的根據地，沒有鞏固，以致發生變故，不得已的回了轉來，功敗垂成，所以出兵北伐，是以廣東鞏固爲前提的。如果廣東統一，現在兵額，至少有五分之四，可以出去北伐，留五分之一，鎮守廣東，後方無憂，前進便可放心了。在這時候廣東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担，便能均給於全國人民了。關於第二步驟的理論，於此也完全適用了。總而言之，廣東在這時候，可以說破壞告終，建設開始。以上三個步驟，要是依着次序一一做去，不可躐等，也不可半途而廢的。

(二)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也要分幾個步驟。本來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是打倒帝國主義各種工作裏頭的一件工作，帝國主義，到了今日雖說末路，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殭，要完成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持久，戰三四年也不定，五六年也不定，在這持久戰中，作戰計畫，爲出奇制勝起見，應當變化無窮。就六月底至九月底來說，因爲省港罷工的緣故，給香港帝國主義者經濟上一大打擊，使他經濟侵略的進行，受一大頓挫，同時因爲切斷香港廣州間交通的緣

故，使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失了奔走穿插的作用，使廣州肅淸反革命派的工作，不受牽掣，這幾個月的作戰計畫，我們敢斷言已經得了勝利。從九月底起，我們便已變更了作戰計畫了，我們派外交代表團北上，使他們於經過上海九江漢口的時候，都發起外交代表團，將五月三十日以來各處慘殺案發生地人民的要求，攏合在一起，更在北京發起各省外交代表團，將全國人民對於外交的主張，攏合在一起，使國民革命運動的勢力範圍日趨擴大，同時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託於這個外交代表團，做成一個統一的運動，打破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各個擊破的陰謀，這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既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託於外交代表團，同時由省港罷工團體，將復工條件，自動的提了出來，帝國主義者若是答應呢，省港工人團體，便得了確實的進步，若是不答應，帝國主義者之忍心害理，益發暴露無餘。在彼爲情見勢絀，在我爲進退裕如，這也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對于帝國主義者，抱住了一定的目的，同時應用各種適宜的作戰計畫。那最後的勝利，便有把握了。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件事的步驟和方法，便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助革命軍掃平東江餘孽，因爲這是統一廣東的關鍵，也是統一中國的初步，同時還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省港罷工團體務要完全達到所提出的復工條件，因爲這不僅是省港罷工工人的勝利，是全國人民的勝利，是國民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

廣東人民聽者！帝國主義的勢力多減削一分，國民革命的勢力便多增進一分。有覺悟的國民一齊起來，鞏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擴大國民革命的運動！

東征勝利即罷工勝利

（在第三十一次罷工代表大會之講演辭）

代表諸君，前一星期，兄弟來此作一政治報告；今天又有二件緊要的事，要對諸君報告。這一次的報告，是繼續上次的，上次說的，肅清了反革命派，就可出兵東江，現在革命軍已出發到前方去了，因爲離着敵人還遠，所以沒有接仗，我們的軍隊要追上去了。日間有種種謠言，謂前方已接

仗，敵軍如何勝利這些都是敵人偵探，所散佈的謠言，不可相信。我們爲什麼要出兵東征呢？這是因爲陳烱明，前次勾通東莞石龍云安的反革命軍，以圖危害政府，現在肅淸了反革命的軍隊，但除了敵人許多勢力。這一次香港帝國主義者幫助陳烱明以餉械金錢，是與罷工的關係非常重大；現在反革命的勢力，依然佈滿汕頭，他們肆意替帝國主義者破壞罷工，解散國民黨，隨時隨處，都可發見他們摧殘工人摧殘農民的事實，最近之摧殘汕頭工人和慘殺海豐農民，尤其是可痛心的！現在的汕頭與北方上海的情形一樣了！但是張作霖還不過是替帝國主義暗中賣力，而陳烱明便居然明目張膽了！帝國主義者以金錢軍械資助國內軍閥，使其搗亂中國，破壞罷工團體，是其最慣用的手段。陳家軍在汕頭被他們雇用，正在非常得意，現在又想從東江反攻省城了，所以政府一定要出兵東征呢！出兵東征的重大意義，是有二種：第一是救出東江農民，第二是保護汕頭工人。前次黨軍到海豐時候，幫助農民的發展；非是幫助農民而壓迫地主，因爲這些地主都是陳烱明一般刮地皮的爪牙，海豐農民受地主的壓迫不過，散在深山窮谷，很希望黨軍去解救他。當前次打陳烱明的時候，陳軍很希望農民能幫助他，殊不知適得其反，這是我們做農民運動

的效果。此次革命軍出發東江，我以黨代表的資格，和蔣指揮再三誥誡革命軍，要比今年三月更加努力保護農工，我們保護農工，農工也一定幫助我們剷除反革命的軍閥。汕頭的工人，非常覺悟，已經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已經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陳軍復據汕頭之後，他們受盡種種的壓迫，受盡種種的摧殘，所以革命軍要趕快去解救他們，保護他們，我們相信克復汕頭的時期，短則二星期，至多不出一個月，汕頭克復了，不獨是汕頭一隅民衆的益處，實在是廣東全省之益處。因爲克復了汕頭，則香港絕了接濟，英帝國主義者，除着屈服於我們罷工委員會的條件之外，別無他法，所以出兵東征去克復汕頭，與廣東全局的關係，非常重大。我們由此可知東征軍與罷工工友，有同一的目的，東征勝利，即是罷工的勝利，多等數日，捷音到了之後，我相信帝國主義者，一定更變今日之面孔。陳炯明一般的狗才，正肆意摧殘勞工，壓迫農民商人學生，盡是替帝國主義作走狗的勾當，我們打倒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即是打倒帝國主義一部份，我們相信東征的勝利和罷工的勝利，是在我們掌握之中。

其次仍有一件要報告的事，八月廿五日政府已經解散了江門梁鴻楷的反革命軍隊，後來

又解散東莞石龍寶安的反革命軍隊，現在又有扣留熊克武一件事。我且把熊克武的歷史，略講一講：熊克武當初亦是一個中國同盟會的會員，那時中山先生爲總理，黃克强先生爲總務，兄弟爲評議長，熊克武亦爲一個評議員，辛亥光復，不無微勞，但是性情反復，至爲可恥；及民國五年，他回到四川去做了鎭守使，一變而爲政學會的健將，民國七年，他爲四川督軍，只服從岑春萱的指使的，明白不受孫大元帥命令，四川之大亂，完全是他所致的，借着北方勢力，殺戮了他們許多同志，伍博士忿辭總裁職，他得補上，此後不通消息者好幾年。倒吳之役，他又借着革命軍的名譽去做招牌。那時孫大元帥寬其自新，畀以建國川軍總司令之職。及去年秋打敗後，走到貴州，又走到湖南。當其到貴州時候，派了心腹的代表但懋辛來見孫先生，先生待以上賓之禮，他口口聲聲都說悔過，都說此後竭誠擁護。當今年三月打東江時候，陳銘樞師長在與甯林虎營中，獲得一函，中稱競存爲兄，對孫先生則直呼其名，而且諸多誣蔑之辭。此後熊克武率兵來粵，沿途皆有電致趙恆惕，廣西李督辦黃會辦均在電來報告，政府就曲予優容，指定四縣的地方爲其駐防，以資給養。詎知我以誠待彼，彼反以不誠待我。前天有一個逆黨，名叫張錫萬，來見朱軍長培德，言詞閃爍，破

露許多熊克武謀叛的話。并云香港政府有三十萬的接濟，朱軍長當卽將他扣留研訊，直供出熊克武串通陳炯明謀叛情形，并云熊尙有代表在香港。政府乃下决心將熊扣留查辦。或者在外處的同志，不知情形，有謂政府治人過當，日間政府卽將一切逆據印出，分發各處同志，使各方明白眞相，知得不是政府之過當，乃是熊之不知感恩圖報，反以惡意相向。在從前革命，我已說過不無微勞，但是我們只問現在是革命與反革命，不問從前有功與沒有功，若是反革命，則應受黨律的處分，是以政府對於熊之謀叛，萬不能姑容，已令譚軍長朱軍長將他的軍隊，悉行解散，不留一個以致遺害人民，現在北江方面，諸君可以不必勞心，一星期內，將收拾得乾凈。

我們東征的目的：一個是鏟除反革命的軍閥，一個是打倒帝國主義！我們爲要達到此目的，甯願犧牲一切，向前進去！兄弟今天所說的是報告東征的計劃及報告熊克武謀叛的情形，以及陳炯明爲什麼又來作祟，我們掃除帝國主義的走狗，就是掃除工農的敵人。鞏固罷工的團體，和鞏固國民革命的勢力，我們可以說：東征的勝利，卽是罷工的勝利，兄弟有幾句口號敬祝

東征勝利！

罷工勝利！
打倒帝國主義！
廣東統一萬歲！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蒞罷工委員會報告政治

代表諸君，兄弟於九月十九日曾作一次政治報告，前月十九到今日，不過是十天的工夫，在這十日內，有幾件緊要的事，要報告給諸位聽。前一次兄弟到黃埔去演講，十二時趕回來此地報告的意思，是爲第三步。第一步是統一廣州，第二步是統一廣東，第三步是出師北伐。現在呢，已經做到第一步與第二步之中間了，那日報告的，現在可以證明兄弟的話是很忠實的。那時反革命的軍隊佔據石龍東莞寶安一帶，各界雖然很熱烈的請願肅清東江，但是有所不能，蓋欲出兵東江，如不解散反革命軍隊，則必有後顧之憂，現在不妨將過去的事，再說一說，何以必先肅清東莞

一帶的不肖軍隊，然後出兵東江呢？那天海陸豐告急的電，通通被他們截了，他們意欲等革命軍出發之後，便乘勢佔據廣州。所以政府下絕大的決心，二三日之內，把一切反革命的軍隊盡行解散，最近一二日，已經出兵東江，我們看看各位工友如此齊心，而且又有很好訓練的黨軍，我們相信，勝利是在掌握中。大家如果明白此次的罷工，是爲政治的罷工，故必須鞏固革命政府的根據地，根據地已鞏，那就必須出兵統一廣東了。其次的事件，就是北上的外交代表團，前幾天謠傳外交代表團到汕頭被洪兆麟扣留事，當時聽到此種消息之後，兄弟甚爲注意，知道這不是確實的，及廿五日接到林森先生從上海來電，我們已知得代表團已安安穩穩到了上海了。外交代表團所負的責任，到了上海後，發起上海外交代表團及九江，漢口，開封，等處亦是一樣，到北京則發起一全國外交代表團，外交團的任務，第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案，第二是漢口，九江，青島，沙基，等處慘殺賠償案，第三是罷工的賠償案。特別是第一第二兩項爲最重，一二兩項的責任，我們已交付代表團。剩下第三項的，是待我們自己解決。現在解決的機會到了，我們就好提出罷工解決的條件，省港罷工的情形從前不甚堅固，因爲香港帝國主義利用廣州一般反革命派以破壞罷工，我

們已把反革命派肅清了。現在已經到了第二個時期，就是要出兵東江，統一廣東。爲什麼陳烱明餘孽能復起於東江呢？他們一方勾結反革命派，一方依賴香港帝國主義的幫助，現在陳烱明仍在香港，做帝國主義走狗的勾當，我們肅清東江，就是要打斷港汕的交通，使我們的罷工完全勝利。現在勝利的機會已到，故我們要提出解決的條件，如果他們不承認，我們則更努力的奮鬥，如果承認不能說是我們的勝利，這個政策，不是我們示弱，乃是我們的進步。因爲我們的勢力已經發展到全國去了，我們的廣州已經統一，現在又要肅清東江，所以他們斷不敢謂我們示弱，謂我們屈服，因爲我們的勢力，一天一天的發展，已經在勝利的時候，則非示弱可知。前日政府接到港商電報之後，即將此電轉交罷工委員會，因爲政府尊重罷工委員會意思之外，不理其他，這就是政府與罷工工友合作的表示，昨晚政府招待港商代表，他們徵詢政府有什麼意思，政府答以罷工委員會的意思，即是政府的意思。罷工委員會所提出各條件，政府是極力維護的，這就是政府與罷工工友一致的行動，現在政府又想邀集各界大會，共同維護罷工解決的條件，因爲這些條件，不是工友單獨的利益，而是全國各界的利益，所以各界應共同的努力，我們已經肅清各方，看

來已很勝利。外人此後交通盡行斷絕，但我們的代表團已行北上，我們知道勢力從此更大發展。其次革命根據地鞏固，即是罷工的勝利。北京政府近日封閉上海總工會，又可知擁護革命政府，即是保障罷工，現在出兵東江，可知革命勢力鞏固，從前商家不贊助罷工，現在特與罷工工友協助，可見各階級人民亦一致贊助罷工工友了。我們知道政府的勝利，就是罷工工友的勝利，亦即是政府的勝利。所以政府及各界對於罷工解決的條件，是極力維護的，我們提出條件的策略，如一支革命軍打仗，從前去打東江，後來又回師廣州，現在又要打東江，又要出師北伐，罷工的策略亦是如此。我們觀察西文報紙，大家知驚愕罷工勢力的利害，我們今日提出條件，不由他不承認，英國，德國，在最短期內，將起革命了。益可使他們屈服於我們的條件，我們的根據地，一日鞏固一日，政府的勢力，一日發展一日，罷工團體亦一日發展一日，我們更聯合全國各界，堅持反帝國主義的目的，將來一定可以獲得最大的酬報。我希望大家提起精神，同心合力一步一步的進去，我們可以一定得勝利，一定得成功！

蒞罷工委員會報告關於軍事計劃

各位工友，兄弟以前曾來二次報告外交情形，及廖仲凱先生之死情形。今天來報告關於軍事方面情形，大家都知道工友這次罷工，是政治的罷工，不是切身經濟的罷工。這個政治的罷工，卽是打倒帝國主義，然而我們知道，打倒帝國主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得到的；是要經過許多困難，而要有許多計劃，要有許多政策才行。這些計畫中，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政治的，二，是外交的，三，是軍事的。關於政治外交的計畫，已經報告了，所以今天只將軍事方面的情形，報告一下。我們關於軍事的計劃分三步：第一步，是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第二步，是統一廣東；第三步，是出兵北伐；我們可說，自六月十二日一直到現在，所做的工作，都是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廣東。因爲如此，然後才能出兵東江和南路，肅淸反革命軍閥，統一廣東，爲甚麼六月十二日掃除劉楊，是鞏固革命根據地?因爲劉楊是聯絡北方軍閥與雲南唐繼堯，外通香港，想來推倒革命政府，當時黨軍還在潮汕，爲集中兵力起見，不得不放棄潮梅，交回陳黨。率師回省，幸得不上一旬，便把劉楊打倒，劉

楊倒後，接連就是六月念三日沙基英人屠殺市民，因爲劉楊倒後，香港政府，看見革命根據地廣州日益鞏固，自然恐慌起來，所以施行這屠殺政策。及到省港工人罷工，他更一方面接濟陳炯明部下林虎反攻廣州，同時以二百萬元的利誘一班無聊政客，如魏邦平及反革命的軍隊作內應，乘我們出兵東江，廣州空虛的時候來傾覆政府。他們有三種計畫：第一，先暗殺領袖，第二，運動反革命軍隊作亂；第三，全盤打倒國民政府。果然廖仲愷先生於八月念二日被他們買兇刺死了，我們在兇手身上，以及各方面得到種種確實的證據，知到主要兇手是朱卓文等。大家想想這條計畫，狠毒不狠毒？我們政府方面得到這個消息之後，馬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於八月念五夜，把反革命派的軍隊肅清了。現在廣州安全，我們完全負責，工友可以放心，因爲廣州市安全，即革命政府安全，革命政府安全，亦即各位安全。我們很抱歉，未能十分幫助工友，如經濟方面的接濟等，都未十分做到，然而我們政府，從未用軍隊的勢力來壓迫各位，如北方張作霖李景林之壓迫天津工友一樣，這是我們可告無罪的。現在我們要肅清南路及東江，然後北伐與國民軍聯絡一起，掃清國內軍閥，我們要認清我們的敵人：一，劉楊等軍閥，他們已被革命軍趕走了；二，無聊政客

魏邦平等。有人說魏邦平很得人心，爲甚麼要促他，這是他們不知原委，魏邦平一班人口口聲聲說，要驅逐客軍，這是他們故意中傷，其實我們是集合全國革命的份子，以主義爲結合，不必分什麼主客，我們只要革命的軍隊，打倒反革命的軍隊，不分省界。難道劃地皮的廣東軍隊，外省軍隊能保護我們都不要嗎？四年前陳炯明的軍隊是主軍了，他們只想在廣東做大王，不肯出兵北伐，他們的眼光只限於廣東，不肯救全中國的同胞，及到他們造反起來，我們受盡搔擾掠刦，可知主軍蹂躪人民，比客軍還要利害。我們還愛戴蹂躪我們的主軍嗎？當然不是的。我們用革命的軍隊，打倒反革命的軍隊，不應用主軍趕走客軍，我們集合革命的軍隊，掃除反革命的軍隊，我們只問他們是不是革命的軍隊，不必問是不是那一省的軍隊，他們想用客軍外江名稱，來離間革命勢力，我們不要上他們的當，我們把反革命的軍隊掃除了。我們並且要進一步打倒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我們現在編革命軍爲五大隊，先肅清東江南路反革命軍隊，並掃除土匪，恢復交通，使人民得安居樂業。然後將五分四的革命軍隊，北出長江留一部眞正革命的，知道保護農工利益的主軍，保護廣東。五分四之軍隊出長江，與國民軍聯合起來，打倒國內一切軍閥，這是我們的軍事

計劃我們要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然後才能肅清廣東軍閥，然後才能肅清全國軍閥，完成國民革命。我們現在正做到第一步與第二步中間，還不能說到第三步工夫。我們要把人民與政府聯成一氣，實行肅清南路，出師北伐，完成國民革命。我的結論，是政府革命黨革命的軍隊，以及人民，尤其是工農，聯合起來，站在同一戰線上，來統一廣東，出兵長江，實行國民革令，打倒帝國主義，然後才不負工人罷工的目的！

蒞軍政學農工商大會之演說

今日廣東人民在此開會，有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等，為政府機關；有各界對外協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全港工團委員會，廣州洋務工團聯合會，廣東總工會，工人代表等會，為工人團體；有商會聯合會，市商會，商民協會，總商會等，為商人團體，有農民協會，為農人團體；有學生聯合會，為學界團體；各人均在此齊集。黨政軍工商學農等各界均有，這算是全省人民到齊，全省人民共同之目的，遠則為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近

則爲保護廣東人民生命財產，使人民安居樂業，此爲共同目的。故須使人民安樂方能國民革命。廣東如統一，則打倒帝國主義力量更爲强固。我們人民前爲奸人離間，不能實現達此目的，一爲帝國主義走狗，帝國主義者利用其走狗及買辦等，圖謀我廣東，製造種種謠言，離間我人民與政府之結合，此爲第一種魔鬼。二爲驕兵悍將，此種驕兵悍將，連年抽剝聚斂，荼毒人民，使人民不能各安生業，此爲第二種魔鬼。三爲貪官汚吏，此種貪官汚吏，苛政虐民，使人民怨叢政府，對政府不能信任，致使各項政令不能實施，此爲第三種魔鬼。四爲無聊政客，失意官僚，此項人等，專挑撥人民政府惡感，擾亂地方安甯，此爲第四種魔鬼。故從前離間人民與政府結合者，厥爲此四種人，此四種人非我國民，我眞正之國民，就是農工學商各界人民，現在各種魔鬼障礙，均已掃除。我們人民同心合力，努力爲國民革命，謀人民幸福，求廣東之和平，帝國主義現已失敗，省港罷工將告勝利，驕兵悍將經已掃除，只餘革命軍隊，鞏固國家，保護人民，貪官汚吏，現政府正設法收拾他；官吏有吸食人民膏血者，政府必吸食其膏血，無僚政客，失意官僚，已無依附，不足畏懼，各種障碍已除，人民同心一致，今日各界人民大聚會，先謀市內平安，次爲工商農民求利益，三政府軍隊已準備

出發東江南路，統一廣東，四將軍隊出發北伐，今日各位在此開會係從前未有之大聚會，此實爲第一次，將同心結合的力量，給帝國主義及軍閥看，民衆力量，永不分散。人民監督政府，政府爲人民謀幸福，國民黨指導人民，造成一個好廣東，好政府，進而造成一個好中國好世界！

特別委員會宴會商界之演說

商界諸先生，今日特別委員會有許多意思欲向各位宣布，而兄弟所欲說的，係我個人意想所及之事。兄弟乃一書生，恐不免偏於理論方面，但許蔣諸位先生隨後還有事實上的討論相報告。

兄弟所想說的理論乃根據先總理之遺囑及全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而來，若討論起來，理論甚長，但今日欲和各位先生說的，乃國民政府之政策是否與商民有利害關係這一點。易言之，卽國民政府之政策是否和商民之利益衝突，或者有些人懷疑國民政府不明白商民的情形，不知到商民的痛苦，但照兄弟看來，却不如此。遠者不必說，就近者言之，今年六月一日國

民黨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之議決案實在和商民之利益毫無衝突，不特無衝突而且是保護商民利益發展商民利益的。

六月一日的議決案：(一)是軍政統一，因爲軍政不統一，則軍隊爲害沒人約束管理，所以要使軍隊爲保護人民保護國家的軍隊，必先要統一軍政。(二)是民政統一，民政不統一，則貪官污吏爲禍無窮。(三)是財政統一，軍需獨立，若財政不統一，則軍政民政無整理之可言。(四)是軍隊受政治的訓練，十餘年來戰事頻仍，所以軍隊沒有訓練，故國民黨的主義亦無從實現，以上便是六月一日議決案的內容。

但是六月一日的議決案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最先許先生和蔣先生已有此意，後來譚組安先生朱益之先生亦有同一的主張，後來六月六日至六月十二日劉楊之役，劉楊剿滅後國民政府之成立，都完全於此四個議決案。試問這四個議決案與商民有無利益？當然是極有利益的。假若軍政不統一，驕兵悍將不服政府命令，恐我們亦不能在此開會了。軍政統一後，完全編爲國民軍，軍令由一個機關發出，軍隊不法，再不至無人負責，這個是不是與大家有利益呢？民政統一，更

是和大家有利益的。民政不統一，則各地各自為政，人民受害不少，卽就貨物運輸一事言，一種貨物經過各地，要受重重的苛稅，若民政統一後，必無此種情形，所以軍政統一後，便無驕兵悍將，民政統一，後便無貪官汚吏。兄弟嘗設一喩，驕兵悍將如爛棉襖，貪官汚吏如寄居於棉襖裏的蚤虱，兩樣都是最討厭的東西。但除去爛棉襖，蚤虱亦當同時淸除。財政統一，仍舊是和商民有莫大利益，歷來的戰事，商民出力最多，但是毫無結果。卽因為軍政不能統一，和財政不能統一。所消耗的金錢不能得當，大多數為驕兵悍將霸佔去了，不能用在國家和社會上頭。今早特別委員會請國民政府發表命令，此後不能有收受黑禮，及其他賄賂中飽等等行為。此事和財政統一極有關係，商民諸君亦極有利益，再及軍隊的政治訓練，自然亦和商民有利，因為受過政治訓練的軍隊自然不是不服命令無紀律的軍隊，自然是能夠保護商人利益的軍隊。國民政府之所以改組，完全為實現此四種議決案之故。這四個議決案做得到，則國民政府固然成為好政府，商民所受之利益亦很大。所以政府與商民之利益是相同的，是不可分的，但是財政統一，則貪官汚吏與割据一方者必不歡喜。軍政統一，則驕兵悍將必不歡喜。其他民政統一，和軍隊受政治訓練，亦有許多自

圖私利的以爲不便，所以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不忠心於革命的人多起來反對，他們反對不可無藉口，所以在劉楊時代，他們已造出共產的謠言來，試問努力這四個議決案的政府是否共產政府，想諸君亦甚明白，其實驕兵悍將才是眞正的共產。因爲他們來到廣東盡力剝削廣東的財源，可以說他們共同來剷廣東地皮，剷到十八層地獄下的寃鬼也可以跳了出來。他們才是眞正的共產，此種謠言，不必用甚麼言論反駁，我們用事實便可證明了。我們廣東給驕兵悍將的蹂躪，如今已經無產可共了，所以我們現在所要努力的便是上述的幾種議決案。

廖先生生時人家說他是共產黨，如今廖先生死了，而廖先生毫無遺產，並無大屋和田地。所遺者惟二個孤兒一個寡婦。雖有一屋，並不廣大，而且不是他自己購置的，乃廖夫人之物。究竟廖先生共過誰人的產，各位須知廖先生本人非共產，亦非反共產，廖先生所努力的，便是財政統一，民政統一，軍政統一，軍隊須受政治訓練這幾件事。但是這幾件事不是廖先生獨力所能做得到的，廖先生所獨力担承的是財政統一，廖先生之被人暗算，也因爲努力這四個議決的原故。

又有人說我們爲甚要反對香港政府，諸君須知，這並不是廣東首先闖禍，廣東的慘殺已經

是第五次了。上海首先發生慘案，以次到漢口九江，青島一直順手殺來到廣東已經第五次了！可見帝國主義者慘殺我們同胞不是偶然的，是立定心來做的。帝國主義者的英國殺完了人民不算，還要封鎖廣東堵塞廣東的門戶，這時我們可以覺悟香港實是握掌我們的咽喉，若果廣東不求交通的獨立和經濟的獨立，還有甚麽自存的政策。諸君莫謂香港繁盛，廣東可以受益，其實香港繁盛，廣東不特不受益，而且常受香港的操縱壓迫，所以我們要積極開闢港口，整頓交通，才可以有自立自存的希望，不打倒帝國主義的香港，則廣東必亡！

因爲英人利用香港的勢力封鎖我們廣東，使商人受莫大之痛苦，隨時可以制廣東三千萬人之死命，隨時可以制我國南方經濟之死命，所以我們不能不反對香港政府，我們反對他是求我們的自存獨立。

又有人說政府爲甚麽扶助農工運動，諸君須知，我國人口，農民佔百分之八十，工人佔百分七八，農工既佔人口多數，則政府自不能不注意他們利害，現時農工做反帝國主義運動，商人又正受帝國主義經濟的壓迫，所以商人應該與農工聯合起來，共同奮鬥。不錯，農工運動在初期的

時候，不免有幼稚的毛病，不但我國如此，世界各國亦莫不如此。但我們總不能因噎廢食，只有盡力去扶助他們使歸正軌，農工團體是各國都有的，不能說扶植農工團體便是共產，最近有一種『三三一』『四四二』的謠言。有人問兄弟這是怎麼解，連兄弟都不知到，後來在國民新聞查出，是他們製造出來麻雀牌的數目字，這些平空造出來的謠言，眞是不知所謂。更就海豐的農民情形說，耕穫所得田主農民各得其半，更取多少以辦公益事業，在戰事發生的時候，農民多來帮助革命軍，革命軍也帮助他們，但這非革命軍助農民打田主，這是軍隊與人民結而爲一。豫廣甯的事情才是可慘，田主與土豪以爲農人成立農會，必定於他們不利，所以勾結軍隊壓迫農人，解散農會。照此看來，農工運動應不應該扶助呢？實在不能不扶助的。農工運動不獨應該扶助，而且農工商亦應該聯合。聯合斷不至於衝突，政府是可以負責的，所以扶助農工爲本黨政策，并無害於商人，而且有益於商人，商人如果想亡國，則不必說了。不然商人便該和農工聯合。政府一言一動不是隨便做出來的，所以政府的言動不會輕易做錯，兄弟不是說政府和黨的行事通沒有錯，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但有過是可以改的，凡政府所施行的種種問題，如果覺得有不妥處，無一不可

以商量改正的。總之要大家有同一的目的，同一的願望，便可合作。我們現在至少要大家有免除外國的壓迫，回復自由平等，這個願望，大家有了這個同一的願望，便無事不可商量，無事不可合作了。

反對財政統一及軍政民政統一的人，何以會出暗殺的手段呢？他們以為數年來各種大暗殺案，如程案朱案鄧案等總不能破案的。所以他們敢蓄這種大陰謀，以為暗殺是不會破案的，不知這次暗殺却不同了，偏偏兇手受傷不死，從他身上得許多證據，知到這是反對財政軍政民政統一的人所做的勾當。因為財政軍政民政之統一和他們的私圖不便，所以他們要出這種的手段，他們不獨是政府之敵，也是商民之敵，他們反對政府進行四種議決案，即反對商民利益，豈不是商民之敵。案中的詳情將來一定宣布出來，使大家都得個明白，總之廖先生之死，死於財政統一。財政統一，是商人之利，財政統一然後可以言自治，可以言保護實業，振興工藝，振興教育等等政策，今廖先生不幸死了，我們仍當繼續努力，實現這四個議決案。頻年變亂，商人受害最深，希望建設亦最切，不幸正在建設的時候，突然發生這件重大的事情，我們此後惟有更加努力，我們始

終想實現這四個議決案，決不敢昧着良心做害人的事情！

歡迎港僑之演說詞

民國十二年之廣東爲最痛苦……驕兵悍將貪官汚吏勾結害民……革命事業之新基……掃除驕兵悍將之功夫已做到……軍政財政統一之效果……第二步是肅清土匪製定預算……國民政府先保護產業再開發產業……實行共產是完全謠言……希望人民與政府合作……聯俄之理由與俄人助中國革命之實情……革命不分國界……廣東統一後宜注重建設……國民革命是保障全民的利益……農工商休戚相共……農工運動並不壓迫商界

今天諸君惠臨廣州，兄弟受國民政府委員會的委託，敬致歡迎之詞。本來今天的敍會，單說歡迎兩字，還不足以表出我們的誠意的。怎解呢？因爲政府是人民的公僕，諸君是民國主人，在政府辦事的人，正如一間商店的夥計，諸君才是商店的股東。現在各位來到廣州，就如股東到他的

店去查數，看看商店裏一班夥計，究竟有沒有偷懶，有沒有侵吞，有沒有做過不可告人之事，有沒有把這一盤生意弄壞。我們做夥計的，看見東家到了，特開這個歡迎會，一方是思報告過去的情形，一方就要求股東諸君的指敎，不客氣的指敎所以歡迎兩字，還不足以盡政府委員諸人的意思的。

說起中華民國，實是以人民爲基礎的，無論在國境以內或國境以外的中國人民，他們對國家的資格，都是一樣，他們主人的地位都是一樣。我們更知得在辛亥革命以前，海外的同胞，對於民國的關係，比之國內的，實在更爲深切。因爲在海外的同胞，他的認識，比較在國內的更爲清楚。所以民國之成立，實以海外僑胞之力居多。而各位就是僑居國外的，對於中華民國，是曾經負過很大的責任的，實可說就是中華民國的大股東。諸君此次到省，最先見着的，大概就是廣東的人民，現在還有許多痛苦，還未得到安樂的境地，而且諸君自已，自從本年六月念四日以後，商務受很大的打擊，也嘗了不少的痛苦。但諸君最先到省慰問罷工工友，便是已經知道他們的痛苦絕不減於各位，甚至深於各位。他們在港時許多是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的，到現在却遇冷沒有

遮體的衣裳，過餓沒有適口的飲食，在這種意念之下，我們可以知道，在港的僑商，和離港的僑工，都是受着同一的痛苦，都是爲同一的目的，而受同一的痛苦。這兩日間，各位和各工友互相慰問，互相勉勵，當知大家都是盡國民的天職，爲國家而受痛苦，所以彼此都感有無限的同情。兄弟敢說這不但是廣東前途的光明，也是中華民國前途的光明。

我們做夥計一方見得東家這樣留心店務，當然更應該極力去做，但一方也見得現在的店務，還未妥當，現在的招牌，還未大行，深覺漸愧無地。實在說，這幾年來廣東人民的痛苦太深了，受摧殘也太甚了，這豈特股東應該嘖有煩言，就是做夥計的也有許多難言之痛呢。現在兄弟就趁着這個機會，把有些各位還不能知道的事情，向各位作一個詳細的報告。

我們今天應最先想起的便是民國十二年廣東的情形，實在可以說是入民國以來所未有的痛苦，是自前清以來所未有的痛苦。我們革命黨的志願，原想拿廣東做革命的根據地以改造中國的，眼見着這種情形，其痛苦更加可知。今止引孫中山先生當年的一番話，各位就可以明白。孫先生自十二年春間返粵，到是年冬間，曾召集各將領開過一次軍事會議。那時楊希閔劉震寰

都有份列席的，孫先生出席後，足足有十分鐘之久，默坐不能出聲，大家也面面相覷，覺得難過。後來孫先生卒於起立發言了，他說，『滇桂軍各位軍官，你們爲我趕走了陳炯明，是我所很感激的，我當時因爲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原不想回廣東的，我止想在上海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就是了。但是各位都派代表到上海來見我，要求我回到廣東，并聲言要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這是我更加感激你們的。這裏知道我們到廣東這一來，各人都是戴着我（中山先生自稱）的幌子，來蹧躂我家鄉。』各位想想，孫先生這一番說話，是如何的沉痛？在我們二十年患難相從的黨人，更是感覺如何的沉痛！後來孫先生更繼續着說，『這還不打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是願意犧牲的，如果把廣東蹧躂，而於中國有益了，我便約同家鄉的父老子弟，一齊犧牲，也在所不惜。但是我的家鄉這樣的蹧躂，而於國家還是毫無裨益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同在一塊辦事。』當時楊希閔等聽了這般話，臉上一是有些變色了，他們回答的話，是『大元帥今天何必這樣生氣呢，我們都是服從大元帥的，生殺都惟大元帥所命。要我們怎麼樣，我們服從就是了。』隨後孫先生就提出軍權統一財政統一的辦法，他們是席下都一律贊成通過了。可是會

議一散之後，他們止是說兩句，「老頭子又發脾氣」就算了。

自此以後，他們連軍事會議也不肯出席，民國十二年以來，廣東人民的痛苦，卒於無法挽救，痛心不痛心呢？在這種現狀之下，難怪人民攻擊我們革命黨的。我們革命黨也自己知道是該攻擊的。他們那些驕兵悍將貪官汚吏，互相聯結，日日來做害民的勾當，弄到滿地烟賭，滿地盜賊，廣東人民如何不怒？而且那些驕兵悍將，貪官汚吏，在一般人民看來，都是革命黨引他來的，更如何不怒？昨年廣州的商團反對我們，我們也是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反對的，可是他們當時偏找廖行超（滇軍將領）等來做居間調停，却眞是顚倒之極。我記得孫先生當時曾有一次找商團各位到大本營談話，廖行超也都在座。孫先生當時是痛心極了，就很誠懇的對他們說，『廣東的壞，就是這班人不聽我話弄壞的，你們應該和我聯合去抵制他們，為什麼反要聯絡他們來抵制我呢？』孫先生說這一番話，是明知或者會惹起廖行超等人的反抗的，可是也不顧一切無畏地說出來了。雖則如此，商團竟漠然無動於心，以致闖出一場大禍。

但是孫先生在那時候，早已知道這些軍閥是靠不住的，他已經另外的把革命的事業，建好

了一個基礎，把中國國民黨改組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造就些眞實革命的人材以備將來掃清那些反革命假革命的驕兵悍將，因此才有今年三月的肅清東江，才有今年六月的掃除楊劉，才有八月二十五日的捕拿驕兵悍將，才有九月二十的解散東莞增城的反動軍隊，才有十月三日的消滅做陳炯明內應的熊克武軍隊，才有十月至十一月的再平東江，才有十一月至十二月的肅清南路。目前急應做的事情，賴國民革命軍諸軍之忠勇，已算八九做成了，止有雷洲瓊州，現尙未下，大約不須一月，也可以完全收復了。可是這樣的連月用兵，實足以加增廣東人民的負担。各位此次來省，見着許多應做的事還未有做，就是因爲許多錢都已經用之于軍費啊，但是爲掃除這些驕兵悍將而用兵，也是無法可免之事，試問不先把這等害民的軍隊掃淸各樣應興應革之事，又何從辦到呢？

這等驕兵悍將爲害之烈，也不必說別樣，單拿多數下級兵士的生活來說，就可想而知了。記得他們這些兵士曾串一首歌兒，『你說我是兵，我却沒有餉，你說我是賊，我却有官長，你說我是乞兒嗎，我却有枝槍』。由此可知，一般兵士的孤寒病苦，廣東人現在所負的重担，如果眞爲一般

兵士的餉項，也還值得，若大批的被這些不法軍官吞蝕，却就令人難忍了。所以我們才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實行財政統一，先把廣東的錢，收歸政府來公平支配。但因此便受驕兵悍將種種的牽掣，不知冒盡了多少危險，造成今日的局面。現在國民革命軍的口號，却是『不拉夫，不籌餉。』這兩句話，各位但看這回東征，廣州有沒有拉過夫，各軍有沒有自由的籌過餉，就可以相信這個口號，並非徒託空言了。這就是軍政統一財政統一後的效果。我們雖不敢說現在國民革命軍，已經做到完全能夠保護人民，但各位至少也應見着廣州市內現在已沒有軍隊霸佔民房的事情。計自從七月以後，由政府命令各軍遷出民房的，已有千餘家之多，從前以為這件事是萬難辦到的，現在却已辦到了。雖然離廣州市遠些的地方，或尚未免有此等事，但各軍經過政治訓練以後，這個基礎已經打好，將來是一定更有進步的。

第一級驕兵悍將既經肅清，第二級便是肅清土匪。這等土匪，拿着槍就是盜賊，放下槍就是人民，實在是最難消滅的。這個土匪問題，很大很重，自然是非開闢實業不能根本救治。但說到開發實業，便非要人民和政府合作不可。孫先生曾有過兩句格言遺給我們，第一句是軍隊與人民

合作，第二句是人民與政府合作。但必先行第一步，乃可及第二步，現在可算是已經行到第二步了。照現在的軍額餉項來算，廣東的收入，雖尙未敷支出，但所幸的前時沒有預算，現在都已有了，自從預算委員會組織以後，到現在已經把預算做妥，雖則每月還欠四十七萬，仍然未有着落，但比之從前無數可計的，却勝得多了。此後或將拿五分之四的軍隊，向廣東省外發展，留回五分之一在廣東守衞廣東人到了此時，担子便減輕得多，保管有安樂的日子了。

目下國民政府固然尙在草創時代，許多事都還未能夠做到的。但同時便有許多失職的軍人，無聊的政客，製造出種種的謠言，兄弟也不敢說座中各位東家，沒有這種疑惑的，甚願就在今天，向各位說明一下，謠言最厲害的，就是說我們共產，實則吾國今日產業且無，共於何有？如果說句憤懣話，則造謠的軍人政客，才正是實行共劏。他們的共劏，是劏地皮之劏，聯合許多驕兵悍將貪官汚吏，同心合力去害國害民，這才是共劏呢，現在國民政府，却正要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第一步去驕兵悍將貪官汚吏，第二步去土匪，所爲的無非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將來河道肅清，使土匪不能再有騷擾人民，把各處人民的力量，充實起來，這時便可以做到開發產業，政府現

在的計劃，就是先做保護產業，然後才做開發產業的。因爲我們現在想請各位實業家來開發產業，也是說不過意，如許多人半路在舟上給土匪擄去，甚至有時連船也一併被匪搶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實業家囘去且不敢，更何從講到開發實業呢，所以我們在政府辦事的人，終日都爲此大事担心，爲此大事努力，就用自己的血，能博得人民的產業安甯，也都願意做的，各位由此便可信共產是必無之事了。

謠言的第二種便是說我們聯俄。須知道聯俄是事實。我們只要問孫先生爲什麼聯俄呢？是因爲俄國已經取銷了不平等條約。蘇俄自革命以來，便已決定對中國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直到民國十三年，便派加拉罕到中國，締結中俄協定，把所有以前俄皇時代與中國所訂不平等條約一概廢除。他既以平等待我，我爲什麼不和他攜手呢。去年十二月初間，孫先生到天津，已經卧病，張作霖一日約兄弟和他談話，他說『從前我以爲孫先生是一個怎樣難商量的人，如今見過他，不知他這樣忠厚，我很同情他幾十年的奮鬥，還沒有成功，故很想替他帮忙，可是各國公使，却沒有一個說孫先生好話的，因爲他親俄呀。』他幷且誠懇的向我說道，『如果你能夠勸先生和

俄國斷了關係，我是一定能夠担保各國都和孫先生做好朋友的。』我當時答他，『這事很是容易，我們所以和俄國好，因為他取銷了不平等條約，如果各國都取銷了不平等條約，也就是我們的好友了。』他聽了，已覺得不合口味，我知道當時外交團，是正在拿尊重不平等條約，做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因此更對他說明，歷年來我們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怎樣力爭不肯退讓的，就是為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無論如何是不能放鬆的。可是他至此便已見得說話不接頭，不久且表示絕交的態度了，所謂臨時執政，竟然在十二月十四日就以『外崇國信』四字答應外交團的要求，把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置之腦後了，這就是今日五卅以後各地慘案的來由，軍閥之不足與言救國，也就於此完全證實了。

我們須知道國際之間，必先要平等，可以說到親愛。主人之於奴隸，止言恩惠，不言親愛，就是因為彼此本不平等，兄弟朋友夫婦所以能說親愛，就是因為彼此平等。他們列強既不以平等待我，我更有何親善之可言。俄國既以平等待我，我又為什麼不可以和他親善，這都是很淺白的道理。

如今更說明為什麼有許多俄國同志來到廣東，來幫助我們革命呢？如鮑羅庭先生，我們請

他做高等顧問出席於政治委員會。他在政治委員會裏，眞可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苦痛也和我們大家同受，有患難也和我們大家同當，實是很難得的革命同志，反對黨的人，如果見我們措施不妥，儘可直接攻擊我們，爲什麼不攻擊有表決權的政治委員，却去攻擊祇有發言權的同志呢？還有一說，俄國的同志究竟爲什麼要來幫助我們？現在且引各國以前的革命事實說一說，各位便可以明白。意大利的中興三傑，大家都知道就是馬支尼，嘉富爾和加里波的。加里波的是意大利的一個革命黨，他曾經亡命到南美洲，他幫助南美洲的人民革命，幷且任過南美洲革命軍的總指揮。爲什麼呢？因爲說到眞正的革命，原是不分國界的。我們中國古語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就是革命黨的精神。（中略）俄國的同志，既在俄國革命成功，所以如今也就來幫助中國革命，正是一樣的道理。不過一個是自己未曾成功而去幫助人，一個却是自己已經成功，而去幫助人。但同樣都是革命黨的本色。俄國同志因爲自己已經成功，更來幫助中國，以求將來世界革命的成功，這有何不可呢？（中略）再拿日本來說，日本的法律改良，都是得力於法人波梳拉度。波梳拉度是法國的一個大學敎授，也是一個法律名家，他到日本法律學堂來授課，有一天

正在上課，聽得外邊日本官吏審案時候苦刑的怪聲，立卽聲言日本倘不廢除肉刑，他就不再上學堂的課，後來卒使日本廢除了一切的肉刑。其他海軍則用英人做訓練，陸軍則用德人做訓練，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今俄國同志到來帮助我們沒有享過一些報酬，我們有時多謝他們一句，他們還說他們是爲世界革命，正像我們爲國家革命一樣，不必說甚麼多謝，這是純以革命的目的共同努力，有甚麼可疑之處呢？近來上海的報紙，又來造謠說馮玉祥和鮑羅庭先生訂了什麼密約，但經北京方面一個反證，他們的伎倆便立卽無所施其巧了。我們光明磊落的革命運動，雖然暫時會受人家的譭謗，但終於不做事實的反證的。總而言之，我們與俄國携手，是因爲要促成中國的革命，同時要促成世界的革命，這是兄弟敢在今日對各位中華民國的東家說句負責的話，幷且請各位東家可以自己細查，知道幷不是假話。

以上所講，第一是對於共產謠言的解釋，第二是對於親俄問題的解釋。兄弟也不敢說各位就一定能夠原諒，因爲我們自己黨人中還尙有種種說話，不能原諒我們的呢。但無論怎樣，各位究竟要看看我們的事實。現在的廣東，的確是還未太平，這是無法可以向各位告無罪的，不過也

要各位知道我們倘是人我們倘是革命黨，倘是一個肯犧牲自己去爲人民犧牲自己去爲中國的革命黨，如果各位見得我們有錯，就要加以指教，見得我們有艱難行不通的地方，也就要加以幫助，這就是我們至誠懇的希望了。我們現在的計畫，最大的就是要先把廣東做好，然後再及於全國，講到全國政局，軍閥之打倒是必然的了，昨天兄弟已接到天津的來電，李景林確已失敗，馮玉祥的軍隊，確已入了天津，北洋軍閥，現在實已入了瓦解的形勢了。今後最重要的，就是（建設。）如果廣東的南路問題，一經解決，我們便要實行軍民合作，先要做到保護人民財產，然後做到開發實業，但求能夠使此一二年內，廣東的民生，漸趨舒展，那就算我們不至白做一場了。

兄弟還有要向各位說明的，就是中國國民黨的農工運動，有些人說我們對農工就說保護農工利益，不理商人，對商人却又說保護商人，不理農工，設使兩方的人都一齊在座，就要無話可講了。但這是不是事實呢？請問現在的罷工工人，我們有沒有對他們說不理商人呢？我們現在對各位講話，又有沒有說不理農工呢？都是沒有的。因爲我們現在要幹的，是國民革命的工作，是要求保障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將來國民革命成功，就人人都得了利益，所沒有利益的，祇是甘

願犧牲的革命黨人罷了。就實際來說，中國的農工商，實是共同休戚的，卽如現在急要實現的是取銷不平等條約，這裏頭最重大的是收回海關，試問收回海關於商人究竟有沒有利益呢？當民國八年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上海商會有一個代表姓榮的到巴黎去，他直說別的事他們商人都不必談，他們單要說的便是海關，因爲海關權給外人拿了，外人的貨物納稅倒少，自家的貨物，納稅倒多，這如何能夠和人家爭衡呢？而且我們的對外貿易，是隨人家愛抽多少稅就多少，人家運貨到我國，却要受各國協定稅率的限制，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商人簡直是永無發達之望。所以他們也就出盡力量到和會去爭回中國的海關權。如今我們幷且找農人工人一齊去爭這個海關權，去謀求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明明是大家都有利的，還有什麼可疑之處呢？（中略）工人罷工數月，捱飢抵冷，實在還是有錢的『闊老』來受苦，這豈不是中國人無論何界都休戚相同嗎？在孫先生所著的建國方略，淸淸楚楚的寫明發展實業的計劃，分別各種實業的性質，有些應該由國家經營的就屬之國家，有些應該由私人經營的就屬之私人，國家並且要用穩固的法律來保障私人經營的實業，所以我們主張農工運動，實在幷沒有意思去壓迫商家，不過目下農

工的地位和生活，却一定要給他們增高，是凡屬人類都應該有的生存權，實是天經地義，斷不能說農工就是生來要做奴隸之理。現在中國的人民，農民足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怎能夠不幫助他們呢？

總而言之，我們全國人民，不論農工商學兵，能夠一齊合力去取銷不平等條約，便大家都有好處，政府固有錢辦事，人民也家給人足，農工固然有益，商家更是有益。這條國民革命的大道，爲何不大家一齊走上呢？我們常常說『前人種樹，後人納涼。』孫先生已經用他四十年的學問和經驗，替中國闢了一條光明大道，創造了三民主義，定下了建國方針，又建立了與人民合作的軍隊，做國民革命的前驅。我們跟齊了這條光明大道來走，自然就可以得着全中國人民的幸福，這是我們後死的革命黨人，一息尙存，也要拚命去幹的。我們做夥計的有誤會的已經對各位東家，盡力說明這盤生意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各位從前有誤會的，或者總也明白許多，現在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各位的敎誨了。今天所講，都是中華民國前途的問題，我們願大家都各本眞誠，在這靑天白日之下，作一番推心置腹的商榷。

三月一日在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總會演說辭

今日是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這是國民會議前途可紀念的日子，也就是國民革命前途的日子。會員諸君，有些是在北京的，有些是從各省來的。諸君數月以來，苦心孤詣，不辭勞瘁。方纔得這些結果，兄弟對於諸君，實在抱著無限的敬意，無限的感念。

兄弟知道諸君此時一定不期然而然的同有一種感思。這感想是什麼呢？就是對於發起國民會議的孫先生的感想。孫先生現在病得極重，不能起床，兄弟自一月二十六日以來，一切講演之約暨社會酬應，都已謝絕。今日離開孫先生病榻，來赴諸君之約，臨來的時候，孫先生在病榻上，以微弱的聲息問兄弟往那裏去。兄弟答以赴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的開幕式。孫先生從痛苦的病狀中，微露笑容，點頭說道『甚好。』諸君知道，諸君此時，感想著發起國民會議的孫先生，而先生此時，也正感想着爲國民會議努力的諸君呵，孫先生此次北來，一心一意的要和北方同胞，說國民會議的必要，與其運用的方法。無奈孫先生如今病了，不能和諸君見面細談。孫先生的意

思無人敢爲代表，兄弟祇能以其所見揣測一下，爲諸君告。爲什麼要開國民會議呢？國民會議何以爲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呢？這些問題關係至爲重要，不能不先爲解答。中華民國，主權在民，載於約法，其實這不過一句空話罷了。十四年來，主權何嘗在民，只不過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裏，和國內軍閥手裏。因爲這樣，中華民國十四年來有名無實，人民痛苦不堪言狀。人民深知道這些痛苦，都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所賜，若不能驅除帝國主義和軍閥，必不能解除痛苦，所以一致的要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之目的，簡單明瞭，便是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囘過來還之人民。人民所以要開國民會議的緣故，是如此，國民會議所以爲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也是如此。

國民會議之所以爲國民會議，全靠他的搆成分子，眞眞實實，都是國民。不然，國民會議必是冒充的，不是眞實的了。孫先生的宣言，所列國民會議之搆成分子，是現代實業團體，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各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軍人，政黨。以上種種，方纔可稱爲眞眞實實的國民。以這樣的搆成分子，來搆成國民會議，方纔可稱爲眞眞實實的國民會議。這樣的國民會議，方纔能盡他應

盡的責任，將中華民國的主義，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何以故，因爲以上種種的國民，都是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利益相反的，不能兩立的。惟其這樣，所以能盡他應盡的責任，舉些例來說，現代實業團體中，如果想起中國實業何以不發達，何以不但不能和外國實業在世界上競爭，並且不能和他在中國競爭，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外國人在中國爲特權階級的緣故，這是關稅權在外國人手裏的緣故。於是現代實業團體和帝國主義者利害相反，便可明白了。如果再想起壓在人民頭上的政府，何以不帮著人民，向帝國主義者抗爭呢，何以反帮著帝國主義者來壓服人民呢？這是軍閥竊據政府，託庇於帝國主義者以自存的緣故。於是現代實業團體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可明白了。現代實業團體如是，商業也是如此。

農民如果想起農地何以日即荒蕪，農村何以日即破壞，農民資本何以日即拮据，農家生活何以日即憔悴，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工業政策來施行經濟侵略的結果。工人如果想起手工業何以失敗，失業者何以如此之衆，何以將人類的身體來做機器的奴隸，大而外國資本家，小而中國資本家，何以能將工人出的血汗，等於鍋爐內燒著煤熱力，將工人出了血汗的身體，

和撥出鐵爐外的燒過的煤渣，一樣看待，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施行國際資本侵略的結果，如果再想起壓在我們頭上的政府，還正在依附着帝國主義的勢力，來束縛我們驅使我們，魚肉我們，於是農民工人和帝國主義者利害相反，可以明白，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可以明白。

敎育家和學生，如果想起敎育權何以如此旁落，外國文化侵略政策何以如此橫行無忌，敎育經費何以如此缺乏，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之高壓政策和軍閥之攘奪政策愚民政策所做出來的結果。於是敎育家和學生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就可以明白。

至於軍人呢，雖有時被看做軍閥之直接工具，帝國主義者之間接工具，然軍人不是從天上弔下來的，依然是從田間來，或是從失業工人中來，或是從敎育界學界中來。以上種種人所受的痛苦，便是他的痛苦，一旦明白過來，必然站在以上種種人的方面，替以上種種人出力，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作對。不見全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已明明白白的標出他的旗幟來了麼？軍人如此，推之政黨，也是如此。

如此說來，用以上種種人，假國民會議的構成分子，必然能盡他應盡的責任，將中華民國的

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換句話說，這是他們拿着他們自己的主權，替他們自己興利除害是何等的親切，是何等的正當，所以他們自己要開國民會議所以國民會議爲解決時局之惟一方法。

如今國民會議雖然還沒有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已是開幕了。還可以說國民會議成立的先兆。兄弟想起建設中華民國的原因，和中華民國的大道理，將主權在民四字，爲諸君祝。

建設

建設是必要的，只是不要忘了兩件事：

第一件，建設是要將帝國主義的勢力步步的推出去，不是要將他步步的引入來。

第二件，建設是要靠着民衆的勢力來造成民衆的幸福，不是要給一般官僚以升官發財的機會造成腐化。

我說這幾句話，完全根據於總理的遺教。

總理一生，最注精力於研究本國之建設，不但他的研究力，集中於此一點，便是他的想像中，也是以一個和平安樂衣食住行樣樣滿足的中華民國，爲他一生辛苦工作之無上安慰，這從他的遺著如民生主義如建國大綱如實業計劃等，都可以看出來。今日中國的人民生活眞是窮苦極了，不建設起來，還有什麼『民生』可言，所以建設的必要，是無可疑的。簡單一句話，革命就是爲的要建設，只是我們不要忘了總理在計劃建設的時候，處處留意推出帝國主義的勢力，尤其處處留意喚起民衆。

這是極明顯的，要建設便要錢，錢從何來(一)對內課稅，(二)對外借債。講到對外借債，便是引入帝國主義勢力之一條最大捷徑，在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的時候，對外借債，無論是屬於政治性質的，或屬於實業性質的，都有同樣的危險，沒一個人在借外債的時候，不是說我要利用外國的資本，而不爲外國的資本所利用的，然其結果，適得其反，最傷心的，如今中國可以稱得起建設事業的，如鐵道等，那一樁不是成了帝國主義之根據地，我們如果不注意到這一着，則建設二

字，徒然成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工具。

講到對內課稅呢，更是慾從中來，如今人民還禁得起加重負担麼？在人民身上，搜括出錢來以從事建設，至少可以譬喻做將本錢來做生意，雖不能一本萬利，也要得到相當利益，這樣我們試繙從前君主專制時代的歷史看看，例如河工，沒有一個河工人員，不是盼望河決口子的，本來不決，也要想些法子，將他決起來，因爲一來可以動支經費，趁勢分肥，二來還可以得一批保案啊。我們再繙現代經濟學說看看，其中國營實業最要防備的，第一是因獨佔的關係，往往沒有競爭，而不能進步，第二是很容易成了官僚化，卽如蘇俄這幾年來，因爲國營實業發現了不少流弊，已在那裏大呼打倒官僚化了，我們想想拿人民身上辛苦搜括得來的錢，供一般官僚借着建設的名義，以從事中飽，則建設二字，又徒然成了官僚化的工具。

所以我們不要建設則已，如要建設，第一項，要推出帝國主義的勢力，第二要喚起民衆。

最低度的要求，也有以下的幾條：

第一，要將民衆的勢力培養起來，使他在實際上，能參加政治，

第二，要使黨的組織，及紀律益加嚴密，使他在實際上，能領導民衆，並在實際上，能監督政府，

第三，要建設起一個在實際上能指揮全國政府的政府，這個政府除了受黨的監督以外，無論怎麼的軍事勢力都不能影響於政府本身，

第四，反對秘密外交，一切外交皆須公開，尤其是關於借外債等，

第五，財政公開，

第六，所謂公開不是形式的，是實際的，要達到公開的要求，只有切實做到第一二三各條。

以上不過是草率說來，這個問題，關係太大了，一切詳細研究，是各同志及一般專門家及輿論所應該積極負責的。

我知道我說這一片話，又要得罪了許多老朋友了。唉，我瞞不過良心，我忍不住口，請恕我罷。

本黨總理孫先生逝世日感言

本黨總理孫先生逝世，轉瞬已四年了。

由今年的三月十二日，追想到十四年的三月十二日，更追想到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孫先生由廣州出發去北京時的情形，十四年一月一日由天津扶病入北京時的情形，一月二十六日醫生宣告病狀不治時的情形，以及二月二十四日將立遺囑時歎息說『我死之後敵人必然要軟化你們』的神色和語氣，以及三月十一日早晨舉着已經乾枯的手腕來簽名於遺囑時的情形，以及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二日上午未絕氣時『和平』『奮鬥』『救中國』斷斷續續的聲息，眞使我們悲痛交集。

從表面說，至於今日，北洋軍閥已經打倒了，中國已統一於本黨治下了，孫先生的遺志，可說是貫徹了。從實際說，孫先生所以要打倒北洋軍閥，所以要以黨治國，其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使中國一般人民得到生存發達的道路和保障。爲這目的之障礙的，是帝國主義，做帝國主義之走狗的，是軍閥，及其他一切依附軍閥的各種人民蟊賊。所以爲實行三民主義計，不能不先將這些障礙物掃除。然則若要知道孫先生的遺志是否貫徹，必要看看現在這些障礙物是否已經掃除。如果這些障礙物沒有掃除，則三民主義之建設無法開始，孫先生的遺志便不能說是貫徹。我

們從實際觀察之後，我們祇有悲痛，祇有失望。我們覺得今日實際的現狀，不但孫先生的遺志沒有貫澈絲毫並且正向着相反的道路來進行。

對於帝國主義呢，孫先生在十三年八月裏曾經宣言，從前的革命口號，是排滿，如今的革命口號，是反對帝國主義。孫先生逝世後，十四五年間，雖然國民政府局處於廣州一隅，還能對於英帝國主義，作長時期之抵抗。十五六年間，雖然在進行北伐軍事匆匆之際，還能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對於世界各國明白表示國民革命之目的，沒有一些閃避和畏怯。卻是自從十六年秋間甯漢合作失敗以後，革命勢力受不絕的打擊，反對帝國主義之進行，也因而停止。在十七年間，我們看見隨便某一個地方長官，都可以隨便向某一個帝國主義，做出種種獻媚的勾當，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已經被什麽『親善』等等字眼代替去了。甚至五月間日本帝國主義所幹出來的空前的濟南事件，也被什麽『鎭靜』硬把國民革命的精神面目鎭靜下去。十五六年間，舉全國人民的血汗，使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被反抗而至於動搖，而在十七年間，卻使之由動搖而復歸於穩定，如今且繼長增高起來。

對於軍閥呢？孫先生在十三年十一月裏明白說過，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而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如今呢？割據的局面，已經形成，兩湖兩廣等處擁兵自衛食民自肥的形態，較之從前所謂軍閥，不祇同樣繼起，還要加甚。在這種形態之下，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烈，究其原因，至簡單也至明白，無非擁兵愈多，則食民愈甚，看那一處人民痛苦的情形，祇要看那一處軍隊增加的數目，便可得其比例。在這種形態之下，那些依附軍閥的人民蟊賊，還不斷的湊趣，說甚麼『索性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這種說法，比較起從前捧北洋軍閥的進步黨，捧西南軍閥的政學會，還要肉麻。因此現在的軍閥，對於政治的手腕，比較從前的軍閥，也就高明得多。從前的軍閥，對於國會憎厭憤懣，所用的手段，是壓迫摧殘，拙劣極了，如今的軍閥，對於黨，有時也用壓迫摧殘的手段，有時卻偷摸撮弄，轉形變性，種種把戲，無所不有。

在這種帝國主義勢力復興的時候，軍閥得志的時候，大多數人民的生命自由，供其犧牲，自不待言。我們看見四萬萬民衆裏頭，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餘萬的勞苦民衆，從前揮其血汗，以求國民革命之成功的，如今祇有繼續的將血汗壓搾出來，供不滿十萬的軍閥及其一切寄生蟲之

過度的佚樂勞苦民衆如農工等，自然不能爲解除痛苦而有所行動或有所主張，卽商人之被苛捐雜稅勒索等的層層朘削，學生之不能得到安心求學的機會，亦較之北洋軍閥時代，還要加甚。一切民衆，對於切身問題有所表示者，便被指爲共產黨或共產工具。兩年以來，不明不白的，不知坑了多少青年，卻還未滿那些軍閥及其一切寄生蟲的『血渴』。唉，孫先生十三年以來改組本黨之目的及精神，已毀滅無餘了，國民革命，的的確確受了摧殘，至於夭折了。我們於孫先生逝世的紀念日，追想從前種種，觀察現在種種，什麼『悲痛』『失望』等等字眼，何足以形容我們的心情於萬一。

『我們應該怎樣，』『我們應該怎樣的往前進，』這是一般革命同志所鬱結於胸頭，而不期然而然的同聲發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熱烈的，是至誠的，是目前最要緊囘答的。

我們要囘答這問題，我們必須知道，孫先生爲本黨所定的主義和方略，完全是對的，十三年改組本黨之用心，完全是對的，因此一般革命同志遵孫先生之指導而努力從事，也完全是對的。孫先生之創設本黨，和十三年之改組本黨，其最大精神，在將黨建築於大多數人民利益之上，爲

大多數人民之利益而奮鬥。這種精神，不但在主觀的各人良心上，是完全對的，便是在客觀的革命環境上，也完全是對的。從來所謂革命，無非爲大多數人民卽一般勞苦人民之利害迫切而發生。中國以前的革命歷史，表面上看似英雄之爭鬥，實際上全是因爲大多數勞苦民衆，沒有生路迫而出此，不過其結果爲英雄所竊得便了。十八世紀的歐洲大革命，本來是一般勞苦人民對於君主貴族而反抗，所謂民權，實際上說，無非以之爲人民生活經濟之保障，不過其結果爲一部分人所壟斷，和從前所謂英雄一樣，但已是比較的進步了。在今日歐洲中無論如何保守性的國家，其勞苦民衆政治上之地位，都已有顯明的增進，因之其經濟上之地位，也都已有顯明的增進。所以革命如果不從勞苦民衆着想，不爲勞苦民衆解除痛苦增進利益而奮鬥，則無所謂革命。孫先生嘗說，我若不爲民生主義，則不必革命，正是這個道理。辛亥革命的時候，宋敎仁等不明這個道理，所以要求孫先生暫且不談民生主義。十三年改組的時候，一般腐化分子，不明這個道理，或者故意違反這個道理，所以拚命的反對改組。一般革命同志，既然認識淸楚在主觀的各人良心上在客觀的革命環境上，努力的方向，是完全對的。那麼，我們只有努力，我們只有繼續的努力，繼續

的往前進。我們過去的工作有錯誤沒有呢？當然有的。無論那一個革命同志，其過去的工作，都不能完全沒有錯誤。自以爲沒有錯誤的，不是自欺，便是欺人。每一個革命同志，都應該冷靜的檢閱過去的工作，誠實的承認錯誤，勇敢的糾正錯誤。可是每一個革命同志，都應該知道過去的錯誤，是在行動，不是在方向。不承認行動上有錯誤，固不可，以行動的錯誤，爲方向的錯誤，尤不可。舉一個例來說，本黨在容共時代，一般革命同志對於共產黨人在本黨以內的工作，忠厚待人，往往不免於失察，這是錯誤的。可是這只是行動的錯誤，只要察覺之後，把共產黨人驅逐出去便是了。若是分共以後，連民衆運動也要懷疑起來，說這是共產黨的方法，忘記了本黨的使命是爲一般勞苦民衆而努力，這便不是矯正行動，直是轉移方向，由革命變爲反革命了。所以一般革命同志，在今日最要認準方向，並領導一般民衆，認準方向，努力的繼續往前進，這個方向是孫先生生前所指示於我們完全沒有錯的。

一般革命同志在十三年改組以後，開始對腐化勢力作戰，摧陷廓清的結果，廣東革命根據地，得以統一，北伐得以進行。在十六年以後，除了對腐化勢力作戰之外，還要對共產黨惡化勢力

作戰，一般革命同志便陷於夾攻的形勢中了，革命進行，因以蹉跌，一般革命同志，也因以受重大的損失。當時我們主張在此夾攻的形勢中，應從事整頓革命同志的隊伍，其整頓的方法，爲甄別人才，淸釐理論。我個人於十六年冬間，被迫去國，不能從事工作，至爲痛心。但是十七年間，一般革命同志，卻於整頓上得了不少的成績，這是從國內外革命同志所發表的理論和行動上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十七年間，一方面雖然是反革命勢力復興，而另一方面卻是革命勢力之團結，我們今日最大的工作，不外乎此。革命勢力之團結，由鞏固而發展，則定能爲一般民衆從腐惡勢力的夾攻中，殺出重圍，以博得最後的勝利。

甄別人才，和淸釐理論，雖然是兩件事，其實還是一件事。革命同志之團結，因於理論之趨於一致。關於理論方面，已有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做了基礎，我們今日想闡明三民主義之理論，其最要方法，還是注重於條理。舉個例來說，『耕者有其田』，是孫先生關於農民問題所決定的根本主張，但這只是根本主張，還沒有具體條理，這可從孫先生在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對於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之訓詞中看出來的。孫先生定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之後，把詳細的條理規劃，付之一

般同志，而一般同志未能即將條理規劃，詳細訂定，所以後來共產黨人得乘之，徑以共產黨的農民暴動沒收土地的方法，施之本黨統治所及之地，而腐化分子又得乘之，徑將農民問題一筆抹殺，甚至對於『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也認爲共產黨的宣傳了。我舉這一個例，來指出革命同志被夾攻之由來，自信最爲明顯的，而革命同志要在被夾攻中得到勝利，其應采之方法，也就於此可見。

如今有一種人，對於三民主義，全不想到怎樣去行好，只知道發些空空洞洞的議論，名爲將三民主義抬上天去，實則將使其不能適用於人間。我們必定要將三民主義變成菽麥布帛一樣，供給一般勞苦民衆享受，纔眞是三民主義的信徒。

以上是我對於孫先生逝世日的感念。

政治與羣衆

最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全國人民，對於國事，都抱着精神上的無窮痛苦。在全國人

民裏頭，越是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那些痛苦越是加甚。難道那些痛苦，便永遠不能解除的麼？便永遠不想解除的麼？譬如父母有病，爲人子的，越是憂心，越是着急的延醫診治；對於國事，也是如此。我們不但抱着痛苦，還要着急的想出能解除苦痛的方法。

一個人若沒有缺乏的時候，往往不知道需要，不知道需要的時候，往往不知道承受；如今既已感着苦痛了，便已是知道缺乏和需要了，便已是知道承受了。然而對於簡單的現象，或是如此，若是複雜些的現象，他的知道，便不能如此貫澈。例如一個人，餓而思食，可以說是因缺乏而知道需要，及其得食，可以說是因需要而知道承受，然而那些食料裏頭，是否適宜於衞生，是否適宜於這個人的體質？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補益的質料，這裏頭剛剛沒有，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憑忌的質料，這裏頭剛剛存在，如此則食了下去，往往非徒無益，而且生病。他所承受的，未必是他所需要，他所需要的，未必是他所缺乏；換一句話說，他所缺乏的，他不知道需要，他所需要的，他不知道承受，吃飯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尙且不容易知道，蘇格拉底每舉一事問人「你知道了沒有，」那人答道「知道，」及至蘇格拉底逐一的問下去，那人畢竟是不知道。如今我舉吃飯這

一件事來做個例，已是如此，國事比較吃飯複雜何止幾倍，所以我們對於國事要想救治，不能不先問一句道：「他所缺乏的是什麽？他所需要的是什麽？」

好逸而惡勞，是人類的天性，好生而惡死，尤其是人類的天性，如果告訴他道，「這件事情，你是必須去做的，」他根據了好逸惡勞的天性，搖搖頭，不肯去做；如果告訴他道，「這件事情，你如果懶着不去，那你便要死在眼前了，」他根據了好生惡死的天性，沒了法，只得搖搖頭，嘆口氣，終于去做了。從前進化學者說，「進化是人生幸福所必須的，」有許多人，搖搖頭，不答應；你說是「有飛機，有汽車，有汽船，交通便利，是人生的幸福，」他卻說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纔是人生的幸福；你拿他怎麽樣呢？如今進化學者卻說「進化是人生所必須的，」這句話，無異告訴他道，「人家已經用着汽車，用着汽船，一直闖進了你家裏來了；你若還是用獨木輪的手車，用大眼雞的帆船，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過命！人家已經用着機關砲，用着機關槍，來攻殺你了；你若還是用馬步弓箭，用大鳥槍，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過命！還怕你不隨着歐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州的棕色人，一齊的等着滅種嗎？』這樣一說，進化雖然是極討厭的，極可惡的，

使我們不能舒着嬾筋，吃太平無事的飯，睡太平無事的覺，然而性命要緊，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向着進化那條路走，口裏頭雖然喃喃的怨恨不絕，脚步卻已是不能不挪動了。除非我們充什麼佛和菩薩，念念有詞的道「涅槃」「滅度」，嬾得極了，索性連生也不要；那麼，我們只好離了這有生物的活星球，搬到無生物的死星球裏去住。如其不然，那就不能偷嬾，一定的要向着進化那條路走。物質方面是如此，精神方面是如此，精神方面的進化，和物質方面的進化，原沒有兩樣的形式。人家已經解決了貴族和平民之爭，君主和人民之爭，如今要進而解決富人和貧民之爭了，我們如果還是在這里，做什麼帝制的夢，復辟的夢，以至於什麼托辣斯的夢，那麼，我們的前途，只有兩步，第一步是亡國，第二步是滅種；我們如果說不怕，那便沒奈何，我們如果還有三分的不忍人之心，我們惟有硬着頭皮，大踏步的向着國內和世界上那些對於貴族的平民，對於君主的人民，對於富人的貧民，大聲吶喊道：「我來參加戰綫！」除了這樣，再也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以上這兩樣，是明明白白的，無可疑的。我們今日，最缺乏的是什麼？和最需要的是什麼？似乎也可以知道了。

然而今日羣衆的情形，似乎還不大知道。辛亥革命的時候，有許多人歡歡喜喜的說道，「唉！如今好了，從此大家可以食便宜的米了。」似乎羣衆的缺乏和需要，是「食便宜的米，」這誠然是不錯的；可惜的是剛纔下種，便想吃飯，把中間一大段耕耘收穫等等辛苦的工作，全忘卻了。不到一年，大家便覺得革命太費力了；有一位老先生，撚着鬚子的說道：『吾儕小民，有幾許的命來禁得你二革三革四革五革六革七革哉！』這幾年來，大家不但是革命二字不用提，索性連政治二字也不用提了。提起革命，說是「搗亂，」而且唉聲嘆氣的說，『今日的人心，已經厭亂到極點了；』提起政治，說是「齷齪，」似乎這只是那些軍閥和政客專制的名詞，和一般人民沒有關係的；那麼，我要問問他，今日羣衆所最缺乏最需要的，是什麼？到底是什麼？

教育麼？實業麼？這誠然是羣衆所缺乏和需要的，教育實業如果進步，國內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自然也便進步了。却不知道教育實業能有進步，正和方纔所說『食便宜的米』是一樣的話。因爲這已是結果，不是原因啊！沒有政治進步而教育實業是不進步的，也沒有政治不進步而教育實業進步的；自消極方面說，教育家實業家苦心孤詣日積月累得來的成績，壞政治一刻的

工夫，可以將他掃蕩得乾乾淨淨；自積極的方面說，壞政治如果存在，斷不容教育實業得有進步的機會。我說這句話，並不是灰教育家實業家的心，也並不是不將教育實業放在眼裏，我只要證明政治及於教育實業的影響，使一般從事教育實業者不要忘了政治。我們最先要明白的，政治是什麼東西？政治二字，經了學者不少的解釋，我以為最顯明最切要的只有一句：便是政治所以為人民生命自由等等之保障。在君主專制時代，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是自己不能保障，而靠君主為之保障的；所以君主賢明的時候，人民便靠泰山一般，安然無事；君主昏暴的時候，人民便受君主的蹂躪，叫苦連天，無所逃命了。人民上了這種老當，知道把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交給人去保障，是危險的，所以把保障之權收了回來，自己來做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的保障。這便是民主政治。若是國體雖號為民主，而實際上政治權力全操在腐敗的官僚和暴橫的軍閥手裏頭，那民主便空有其名了。實際上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已經不由自主，而操在那些官僚軍閥手裏頭了。不向他們手裏頭一把的奪了回來，生命自由等等尚且不由自主，還有什麼教育什麼實業可以講呢？不嫌瑣細的說，一國的收入，人民滴滴汗滴滴血所匯合而成的一國的收入，全放在官僚軍

聞的荷包裏，試問教育家拿什麼做科學的設備呢？自然只好拿粉條黑版講科學了。物質進化的方面，還有指望麼？至於精神方面，只怕集會出版的自由也不能得着，更不用說實行了。精神進化的方面，也只好和東晉人清談似的，過這一生一世了。教育如此，實業可知，算來算去，除了掛外國的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竟沒有第二個方法，這也不忍多說了。 我們如果知道教育和實業，是羣衆所缺乏的所需要的，便更要知道，教育和實業所缺乏的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凡是熱心於教育和實業的人，同時不可不熱心於政治，使眼前的壞政治，變成好政治；好政治的最少限度，是人民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 到那時候，人民纔能將他的生命與自由等等，去發展教育和實業；故此教育實業的發展，是在好政治實現以後的。

如今要問我們如何能得到好政治呢？在民國以前，國人對於這問題的解答，已不一致，有些主張用革命手段的，有些主張用非革命手段的，這非革命手段，便是所謂立憲派的口頭禪，我們問他道，你的「憲」是要誰去「立」呢？自然是要人民去立的，那麼人民在沒有解除壓迫以前如何能得到立的機會？所謂解除壓迫便是革命了。你一面要人民立憲，一面又要人民不革命，是什麼意

思？」這些問題，他始終沒有解答，所以到底革一回命，纔得到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然而國人裏頭，用非革命手段可以得到好政治的夢想，始終沒有拋卻。所以民國六年夏間督軍團作反，毀棄約法，西南起了護法軍的時候，北京有一部分政客，便曼聲的說道：「我們是立憲的國民黨，不是革命的國民黨」他們說了這話，便躲開了護法軍的關係，安心樂意的在北京腐敗官僚裏頭，成功了蛆蟲化。他們的用心如何，此時不去說他，只是他們看得憲法是一件事，革命又是一件事，絕對沒有因果連帶的關係，那眞未免過於穩健了。對于國憲是如此，對於省憲也是如此；所以什麼國憲咧，省憲哪，在人民看來，是一張絕無意義的具文，卻是在人民之敵看來，卻是一種極有興味的裝飾品，可以隨時拿來遮掩他無量數的罪惡的，若要想憑藉這麼樣的立憲，來得到好政治，眞眞是風馬牛不相及了。老實一句話，憲法是革命得來的結果，不是革命的替代品，以爲立憲可以替代革命，是絕對的虛僞，不但是錯誤，而且是罪惡。

非革命的手段，除了立憲說而外，還有好人政府說。我在此表明一句：主張好人政府說的，有些是我的朋友，我如今批評這一說，並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不過我不能不照我良心的判斷，直

說出來。我以爲這一說，比較立憲說是進一步的；立「憲」說是祇要有憲不管什麼人去「立」人民不能立，那麼，滿洲政府去立也好，把持中央的大軍閥去立也好，把持一省的小軍閥去立也好；所以他的結果是喚起假立憲的罪惡。好人政府，卻能注意於在政府裏的是什麼人？能標明在政府裏的，必須是好人。這不是已進一步麼？只是他所短的，是沒有估量他所謂政府的價值；可憐得狠，他意中的政府，不是以人民爲基礎的，却是以一種特殊勢力爲靠山的。這一種特殊勢力，混名是太上政府，他意中的政府，對於這太上政府，國務總理不過是一個紀綱之僕，國務總長，不過是一個管賬的，或是跑腿的，只怕還跟不上呢。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價值，却要大把的將些好人塞在裏頭。可憐得狠，那些好人塞在裏頭之後，都變成壞人了，至少也變成無用之人了。好人政府的作用，在哪里呢？須知道太上政府，除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將他打破；生息於太上政府之下，以太上政府爲靠山的，却想要矯正太上政府，眞眞是螳臂當車的故智了。而且這太上政府，還有一個太上政府在他的上頭，太上政府對於他，已是一重奴隸，政府對於他，便是二重奴隸。不用說矯正，連趨奉還來不及呢。老實一句話，政府屈服於軍閥之下，軍閥屈服於國際帝國

主義之下，在這屈服復屈服的狀況中，要想發生好政治出來，比緣木求魚，豈不更難十倍。所以好人政府，終於是壞人政府或是無用人政府的命運了。

這樣說來，我們欲得到好政治，至少要經過兩番工作，一是打破軍閥的工作，一是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工作。這兩種工作，便是革命。在革命未成功以前，好政治是不會實現的。

如今要問革命如何能得到成功呢？上頭所述，羣衆所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好政治，欲得到好政治，惟有革命；然則革命兩個字，眞是今日羣衆求生存的不二法門。全國人民，無論是教育界實業界以至等等界，都應該同心一德，向革命那條路，大踏步的走去。如果這樣，我敢信革命早已成功了。只是這不過是一個理想，自有人類以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沒有一次，是全國人民一齊奮起去做革命的。起頭的時候，總是止有少數的人，看準了羣衆的缺乏和需要，奮不顧身的，爲革命的提倡者，其始不惟不能得羣衆的同情，而且反博得羣衆的怨恨和詛咒。爲什麼呢？就是剛纔所說，羣衆的缺乏和需要，羣衆自己還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同情何自而來呢？一直到羣衆漸漸的知道了，也就漸漸的有些同情於革命的了。只是在羣衆裏頭，還是極少數的，在那時候，如果

革命的敵人，力量雄厚，立刻將他擊破他於擊破之後，再團結起來，數量必然加增，這還不必躭心，倒是革命的敵人力量如果脆弱，一時就被他推倒，他推倒敵人之後，反而自己有些站不住了。何以故呢？那時候的羣衆，知道革命爲羣衆所缺乏所需要的，還是很少，同情於革命者，還是很少，爲羣衆而革命的人，得不到羣衆的同情，如何能得到羣衆的協力；於是反革命者乘間而起，羣衆對於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及於羣衆之利害如何，還沒有弄得淸礎，自然便等量而齊觀，再加以反革命者對於羣衆用些迷惑的工夫，羣衆的同情，反而傾向於反革命者了。在那時候，革命者宛如孤軍突入重圍一樣，敵人的包圍，一步緊似一步，而自己的後繼，竟至于踪跡全無，於是灰心者便成了潰卒，變節者便成了降兵了。

一塲革命的失敗史，也就於此結束了。所以革命的時候，所怕者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羣衆革命的挫折和失敗，不是原因於敵人之打擊，卻是原因于羣衆之不了解。我如今將試十三年中國革命之經過來證明一下。中國的革命，倡始于孫中山先生，經二十餘年之奮鬥，方纔得到辛亥的結果，只是辛亥的結果是什麼呢？三民主義在辛亥之役，成就了沒有呢？民族主義所要求的，一是國內諸民族之平等，二是對于世界各國民族之獨立，自

從清帝退位五族共和，民族主義之第一目的，可以說是達到，第二目的，卻還沒有開展呢。至於民權主義，僅僅掛起了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民生主義，便連萌芽卻還沒有，這樣的結果，總算是微乎其微了。然而這微乎其微的結果，已經是極不容易的。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上流行一種標語，就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這種標語，不但革命黨人極力宣傳，便是各種社會，也同聲肯定；在當時成爲一種不可抗的勢力，根據于這勢力，所以有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成就。滿洲末造，傾注全力于練新軍防家賊，然而他所練的新軍在南方的，都受了「不要爲異族殺同胞」的感化，成爲反正軍的隊；便是在北方的，也不免多少受了這樣的暗示，以致搖動了軍心；於是練新軍防家賊的政策，結果是適得其反，簡直可以算是練新軍以自殺了。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可以得一證明。然而「不要爲異族殺同胞」的標語，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的，歷史的留遺，和環境的壓迫，使革命黨人的宣傳能鑽入羣衆的耳裏，喚起了他的自覺，眞不知經過了多少浸漬醞釀的工夫呢。其他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宣傳，在那時候，比較起來，是沒有同等的質量的，所以也不能有同等的效力了。試看元二年間，革命黨人的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所動作，

不但不能得羣衆的協力，反而惹得羣衆的嗔厭；被袁世凱看出破綻，便利用羣衆的嗔厭，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辛亥之役，革命黨人驅逐滿洲，非常之快；癸丑之役，袁世凱驅逐革命黨人，也是非常之快，可見得革命黨不是失敗與袁世凱，還是失敗於不了解的羣衆呢。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却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癸丑之役，革命黨人看出袁世凱是要背叛民國的，所以有討袁之舉；因爲羣衆的不了解，以致於失敗。三四年間，繼續討袁，都是繼續失敗，直至四五年間，袁世凱顯然的背叛民國做皇帝了，於是羣衆裏頭，漸漸的知道革命黨人的標榜討袁，不但是一種先見，而且是一種萬不得已之所爲了。辛亥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丙辰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已經是民國了，如何又要做皇帝。』這兩種標語，有同等的效力；前一種標語，能使清帝退位；後一種標語，能使洪憲帝制取消。後一種標語，也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至少也可說是由二年至五年間，無數革命黨人的心血頸血，浸漬醞釀而成的。丙辰之役，袁世凱所有的兵力，較之癸丑之役，更爲雄厚；癸丑之役，他能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丙辰之役，革命黨人和向來非革命黨人，一齊的立於反對袁世凱的戰線上，袁世凱

不但不能打破他，反而自己衆畔親離，終於做了塚中枯骨，和他的祖宗袁術地下相逢，做個愁人說與愁了道了。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又可以得一證明。辛亥之役，社會上以爲清帝退位便完了事，丙辰之役，社會上以爲袁世凱取消帝制，便完了事，一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所必須的工作，都撇在腦後，有人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羣衆對於他，表示冷淡和嗔厭，和元二年間竟差不多，因爲這樣，所以一個袁世凱死了，無數的小袁世凱，依然存在，宛如董卓死了，李傕郭汜樊稠張濟一齊出來，他們的撒潑，比董卓還要兇些。他們以爲袁世凱的一生，都沒有錯，所錯的只是做皇帝一樁事；他們祇要不犯此着，便做什麽都不要緊的，於是亂糟糟的。一直糟到今日，還是沒有個收拾。我們試想，他們的力量，能比袁世凱大嗎？他們的手段，能比袁世凱高麼？何以袁世凱不能生存於丙辰之役，他們却居然能生存至於今日呢？若不是社會故意縱容他們，他們何致於此。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却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經過了元年和五年的覆轍，國裏頭有知識有思想的人，都向革命黨人嚴重的責備，說元年之役，不應該與袁世凱調和妥協，五年之役，不應該與一班小袁世凱調和妥協，以致革命事業不能貫澈，而內亂

反致延長；這一嚴重的責備，可以證明國人知識思想之進步，和證明國人對於革命關係之親密，革命黨人當然是甘心承認的，也當然是勉力改過的。只是六年以後，護法之役，其結果又何如呢？護法之役，起於六年夏間，迄於十一年夏間，時間的經過，比起辛亥之役，延長得多，用兵的區域，比起前兩役，也擴大得多，似乎那及於羣衆的影響，自然比較的更爲深切著明了。十一年六月之初，吳佩孚襲用袁世凱以來傳統的政策，贊成護法，黎元洪入京，取消六年解散國會之非法命令，表面上似乎是全然服從革命黨的主張了，裏頭卻是和袁世凱的贊成共和一樣的用意。那時候，革命黨的態度，該怎麼樣呢？諸君總還記得：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有一篇宣言，這宣言的內容，先是對於直軍將士之贊成護法，表示欣慰，隨後便主張把現有兵士之一半，改爲工人，作爲停戰條件，把全數兵士，改爲工人，另編國防軍，作爲和平統一的條件。這篇宣言的意義，非常嚴重，可以算是民國以來第一篇吃緊的文字，也可以算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安危治亂的關鍵。何以故呢？剛纔不是說過，國人歸咎元年五年兩役之調和妥協麼？元年的時候，革命黨人和袁世凱有對抗的兵力的，講和之後，歸於統一，南京留守，將所轄的各軍，大裁特裁的裁賸了第八師的一師；廣東都督，將

十餘萬民軍裁騰了二師一旅；而袁世凱呢，卻在北方招兵不已，還恃着大借款來擴充軍實，所以未講和的時候，革命黨手裏拿着一把刀，袁世凱手裏也拿着一把刀，講和以後，革命黨將手裏的刀，交給袁世凱了，袁世凱却將兩把刀都拿起來，把革命黨殺了下去。五年的時候，也是如此，平和咧，統一咧，無非是哄革命黨人將手裏拿着的刀，交給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就拿着這刀，來殺革命黨人，這樣的結果，不是革命黨的倒霉，却是國民的倒霉。因爲第一次革命黨失敗之後，洪憲帝制便跟着出來；第二次革命黨失敗之後，督軍團造反便又跟着出來了。如今孫中山先生宣言的用意，便是對於前兩次的覆轍，謀一個矯正的方法，他注意於和吳佩孚商量，我的刀如何安放，你的刀如何安放，安放之後，彼此都不能隨意的便拿出來，這纔眞眞是和平，眞眞是統一。國人如果想起了元年及五年的往事，念及六年以來的創鉅痛深，料得定是一致贊成這宣言的辦法，而且是一致督促其實行的。誰知不然，一萬個不然，那時候的輿論，對於這宣言，不是全不理會，便是冷嘲熱諷的說道，『你護法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鬧些什麼呢？是不是還戀着些什麼呀？』代表全國知識界的是學界，代表全國學界的，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一斑教授，便致電孫先生，說的是：『護

法成功，應即下野；』全國最高的學府，還這麼說，其他可想；於是潛伏在北伐軍背後的一班驕兵悍將，平日素是有所憚而不敢發的，至此得了題目，便一哄而起的『請孫下野』了。六年以來，護法軍的根據地，便摧毀無餘了；曹錕的賄選運動，便從此開始了，一班自稱國民代表的國會議員，便戢戢然的趕入豬圈子裏了，到底這一次革命黨的失敗，其原因在哪里呢？從前兩次，說是失敗於調和妥協；這一次，是不調和不妥協了，何以仍是失敗，而且失敗得比前兩次還迅速，還凶慘！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是失敗於吳佩孚麼？不是，那時候，北伐軍還沒有和吳佩孚接仗呢！是失敗於一班造反的驕兵悍將麼？也不是，那時候一班驕兵悍將，分明是還有所憚而不敢發呢！算來算去，除了失敗於羣衆的不了解，沒有第二樣說法。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以上種種，都是十三年來中國革命經過的事實，革命和羣衆的關係，於此已可以完全顯出。待羣衆了解，然後革命，不過是一個理想；而羣衆不了解，革命不能成功，又有許多經過的事實來證明其不謬。然則革命黨，惟有一面自己努力於革命，一面努力于求羣衆的了解，革命運動不必待羣衆了解而後開始，卻不能不待羣衆了解而後成功。

如今要問如何纔能得到羣衆呢？國內的軍閥和國際的帝國主義，如此勾結，如此壓迫；眞眞是存亡危急間不容髮，若待到羣衆慢慢的了解過來，然後革命成功，那眞眞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了。所以我們今日，不能不想出一種催促羣衆了解的方法，也就是縮短革命期間的方法。這方法第一要問的，我們是不是要爲羣衆利益而奮鬥？如果不是，那就與羣衆毫無關係，或者竟是羣衆的敵人，什麼也不用說了；如其是的，我們終可以得到羣衆的了解。於是第二要問的，我們如何能使羣衆快快了解。須知羣衆的意思，是散漫的，是暗昧的，這是進步遲慢的總因；我們如果要催促他進步，須要將他的意思，整理起來顯著出來，我們能夠集中羣衆的意思，纔能夠集中羣衆的力量；於是第三要問的，我們如何能集中羣衆的意思和力量。我們可以答道，除了結合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沒有第二個方法。關於這一層，一時也解釋不盡。中國國民黨已有了宣言和章程，民國日報因此發行了一種特刊，將宣言和章程，載在上面，還有幾篇論文，附在後頭，都是對於這一層加以解釋的，我也不用複說了。

我所講的大意是如此；至于如何去解除這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對于國事之痛苦呢？